



DUZHE

点击下方访问 [读者阁](#) 获取更多杂志

[duzhege.cn](#)

读者®

■ 手捧花束的女人 ■ 诗意飞翔 ■ 你对世界的信念很重要 ■ 蝉的话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33



读者微信



读者

2023 · 14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87期 七月下



每个人理应赞美一次大地

◎鲍尔吉·原野

我庆幸我见过大地，比如今的儿童幸运。大地有田但不全是田亩，还有荒野、沙砾与河流，花草、树木和动物是大地最早的居民。落日好像点燃了一万个柴火垛，月光洒在铺着细沙的河滩，风里有柳树的苦味、河水的腥味、野兔的粪便味和狐狸的骚味。大地上野花盛开，颜色淡，好像鲜艳会惊扰大自然的庄严。大地无所谓好不好，对草木动物而言，从来没有不好。虽然大地冰冻，动物们缺少食物，但这不是大地不好的理由。大自然不追求公平华美，它的规律是自然而然，此中有和谐。

赞美大地，它包容一切又使一切生长，不排斥一切好人坏人在此生活并死去。大地有办法降解废物并把它们变成万物更生的养料，给每一样东西赋予新意。人与动物的遗体被处理干净，变成青草和土壤里的微尘。大地松软，虽然人们看不清大地的脸，但它在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表情。春天，草木开花分明是大地笑了。月光下，大地静谧如霜，这是大地入睡时的表情。

能够让花开放的是大地，让人得到最后安宁的也是大地。大地超出人的视野，它的身影如同落日的黄金射线。🌿

（林凡摘自大连出版社《更多的光线来自黄昏》一书，本刊节选）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创刊于1981年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梁朝阳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10日、25日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祎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责任编辑 李永康
编辑 韩维善 杨洁
张妍 王丹
美术编辑 刘全镛
版权 尹莲 2130213
制版 祁国宏
电话 (0931) 2130196 / 2130198

经营部

发行总监 雷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燚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颀慧雄 2130113 雷博 2130132
韩蕊 2130159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宁 2130173
传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姚宏霞 2130425
稿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购 白熠峰 2130250

目

2023年第14期(总第787期)

专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62 星球地名里的中国元素 西洲

文苑

1 每个人理应赞美一次大地 鲍尔吉·原野
4 手捧花束的女人 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
7 等候散场 刘心武
30 心跳 安扬
38 红隼 南翔
68 货架角落 连城三纪彦
72 成全 夏沫

人物

12 诗意飞翔 金良快 刘金海 方欣
34 生命中的糖果店 梅森·柯里
66 天真烂漫是吾师 刘小川

杂谈

18 你对世界的信念很重要 万维钢
21 你有招牌菜吗 沈文才 西蒙·莫特洛克
24 不是每一场归来都满心欢喜 闫红
31 转圈 老杨的猫头鹰
35 心中自有桃花源 花痴女王
42 谈话的艺术 贝小戎
51 鞋里的小石子 米哈
55 翅膀所达之处 傅菲
60 牡蛎里的虚荣心 张佳玮
63 瞬间的意义 韩浩月

话题

22 人生是时时刻刻的体验 施一公
44 做一个不完美的母亲 王小屋

人生

10 岛上影剧院 虞燕
15 好想多了解你一些 野象小姐
26 我在癌症群里做心理咨询 徐倩影
32 找遍每一片云 英文系小学生
48 走向更孤独的状态 苗炜

人 生

- 49 这些都是爱的表达 李起周
71 底牌 吴伯凡

生 活

- 8 蝉的话 徐国能
20 杂货铺的赠品 沈嘉柯
29 与小灵魂对话 肖 遥
41 回家旅途 马 拓
43 买煎饼别问配置 李 雅
67 童年的发现 薛 涛

文 明

- 9 唐宋诗人的绰号 潘向黎
16 莎士比亚的餐桌 颜渔家
50 快生活与慢生活 汪品先
52 贫民窟的芭蕾舞教室 钱志龙
58 大宋河山可骑驴 王这么
64 领养一只实验犬 邢亚琪

悦 读

- 17 言论
36 幽默与漫画
56 见笑集 黄永玉

意 林

- 11 开进晴朗 草 予
14 一轮明月照海上 胡竹峰
19 我就在这里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47 爱是一座房子 扬·马特尔
54 知道还是被启发 苏珊·怀斯·鲍尔

点 滴

- 9 美与漂亮 吴冠中
25 梯形夕阳 班 宇
28 花季蝶生 林清玄
47 博尔赫斯梦虎 冯 杰
55 过眼云烟 哈维尔·马利亚斯
61 漏斗人 古 典

封 面

- 猫与向日葵 斯韦特拉娜·彼得罗娃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 2130258
传 真 (0931) 2130422
文摘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原创投稿 ycjp@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李艳凌 2130278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电商总监 韩学斌
副 主 任 李秀娟 王玉柱
联系电话 4001005353



读者天猫旗舰店 读者抖音



读者读书会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定 价 9.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
ie@126.com。



在苏黎世火车站三号站台，有一个女人手捧一束鲜花，每天来此等候，一等就是十五年。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愿意相信。在注意到她之前，我已经多次旅行去过我的德语出版商埃贡·阿曼处。我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感觉似乎有些不对劲，因为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十分正常，十分严肃端庄，没人会特别注意到她。她穿一身黑色细呢长裙套装，平底鞋

深色丝袜；一把鸭嘴形伞柄的雨伞从黑色硬牛皮包中露出；一顶珍珠色无边软帽扣住脖颈上的发髻；一束以橙色为主的朴素田园小花捧在她戴着手套的手中。完全没有什么特征能将她归入精神障碍患者或怪癖者之列，所以我把遇见她视为一种偶然。

有一年春天，当阿曼的一名助手尤拉在车厢外迎接我的时候，我指着那个陌生女人说：“真奇怪，我经常看见这位女士，多么凑巧！她该是在等待我的一个影子或复制品吧，一个总是跟我坐同一列火车，并同时到达的人！”

“完全不是，”尤拉声明道，“她每天都站在这里，她在等待。”

“等谁？”

“等一个一直没来的人，每天晚上她都是一个人离开，第二天再来。”

“真的？有多久了？”

“我看见她有五年了，但我跟火车站站长聊过，他注意到她至少有十五年了！”

“你开玩笑吧，尤拉！你在给我杜撰小说吧！”

尤拉涨红了脸，她稍微有点激动就会脸红。她一边摇头苦笑，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我发誓这是真的，十五年来，她每天都来。而且，很有可能超过十五年，因为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经过好几年才发觉她的存在。比如说你吧，你经常来苏黎世已经有三年时间，但你今天才对我

说起她。也许她在这里已经等了二十年或三十年……她从未回答过任何人她在这里等什么。”

“她做得对，”我说道，“另外，谁能说清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没能进一步弄清楚真相，因为我们需要准备媒体的一系列采访。我再也没想起过这件事，直到下一次旅行。

车厢里的扩音器里一响起“苏黎世”，我立刻就想到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心想：这次，她是不是还在？

她还在，警觉地站着，就在三号站台。我观察着她，她浅色的眼睛呈水银色，近乎无色。她的皮肤白皙健康，带着时间的刻痕，身材瘦削而结实，看得出曾经的活力和健壮。火车站站长对她说了句什么，她点点头，和善地笑了笑，然后继续全神贯注地盯着铁轨。我只发现一样不同：她拎了一把帆布折叠椅。这不正是思维正常的一种表现吗？转了几趟电车，到达阿曼出版社后，我决定做一番调查。

“尤拉，求你一件事，关于那个手捧花

手捧花束的女人

◎〔法〕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

◎徐晓雁 译





束的女人，我想知道更多信息。”

她的双颊又红了。

“我笃定你要问我，所以提前做了准备。我到车站同那里的工作人员聊天，现在我跟行李寄存处的人已经很熟了。”

我对尤拉表现出的热忱十分感激，我毫不怀疑她能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尽管她看上去有些严厉，跟人说话时的眼神也十分犀利，但她的幽默感消解了这第一印象的威严。如果说她跟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难以掩藏的亲和力，以及强烈的好奇心。

“即使整天待在户外车站，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可不是流浪者，她住在一幢有钱人的漂亮别墅里。她一个人生活，由一名五十来岁的土耳其女佣照顾起居。她是斯坦梅茨太太。”

“斯坦梅茨太太？那个土耳其女佣有没有告诉你，她的女主人在车站等谁？”

“别人一走近，那个土耳其女人就赶紧躲开。住在相邻街上的一位朋友告知了我一些情况：女佣既不会说德语，也不会说法语、意大利语。”

“那她怎么跟女主人交流？”

“用俄语。”

“那个土耳其女人懂俄语？”

“斯坦梅茨太太也懂。”

“这太吊人胃口了。你有没有打听到这位斯坦梅茨太太的身份？”

“我尝试过，但什么也没打听到。”

“丈夫？孩子？父母？”

“没有。需要明确的是，我不能向你保证她没有丈夫，或没有已故丈夫，以及没有孩子，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茶歇时，埃贡·阿曼出版社的员工也加入我们的探讨。我重新抛出话题：“你们觉得，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到底在等什么？”

“等她儿子，”克劳迪娅说，“做母亲的永远在等待儿子的归来。”“为什么是儿子？”奈莉抗议道，“为什么不可以是女儿？”“丈夫。”多丽斯答道。“姐姐？”马迪亚试探道。

事实上，每个人在给出答案时，表达的都是他自己的愿望。克劳迪娅苦于不能见到她在柏林教书的儿子；奈莉见不到嫁给新西兰人的女儿；多丽斯思念的是因做销售而经常出差的丈夫；至

于马迪亚，这个和平主义者，更愿意完成文职工作而不是去军队，他一直保留着对家庭氛围的怀念。

我们陷入沉默，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陷阱。通过这个陌生女人，我们吐露了自己隐秘的愿望，承认我们内心最深处在等待或可以等待的东西。我多么想钻到这些脑袋里面，把他们了解得更透彻。不过，我也不愿意人家剖开我的脑袋！这个头颅，这个包裹着未曾说出话语的围墙，这个被我的太阳穴围住的漆黑圣殿，是多么痛苦！我要是说出某些东西，一定会崩溃！所以最好还是闭嘴吧。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沉默中保护自己吗？

一年或两年就这么过去了。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的特点，我忘记了又没有忘记，更确切地说，在我孤单时，在我无法向谁打问时，才会想起……她的形象只纠缠于我的无助中。尽管如此，有一次我在同尤拉通电话时还是提到了那个女人。

“是的，是的，我向你保证，她一直在，每天都在。当然，她有些老了，会时不时在她的折叠椅上打个盹，不过很快又打起精神，捡起她的花，继续注视着铁轨。”

“她真让我着迷。”

“你错了，尽管她看上去不像，但肯定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总之，在今天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人们不会到火车站台去寻找某个人，不是吗？”

“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为什么她要在火车站台等待，而是她在等待谁。什么人能够让我们年复一年地等待，甚至等待一生？”

去年春天，为参加一个研讨会，火车又把我带回苏黎世。我一坐进车厢，就一心想着她。我很愿意还能看到她平静、微笑、忠诚、无视旁人，专注于某件我们所不知晓的事。这个女人，我们只瞥见过她几秒钟，却可以谈论几个小时，仿佛她是斯芬克司之谜，是我们想象力的催化剂。

火车靠近苏黎世，我唯一能够确定我们与她有所相关的是，她要等待的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她掠过我们的目光仿佛我们完全透明，我们的沉默、懒于探询和间歇性遗忘，是



不是缘于我们的自尊心受了伤？双脚一踏上苏黎世的站台，我立刻就注意到她的缺席。她发生了什么事？

在阿曼出版社，我首先完成了自己的职责，讨论日程安排。然后我趁休息时间在半道叫住了尤拉：“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怎么了？”她不安地转了转眼珠子：“等我们有时间了再告诉你。”

晚上，研讨会、签字、晚餐结束后，我们疲惫地回到酒店。我们没说一句话，就在酒吧坐下，用手指指自己喜欢的鸡尾酒。

“怎么说？”我问。不用我多说，她知道我期待的是什么。

“手捧花束的女人等待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她不会再出现在那里。”

“发生了什么？”

“行李寄存处的朋友全都告诉我了。三周前，手捧花束的女人突然站了起来，欣喜得两眼放光。她朝走出车厢的一个男人频频挥手，他立刻就看见了她。她扑向他怀里，他们拥抱了很长时间，甚至行李搬运工都被她浑身洋溢的幸福所感动。那个高大的男人，穿一件深色长大衣，没人认出他是谁，因为一顶毡帽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关于他，朋友所能告诉我的是，他看上去并不为他们的相逢而吃惊。后来他们手挽着手离开了车站。在最后一刻，她表现得很俏皮，把帆布折叠椅留在人行道上，仿佛那个椅子根本就不是她的。对了，我还漏了一个奇怪的细节：那个男人并没有带行李，他手里只拿着她递给他的那束橙黄色的花。”

“后来呢？”

“我的邻居朋友给我讲了接下来的事。我对你说起过他吗？他就住在与斯坦梅茨太太相邻的那条街上。”

“哦，是的。请说下去。”

“那天晚上，那个男人和她一起回到家里。她命令女佣出去，第二天才可以回来。土耳其女人照办了。”

“然后呢？”

“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死了。”

“什么？”

“死了，自然死亡。心脏停止了跳动。”

“有没有可能是他……”

“不，他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经过医生的诊断和确认，他被洗清了嫌疑，尤其是他……”

“他怎么了？”

“他消失了。”

“什么？”

“飞走了！仿佛他从没进来过也没出去过。土耳其女人声称自己从没见过他。”

“可是你刚才说……”

“是的，我的邻居朋友看见他进了她家里，但女佣一口否认。反正警察对此也不感兴趣，因为死亡原因没有任何值得怀疑之处。我朋友现在也只字不提了，因为他越坚持，周围的人越觉得他脑子有问题。”

我们深陷在皮椅里，端起鸡尾酒，陷入了沉思。

“没有他的一点消息？没有任何有关他的线索？”

“完全没有。”

“他乘坐的火车是从哪个城市开来的？”

“朋友也不知道，没法告诉我。”

我们向酒保要了第二杯酒，仿佛酒精能驯服那份神秘。

“那个土耳其女人去哪里了？”

“走了，回自己国家去了。”

“谁继承了那幢别墅？”

“市政府。”

没有任何不良动机可以解释。第三杯鸡尾酒是必须的，酒保开始用担心的目光打量我们。我们都没说话。

尤拉和我无法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们仍然兴味十足地去想这件事。通常，生活是故事的杀手：有些早晨，我们感觉有什么丰富、纯粹、独特的事情马上会发生，然后电话铃响了，一切结束。

凌晨两点，我们离开酒吧回去睡觉，但睡意迟迟不来，因为直到早上我还在思索苏黎世火车站三号站台上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等待的到底是谁。

我觉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从火车上下来的也许就是死亡或爱情。

（金 镜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奥斯坦德的梦想家》一书，本刊节选，刘 璇图）



等候散场

● 刘心武

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才到达剧场门前。剧场里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肯定已经跳完了如梦如幻的第二幕，而且华丽诡异的第三幕说不定也所剩不多。我是一个狂热的芭蕾舞迷，尽管因为业务上的急事耽搁到8点40分才脱身，还是风风火火地跳进出租车赶到剧场。

我出了汽车才感觉到下着小雨。我一边小跑，一边朝剧院大门望去，慌乱中，我忽然碰到一个人的肩膀。我立足定神一看，是个小伙子，戴着一副眼镜，他的眼珠子在镜片后也仔细打量着我。

“您有票吗？”

“我自己要看！”我一边回答他，一边掏我的票。

“不，”那个小伙子蔼然地对我说，“我不要您的票，您快进去看吧！”

我从衣兜里掏出一堆名片，从中抽出那张宝贵的剧票，顺口问：“你不看，待在这儿干什么？”

“等散场。等她出来。”

我立刻明白，是一对恋人同来等退票，只等

到一张，因此小伙子让姑娘先进去了。我倏地忆及自己的青春，当年那些荒唐与甜蜜的场景碎片般闪动在我心间，我不由表态：“啊，你比我更需要……你进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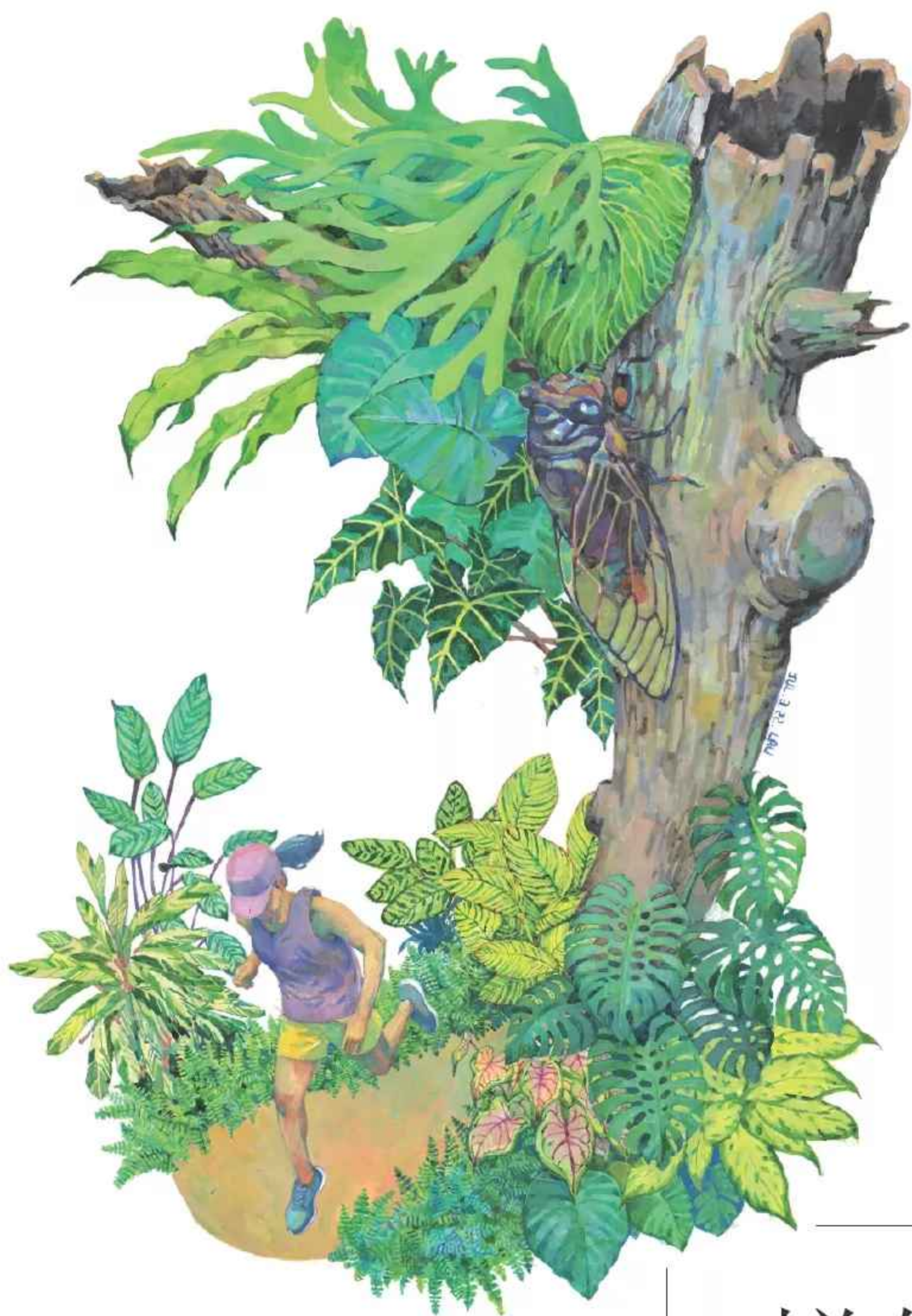
我把票递给他，他接过去，仔细地看了一下排数座号，还给了我。我那张票是头等席，180元一张，他是等我主动打折吗？我忙表态：“不用给钱，快进去吧！”他却仍然把我持票的手推开了。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很古怪。小伙子很难为情，解释说：“我答应在外面等她……她也许会提前出来……我要在这儿一直等到散场……”说着便扭头朝剧场大门张望，生怕在我们交谈的一瞬间，那个姑娘会从门内飘出，而他没能及时迎上去。

我抛开小伙子，跑向剧场大门。小雨如酥，我险些滑跌在门前的台阶上。从每扇门的大玻璃都可以看到前廊里亮着的灯光，可是我推了好几扇门都推不开。后来我发现最边上的一扇是虚掩的，忙推开闪进。前廊里有位女士，我走过去把票递给她，她吃了一惊，迷惘地看看我，摇头；紧跟着前廊与休息厅的收票口那儿走来一个穿制服的人。显然，那才是收票员。他先问那位女士：“您不看了吗？”又问我：“您是……怎么回事？”我发现先遇上的那位女士，不，应该说是一位妙龄女郎，站在前廊门边，隔着玻璃朝外看。我也扭身朝外望去，只见那个小伙子仍在原地，双臂抱在胸前，痴痴地朝剧场大门这边守候着。

从演出区泻出《天鹅湖》最后一景的乐曲，王子与白天鹅的爱情即将冲破恶魔的阻挠而终于圆满。妙龄女郎望着雨丝掩映的那个身影，忽然咬紧嘴唇，眼里闪出异样的光……我站在那儿，摩挲着鬓边白发，沉浸在永恒的旋律里……

（龙华摘自译林出版社《第八棵馒头柳》一书，黄思思图）



蝉叫了，夏天来了。

夏天的白昼是这么灿烂，夏天的夜晚是那么旖旎，六月的世界神秘地切换了天色与风向，还有一些人淡淡的人生。我欢乐的回忆，几乎都融入了夏天的光影：小学最庄重的毕业典礼、海浪潮湿的气息、联考后松了一口气的长假、热浪扑面的爱情和约会、树荫下的阅读沉思、长途旅行与旅程中静谧的黄昏、婚礼的钟声、午后的梦……这么多美好的事，幸福已满溢生命的酒杯，就像夏日，无处不流淌着如蜜的金色艳阳。

但我不能忘怀的，是初次对夏天的知觉，是蝉声。到了五月，校园里蝉声稀稀拉拉并不引人注目。到了六月，随着高年级练习《骊歌》的合唱，凤凰树上的蝉声和火红的凤凰花燃烧成真正的烈夏，国语课已上到最后一课了，数学课的习题簿也快写完了，怎么还不放暑假呢？窗外是无垠的蓝，一切都显得好遥远。

蝉的话

◎徐国能

盼到了暑假，爸妈规定一天要读一首唐诗。七月雨后的黄昏，读到了“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是啊，滂沱的西北雨一停，夕阳照满大地，是父亲下工回家的时刻，也是蝉声重燃的时刻，再晚一点就是蛙鼓了，雨后、黄昏、等待归人的心情，这首诗是好的。到了九月开学前，读到了“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这首诗对我来说太难了，不过八月蝉鸣，确实切合时景，尤其是那个“空”字。没错，蝉鸣的夏天实在是很空疏的，我不知道是因为单调的蝉声令人无聊，还是因为蝉鸣急切，更衬托出一种疏懒的假期心理。

一季的蝉都在说些什么呢？诗里面提到很多：“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原来蝉有许多高洁的思慕，却得不到世人的理解。蝉不断地告诉失意的诗人，其实寥落与幽独，正是人间最耐品尝的况味。这些话，我默默记在童年的心里，却是近来才慢慢听见，渐渐理解的。

暑假已至，我牵着女儿在校园里散步，原本充满廊庑的笑语，应该也追逐着我年轻时夏日追逐过的世界远去了，校舍空成一种心意。暮色里蝉声如雨，还是那样清切。四岁的女儿问我，蝉都在说些什么呢？我说和我们一样在说童话故事吧！是什么故事呢？

我握着她的小手缓缓走进蝉声里，那样幸福的雨水打湿我的心，是什么故事呢？我蓦然想起刚上中学时，音乐老师教过的一首歌：“夏天一到，我就悄悄地想起，茅屋旁的池塘，晴朗的天空，清晨浓雾照着翠绿的山峰，水田里的秧苗，小小的山冈。每当芭蕉树要开花时，一朵朵含羞地开在幽静的池塘边。金黄色的夕阳西斜，晚风轻轻飘。多迷人的光景，难忘的回忆。”唉！年年岁岁，蝉说的应该就是这样的故事吧。

我握着她的小手缓缓走进蝉声里，那样幸福的雨水打湿我的心，是什么故事呢？我蓦然想起刚上中学时，音乐老师教过的一首歌：“夏天一到，我就悄悄地想起，茅屋旁的池塘，晴朗的天空，清晨浓雾照着翠绿的山峰，水田里的秧苗，小小的山冈。每当芭蕉树要开花时，一朵朵含羞地开在幽静的池塘边。金黄色的夕阳西斜，晚风轻轻飘。多迷人的光景，难忘的回忆。”唉！年年岁岁，蝉说的应该就是这样的故事吧。

（叶 扬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细味人间》一书，刘畅畅图）



诗人往往有一些美称、雅号，比如，李白是“诗仙”“谪仙人”，杜甫是“诗圣”……但这些都是时人或者后人给他们的评价，不是绰号。绰号是对一个人略带戏谑的称呼，诗人被注意并且夸大的特征往往与诗作内容或者特色有关，因此也更加有趣。

骆宾王被起了个外号“算博士”，这是因为他在诗中喜欢用数字作对。看看他的《帝京篇》，就知道他不冤枉，仅在这一首诗里，就有“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等句。

“算博士”可算不褒不贬的绰号。诗人的绰号更多是表示欣赏的，比如，温庭筠文思敏捷，叉手八次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郑谷则因为一首诗《鹧鸪》而成了“郑鹧鸪”。唐末诗人郑谷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呼——一字师。齐己在《早梅》中有“前村深

雪里，昨夜数枝开”之句，郑谷看了说：“‘数枝’不算早，不如‘一枝’好。”齐己就改成了“一枝”，从此称郑谷为“一字师”。韦庄的长篇叙事诗

◎潘向黎

唐宋诗人的绰号



《秦妇吟》通过一个少妇的自述，写出了动乱年代人民的痛苦，因此韦庄就有了“秦妇吟秀才”的绰号。

宋朝同样如此。词人贺铸

晚年的一首《青玉案》名动一时，尤其是其中“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广为传唱，贺铸也因此博得“贺梅子”的雅号。

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便给他一个异常轻灵美妙的绰号“红杏尚书”。秦少游写了清新婉丽的《满庭芳》，其中有“山抹微云，天连衰草”一句，便给了他风雅的绰号“山抹微云秦学士”“山抹微云君”。

有的绰号就不那么好消受了。与骆宾王同为“初唐四杰”的杨炯，因为喜欢在诗文中用古人名字作对，当时的人就笑他的作品是“点鬼簿”。

还有更糟糕的。唐代诗人李益，为人苛刻，性格多疑，人们干脆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一种疾病，把妒忌成性、多疑成癖的毛病叫作“李益疾”。

（秋水长天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看诗不分明》一书）

美与漂亮

◎吴冠中



我曾在山西见过一件不大的木雕佛像，半躺着，姿态生动，结构严谨，节奏感强，设色华丽而沉着，实在美极了！我不能考证这是哪一朝的作品，当然是件相当古老的文物，拿到眼前细看，满身都是虫蛀的小孔，肉麻可怕。我说这件作品美，但不漂亮。没有必要咬文嚼字来区别美与漂亮，但美与漂亮在造型艺术领域里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漂亮一般是缘于渲染得细腻、柔和、光挺，或质地材料

的贵重如金银、珠宝、翡翠等等；而美感的产生多半缘于形象结构或色彩组织的艺术效果。

你总不愿意穿极不合身的漂亮丝绸衣服吧，宁可穿粗布的大方合身的朴素服装，这说明美比漂亮的价值高。泥巴不漂亮，但塑成《出租院》或《农奴愤》是美的。不值钱的石头凿成了云冈、龙门的千古杰作。

（嘉林秀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审美力》一书）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岛，精神生活相对匮乏，影剧院一出现，自然就成了热闹的福地。鼎盛期，基本上每天都放电影，有夜晚场，也有白天场，影剧院外墙及台阶下的某些特定位置，一张张电影海报如花枝招展的姑娘，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赚足了眼球。

《南北少林》《黄河大侠》《海市蜃楼》《黑楼孤魂》《妈妈再爱我一次》《青蛇》……那些电影像神奇的调味品，竟让一个个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而隽永。到影剧院看电影从赶时髦变成了一种常态：闲来无事，去看场电影；过节过生日，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看电影；渔民海员好不容易上岸休息，陪家人看场电影；客人来了，要不就请看电影好了；羞于向心仪的人表白，那委婉点儿，先从约看电影开始吧；正式谈恋爱就更不用说了，不看上十来场都显得不够甜蜜、不够有诚意……

影剧院的繁荣让很多人看到了商机，周边开起了各种商店，形成了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小商圈。有个别脑子活络的人，在边上随便支个小摊，生意居然不错。这下好了，引得一些原本沿街叫卖的摊贩，还有在轮船码头等地摆摊

的，也都不甘落后，纷纷赶了过去。摊位犹如顽强的可移栽的花儿，一朵朵一簇簇地盛放于影剧院台阶下的空地上。一时之间，那里喧闹如菜市场，麦芽糖、炒瓜子、炒花生、糕点面包、爆米花、水果等美食摊位是主力军。若是夏夜，当

岛上影剧院

●虞 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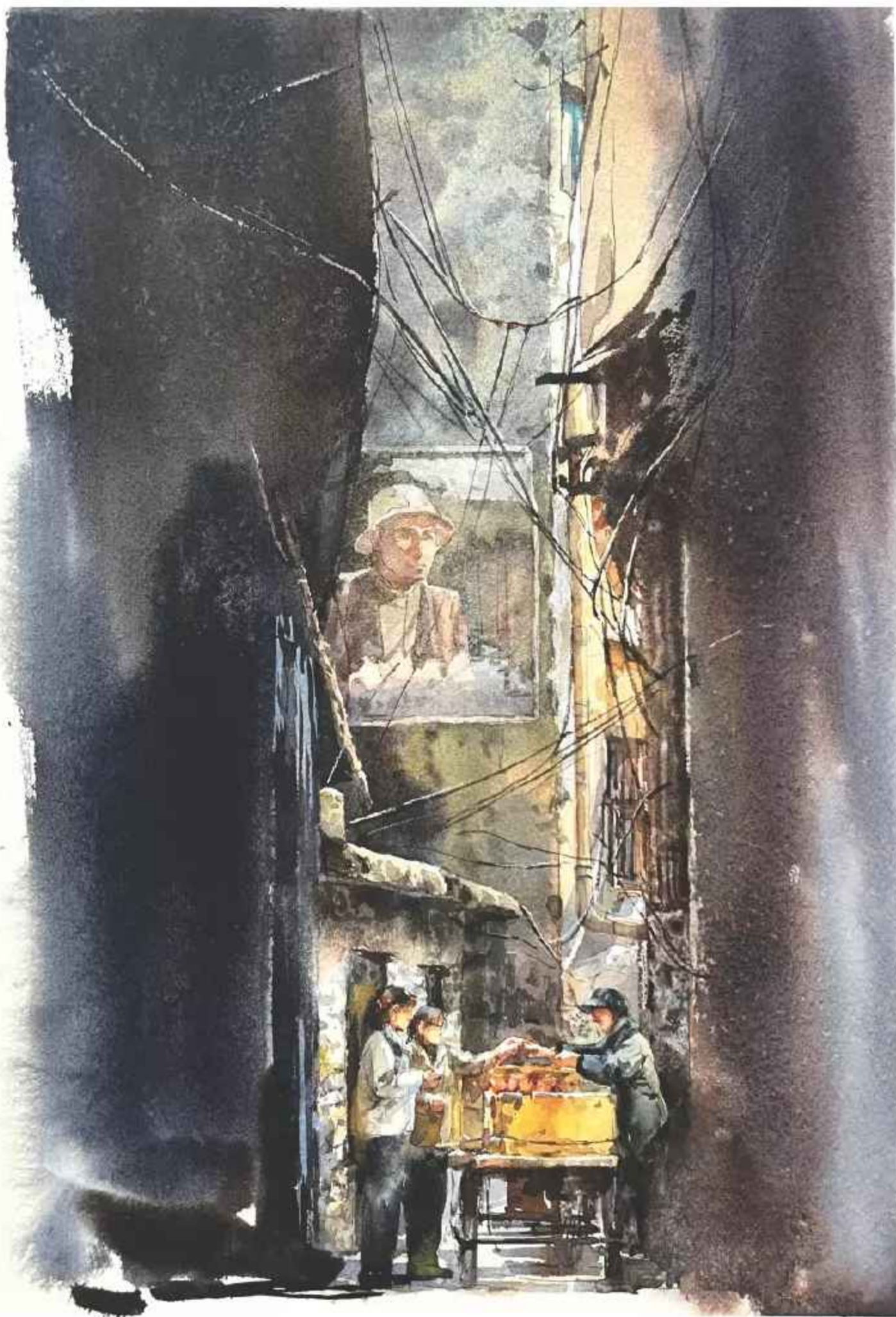
然还会有冰棍、雪糕和木莲羹，此外，还有修鞋补鞋的，卖玩具和生活用品的……经过时，常常可见遍地的甘蔗皮、橘子皮、瓜子壳、糖纸，这个场景好像有点儿向人炫耀的意味：看，生意还行哦。

那会儿没有收摊位费这一说，今天你去摆，明天我也去摆，生意嘛，来一笔是一笔，赚到才是真实惠。在很多人眼里，影剧院大概就着一颗大蜜糖，凑上去，总能尝到甜头。

母亲也动了心思。我们家底薄，过日子向来精打细算，若有增加额外收入的机会，不抓住难免不甘心。父亲是海员，具备在外采购的便利条件。那些年，父亲从全国各地运过大白菜、螺蛳、海

蜇、芋头、莴笋等到岛上，而后跟母亲一起去菜市场贩卖。那些东西要么是岛上稀缺的，要么价格低廉，总之，得有赚头。去菜场卖货，凌晨四五点就得出发，冬日的海岛天黑如墨，寒风似冰冻过的刀片，刮到身上，寒气一下子就沁入骨头缝里，冷到发疼。好几次，借着屋里的灯光，我在门口目送父母或挑着担或推着木头手推车走出院门，他们脚步坚定，说话声不大却透着难掩的兴奋，倏忽就消失在转角。

去影剧院那里卖什么呢？不能任由自己选，得看父亲能否采购到合适的货。也亏得父亲活络，找到了金橘和柿饼，当时，岛上还没有柿饼这种甜糯可口的食品。我跟弟弟吃了还





开进晴朗

◎草 予

在连山隧道行车，人也在明明暗暗里交替，开进一团团黑暗，又驶入一团团光明。这边越是朗日艳阳，越衬得这暗深黑如漆。

开进黑暗，是突然的，一点准备也没有。驶入光明，却是缓慢的，尽头的那点光亮，先如丸如豆，再如灯如月，直至闯过那扇弧门，天光大开。

想吃，被母亲拦下，她把装柿饼的大塑料袋用布条紧紧扎起来，然后，把我们搂过去，说等赚了钱，让父亲专门买来给我们吃。

木头手推车又派上了用场，车上有一大袋柿饼、一竹筐金橘，还有一杆秤和一把小凳子。母亲头戴新毛巾，握住手推车的两个手把，向影剧院进发。在那块空地的小摊圈，母亲属于后来者，她有点儿难为情地挤了过去，推着车，小心翼翼地挪动，生怕碰到别人，然后，在一个不大起眼的角落停下。那里的摊位都是不固定的，谁到得早谁占，但好多次，母亲就算去得早，也依然老老实实地守在边边角角。她说，抢占好位置搞不好会成为众人的眼中钉，做点儿小生意，伤了和气就不值当了。

影剧院里，上演着各种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影剧院的台阶下，是真实人间的一角，每一张脸多多少少透露了其生命的本相，平静、沧桑、热

人在寒冷里，意味着寒冷正在过去。人在黑暗中，意味着黑暗也正在逝去。光亮，让我们看见一切；黑暗，却让我们看见光亮。

那些年，我眼睁睁看着房前屋后，那一树树的桃花与杏花，被春天的风摘走。树下的路，人走来又走去，桃杏就熟了。该下果了，那一树树的桃与杏，如雨点似的落了满地。这些都是不必赘说的，土地上年复一年发生的事，还将年复一年发生下去。

忱、悲苦、从容、隐忍、坚韧。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小摊中，有个补鞋的男人尤其显眼，棕黄色的围裙裹住了半个肥胖的他，围裙下露出一条腿向外翻，且比另一条细小。他补鞋用劲儿时，小木凳偶尔会发出“咯吱”声，真担心它会因承受不了他的体重而散架。男人是那里出勤率最高的，修鞋技术不错，积攒了一定的口碑，他的脸总是绷得紧紧的，仿佛面部表情一放松，皮肤就会破裂。

母亲的摊位跟她的为人一样，不事张扬，静静候于角落里。多数时候，她就倚着手推车，微笑着看眼前的热闹，那块边上印有碎花的毛巾戴在她头上，既遮了阳，又平添了几分俏丽。也许是母亲长得漂亮又和善，也许是货品着实吸引人，反正，每天不至于空跑，总能卖出去一些。

有一次，老天突然变了脸，一场大雨下得令人猝不及防，各摊主如受惊的小动物，

过些时日，房前屋后便是遍地的桃苗杏秧。桃叶细挑，如两叶柳舟泊江停水；杏叶丰圆，似两柄团扇扑风逗蝶，都非常好认。它们的种子，从阳光出发，又回到了阳光里，洞穿不见天日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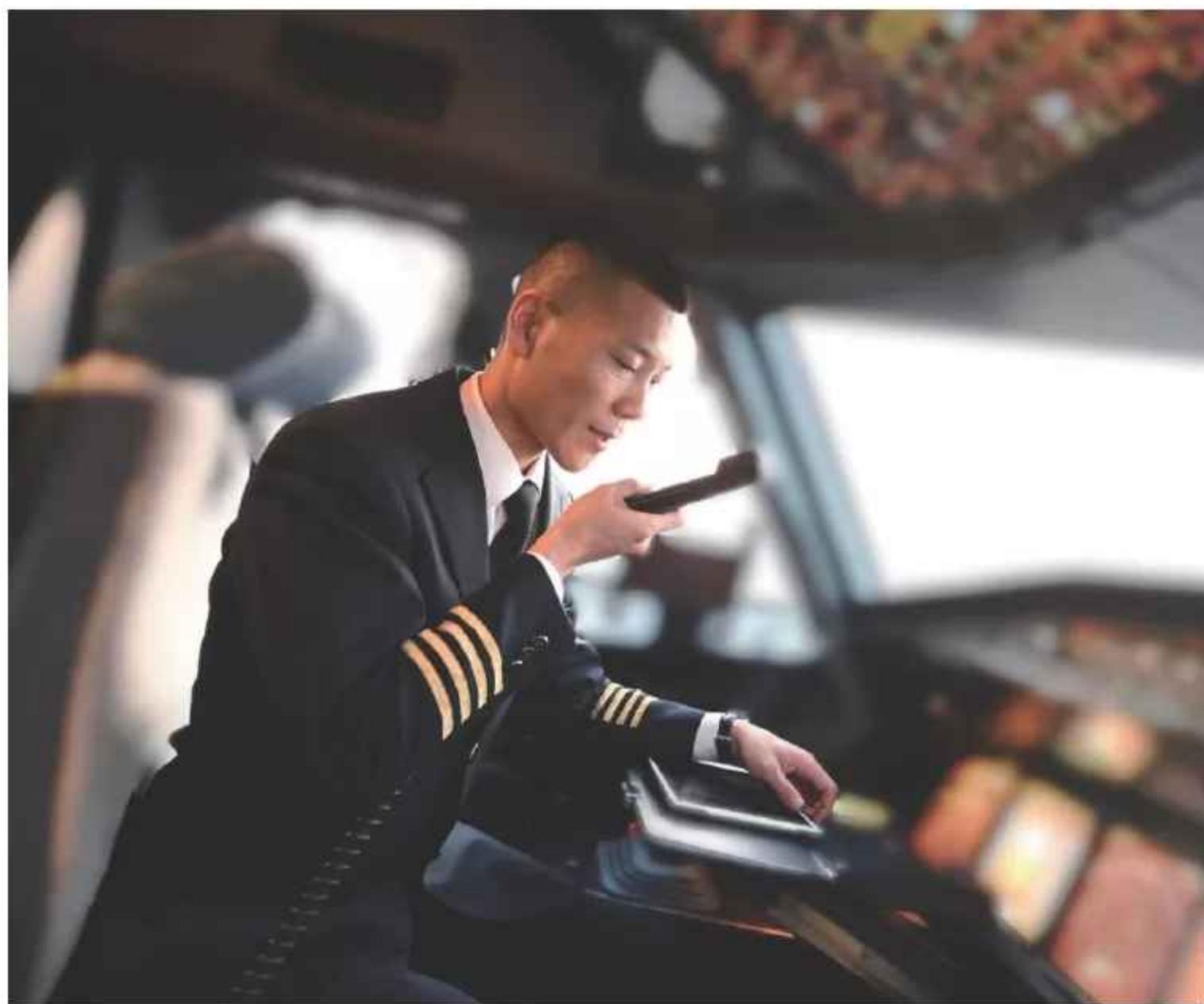
长成一棵树，还为时尚早。它们还需要从更深处动身，穿过更幽暗坚硬的大地，才能攒下更多的光，化为草木。

（从 容摘自微信公众号“草予”）

纷纷逃开去，每个人都自顾不暇，得跟密集的雨点比速度。母亲推着一辆车，哪里跑得快，只得把备着的雨衣盖在货品上。柿饼虽有塑料袋装着，就怕万一出现破洞，哪怕只是一个小洞，水一渗进去就完了。母亲到家时，浑身湿透，走一步，水泥地上就出现一小摊水。她匆忙抹了把脸，揭掉雨衣，紧张地查看，挂了霜的柿饼一个个在塑料袋里躺着，像躲在全封闭式帐篷里，很干燥，很安全。母亲这才长长吁了口气，去洗澡更衣了。

那场雨让母亲感冒了，她护下来的那些柿饼后来都卖光了。母亲兑现了承诺，让父亲出海时特地给一双儿女买了柿饼，让我们姐弟俩吃了个够。而母亲，在影剧院存在于岛上的那些年里，却从未想过要进去看一场电影，电影票得花钱买，她舍不得。尽管，有那么一段时间，她离它那么近。

（红 雪摘自哈尔滨出版社《小岛如故》一书，马明圆图）



机长马保利

◎金良快

刘金海

方欣

诗意飞翔

诗 意

2023年2月4日，立春。晨光熹微，一切都感觉如此柔软，CZ6321航班划破晴空，直冲云霄。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大家好，我是南航机长马保利……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立，是开始之意；春，代表着温暖、生长。立春揭开了春天的序幕，是万物复苏的开始……”这是《2023中国诗词大会》冠军马保利夺冠后的首飞，而像这样充满诗意的问候，他已经坚持了近5年。

2018年10月，国庆长假过半。广州至大连的航段，秋高气爽，能见度非常好。作为飞行员，见惯了好天气的马保利也忍不住多看几眼。航程近半，飞机抵临浦东上空。长江入海口，烟波浩渺，打开了马保利的心扉。

恰巧此时，乘务长来电说，有乘客询问飞机当前的位

置。多次飞越此处的他思考片刻，拿起话筒，道出无限感慨：“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这里是机长广播。我们现在已经飞至上海区域，坐在飞机左侧的旅客可以从左侧窗看到长江的入海口，长江从这里流入东海，不由得让我想起古诗《长歌行》中的诗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自西向东入海。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告诫我们要珍惜时间，像美好的国庆假期一半转瞬就过去了。”

“坐在飞机右侧的旅客可以从右侧窗看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中国古代最可爱最豁达的大文豪苏东坡先生曾经慨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喜欢看海，它可以让我的内心变得更加平静。很荣幸和大家一起飞行，祝愿我们每一位旅客都能热爱生活，享受旅程。谢谢！”

即兴的广播，满满的诗意，引得乘客们纷纷望向窗

外，一睹此刻的神州风景。“乘务长后来反映说，第一次看到乘客这么配合地左右转头，一起鼓掌。”谈起当时的情景，马保利不禁开怀大笑。“诗意”赋予了“行万里路”的工作更丰盈的意义。

作为一名机长，在跨越山海的飞行途中，山高海阔的场景常令马保利感慨祖国大好河山的多姿多彩。“不读书的话，我可能只会赞叹‘山好高’‘海好宽’‘云朵很厚’。”马保利笑着表示，读书以后，景色在他眼中呈现出层次，让他思考如何用凝练优美的语言让画面生动鲜活起来，再用贴切的诗词把所观所想分享给更多人。

多年来，即使在飞行最忙碌的日子里，这位诗意机长仍然不忘重温经典诗词，充满“诗情画意”的特色广播给旅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诗 缘

1988年，马保利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以渔耕为业”的小村庄。谈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缘，马保利回忆起喜爱诗词和画画的父亲。

他说，父亲时常在家中的白墙上，用铅笔“画”下一些诗词，《天净沙·秋思》《枫桥夜泊》等幽深唯美的诗句和画面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给马保利埋下一颗爱诗的种子，引导着他踏上寻诗觅句之路。

上了小学，一位年轻的乡村教师担任班里的语文老师，给他的小学生活注入新的活



力。彼时正值《三国演义》改编热，语文老师便趁着学生兴趣正浓的劲头，在黑板上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和《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带领学生品味“大江东去”和“浪花淘尽英雄”中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刚学了《赤壁之战》，语文老师带着我们齐声背诵这两首词，现在想起这个场景仍然让我心潮澎湃。”

随着接触诗词的数量增多，马保利越发觉得自己好像有个特长——在脑海中给诗词配上画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每每读到这一句，马保利便觉得眼前出现了儿时家乡的景象：大运河畔有些村庄屋落稀疏，每隔五十米、一百米会有一两家渔民的房子，老渔民带着家中小孩坐在岸边闲聊，架锅烧水，春去秋来，月落又升，恰如词中所描绘的场景。

如果不是因为少年时“遇见”飞行，马保利说自己会学文科，做一名老师。2003年，电视剧《冲上云霄》热播。剧中机长的豪情壮志，给正在上中学的马保利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少年马保利于漫漫征途之中重新选定了他的人生方向：“飞行将给我行万里路的机会，读万卷书则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匹配飞行的速度与高度。”

为了当飞行员，马保利选了理科。2007年，凭借着刻苦学习和一腔热爱，马保利顺利考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技术专业。2012年，马保利入职中国南方航空大连分公司。经过不懈努力，2016年，

28岁的他升任机长，4年后成为飞行教员。

时至今日，繁忙的工作没有让他放弃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手不释卷让他更加深入地观察这个世界。每次飞行，马保利都要在飞行箱里放一本书，飞到哪儿读到哪儿。

“当下生活与工作节奏都比较快，而且内容千篇一律——忙。人们很少能够静下来去观察这个世界。”马保利说，“当我们用慢节奏去过日子，去体会飞行工作的时候，反而会发现新的观察角度。”

诗 路

2018年，马保利许愿要“看大世界”。第二天，他就填写了《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报名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马保利引用陆游的诗句来形容这几年的变化。2018年至今，马保利每年都关注并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活动，并不断取得进步，得到新的收获。

2023年2月3日夺冠后，亲友向马保利发来祝贺。

第四季季军选手靳舒馨描述这位昔日对手兼好友为“谦谦君子”，并表示：“也许对观众来说，诗词大会是一场比赛，选手们去参加都是为了比个高下，实际上，在我们看来，这是一场无比愉快的旅行，看着其他人也如此热爱诗词，是一种很愉快的体验。”

马保利觉得这话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他没有将节目视为“大赛”，而是觉得《中国诗词大会》是一场“大会”，

是以诗交友的“因缘际会”，是领略诗词笔墨奇光异彩的机会。

没想到，第四季节目的结束对马保利来说只是个开始。在被评为人气选手后，他又以预备团团长和出题人的身份相继参加了第五、六季《中国诗词大会》。他笑着说：“我甚至觉得，每年不参与《中国诗词大会》，就像过年没吃饺子。”

这个赛季他又多了一个身份——女儿的亲友团。

“参加今年的《中国诗词大会》，其实是作为亲友团想给女儿圆梦。”马保利提到第一次参加《中国诗词大会》后，女儿在学校发表演讲时，说她的梦想是到北京参加《中国诗词大会》，这让马保利有些意外。“女儿应该是为我感到骄傲，才会说出这样的梦想。”看到两个女儿在自己的影响下也渐渐爱上诗词，马保利很自豪。

通过诗词大会，他在生活中能接触到更多相互学习和交流切磋的诗友，也为四处奔忙的飞行工作带来更多幸福。

诗 心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人都有一颗诗心。”这句话，马保利说给他人，也讲给自己。在生活中，马保利的“诗心”，是和妻子一同喝茶看书，静下来对饮，感受宋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的“赌书泼茶”；是家中父母带着两个小孙女在院子里种瓜种菜，体验“也傍桑阴学种瓜”，感受辛弃疾笔下《清平乐·村居》的岁



月静好；是闲暇时全家一起出行，去山水之间，去寻“山寺桃花始盛开”、去看“桃花流水鳜鱼肥”、去听“空山松子落”……

马保利自嘲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平日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日常的休闲娱乐活动不是喝茶就是读书。除了处理工作，他和妻子几乎不会在孩子面前玩手机。“我的小女儿经常向别人‘抱怨’我整天在家就知道看书喝茶。老师留日记作业，她的同学可能会写家长打麻将、看电视，我女儿写的是爸爸一边教她泡茶一边教她背古诗。”说到这里，马保利很是欣慰。

相比于人流往来的闹市，马保利和妻子更喜欢安静的山水，风光旖旎的大自然就成了一家人假期最常去的地方，在触景生情的地方吟诗作对成了一家人的娱乐活动。

有一次，马保利的小女儿走到一棵松树下，大女儿说：“爸爸妈妈，你们看妹妹站在那里，像不像‘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的场景呀？”听到女儿的描述，感到一阵惊喜的马保利回答：“对，爸爸是想到了这句诗。我还想到一

句，‘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两个女儿没有听过这句诗，他便解释道：“有一个人很想念他的朋友，晚上在山里散步的时候听到了松子落下的声音。为什么能听到这么细小的声音呢？”“因为晚上很安静。”跟随着爸爸的描述，女儿仿佛身临其境。“是的，晚上很安静，作者想念着他的朋友，可能他的朋友也在思念着他，就像你很想念你的好朋友一样。”

带着诗意工作，飞行中的“诗心”是马保利汲取力量的源头。“我是一名机长，我们的首要责任是保证飞行安全。”飞行安全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的不断学习；要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身体力行；还得加上“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严谨作风。“这是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的力量。”

作为一名飞行教员，经常有学员问他：“哪本手册最重要？”“应该先读哪本手册？”彼时他就引用宋朝理学家朱熹的诗句来解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质变，“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

毛轻”是量变。他告诉他的学员，每一本飞行手册都很重要，而且手册之间都有关联，比起先读哪一本，更重要的是先让自己能拿起一本读下去。

传统文化给了马保利看待工作的新视角，让他明白“飞行不仅要有高度和速度，还要有温度和气度”。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马保利看来就是跟上时代，活在当下，做好自己。“儒系”，是他给自己创造的词，用以区别职场中的“佛系”和“躺平”。“社会每一天都在变，我们能把握的就是不断学习，努力应对社会的变化。”马保利说，在更远的未来他会思考如何讲好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在生活和工作中影响更多的人，做一名有诗常在心里的“儒系飞行员”。

CZ6321 航班上，诗意渐浓。空乘人员带领旅客在立春时节体味诗词中的盎然春意。结束了与乘客互动的马保利认真地注视着仪器仪表的运行情况。机舱外，风光如画，万里江山。

（度如飞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23年2月10日，本刊节选）

一轮明月照海上 ●胡竹峰

日之夕矣，海水涨潮。蓝色波浪在水面缓缓起伏，一步步离人近了高了，激起浪花，先如雪狮咆哮、龙腾虎跃，近些像白鹅喧闹，不争先，卷着海沙，冲向岸边，漫过沙滩，终于力气散尽，散架一般退回聚合。周而复始，没有尽头。

暮色越来越浓，风大了，月亮升起，几近浑圆，先是朦胧一团光斑，慢慢清晰透明，又闪进

一片云里，忽然云朵洞开一缝，月光便春风雨露般洒向海面，波光映着月色。

月使人忧使人愁，海让人悲让人苦。海风吹久了，唇角亦生苦味。

沙滩上三五人看海望月。人看月之美、看海之大，月与海看人什么呢？一轮明月照在海上，四周是碧澄澄清朗朗的天，月色和大海同孤寂同永恒。

（梦文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南游记》一书）



好想多了解你一些

● 野象小姐



有外婆的夏天，格外像夏天。温和的胖老太太，讲话轻言细语，走路没有声响，静静地在屋里削土豆、泡茶、剥豆子。我们一放暑假就扎堆去乡下。西河镇染坊湾，有河有鱼，有田有蛙。

傍晚，发烫的泥地渐渐变凉，我们就在三棵樟树下吃饭。漫画《哆啦A梦》、《三年级暑假作业·数学》、铅笔、橡皮通通从桌上撤走。冬瓜汤去暑，绿豆汤解乏，饭后还有瓜，一边吐籽一边逗狗。

外婆会叫邻居来吃肉。有大叔牵着牛走过，也会吆喝两声算打招呼。脚边绕来绕去的鸡啊、狗啊、猫啊，非常热闹。

早上，外婆会叫我或我妹去摸几个蛋，刚生的，热腾腾

的。一人一碗米酒蛋汤。现在看来，是难得的绿色无污染食品，怪不得我们家的人个个身体倍儿棒。

外公有雅兴，除了樟树，还种着几株牵牛花、栀子花。我们玩累了，在竹席上乘凉，枕着起起伏伏的蛙声入眠。迷迷糊糊中，外婆扇风，花香浮动，裹着花露水、痱子粉的味道。

她拿蒲扇给我们赶蚊子，怕吵醒我们，动作轻柔。直到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忆起小腿上一下一下的温柔触感。

暑假，骄阳当头，二表哥汪曦最爱大中午去钓龙虾。外公在河边种了一小片竹林，外婆就拿刀给我们砍竹子，做钓竿。外公心疼竹子，看到免不

了唠叨。外婆把竹子递给我们，让我们拎着小桶赶快走，转身对外公说：“竹子长得快。”

我挨着她睡，她的皮肤松弛，好凉好舒服。外婆身上有种令人极度安心的味儿，可能来自棉布、花露水，或者烧饭的油烟。我问外婆，房梁上咚咚咚的是什么声音啊？她说：“是猫在跑呢，睡吧。”

外婆前前后后养了好几只猫。算不上养，因为那些都是流浪猫，突然跑到院子来，给它们吃的，就留下来了。半年或一年后，它们又会突然消失。

外婆不想念它们，名字也不取。一只消失，一只又来了，她重新把吃的拨一些放碗里。说起来，这也是一种萍水相逢、不亏不欠的潇洒际遇。

她最害怕冲突，最喜欢亲人团聚。

每次她在电话里召唤大家回来聚，那种语气有一丝胆怯。害怕打扰，又鼓起勇气。

她一辈子付出，几乎没什么自我表达。全世界的外婆都是这样。我想多了解她一些，可她习惯了沉默，好像从来不需要得到些什么。

外婆的爱，融进举手投足中。每一帧关于童年旧时光的画面都有外婆。不需要被歌颂，不需要被安于醒目的位置，她只要确认你好好的，那是最温暖、和煦、善良的存在。

（秋水长天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一万口新鲜》一书，本刊节选，沈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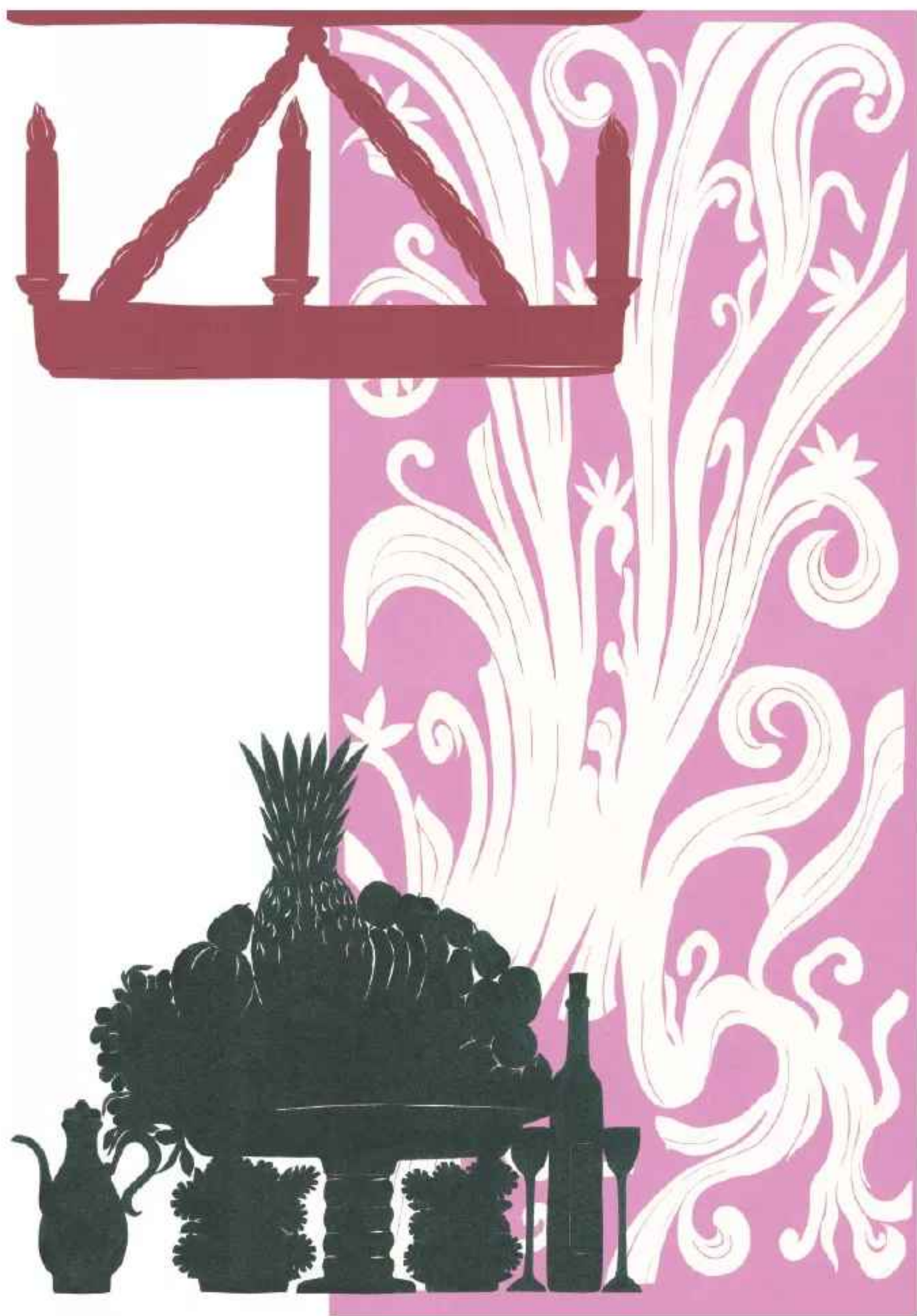


哈姆雷特在母亲的婚礼上抱怨：“葬礼上的烤肉尚有余温就被端上了婚礼的宴席。”他是责备母亲，父亲尸骨未寒就又结婚了。这里的葬礼烤肉并不仅仅是葬礼上的残羹冷炙，其实葬礼烤肉是一种曾经很流行的食物，它的外壳是由糕点皮制成的，起到密封的作用，能让其内的食物保存得更久。这层外壳更像是保鲜盒，所以比较粗糙，常常会被扔掉而不是被吃掉。

麦克白夫人提供的饮料非常讲究：为谋杀国王扫清道路，她用有毒的蛋奶酒夺走了马车夫的性命。这种蛋奶酒是文艺复兴时期餐桌上半食半饮的必需品，用麦酒或西班牙雪利酒加奶油制作而成。所以说，要真正理解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饮食文化，我们需要揣摩西方食品史，甚至得研究一两本文艺复兴时期的食谱。

昂贵的雪利酒

对文艺复兴时期餐桌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莎士比亚的戏剧。比如说，莎翁笔下的人物选择了哪一种酒，也就告诉



莎士比亚的餐桌

● 颜渔家

了读者和观众他是什么样的人。在伊丽莎白时代，昂贵的雪利酒是非常流行的，莎翁笔下最著名的酒鬼福斯塔夫最爱雪利酒，他曾发誓永世不沾酒。然而在后来的场景中，他高呼如果他有一千个儿子，他要教授他们的首要原则就是，戒绝那些单薄无味的酒，并终生效力于雪利酒。

而麦芽酒则低一个阶层，相对来说味道淡，酒精含量低。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麦芽酒和啤酒十分流行，尤其在城镇。麦芽酒是一种传统的啤酒，那时麦芽酒在酿造中不加酒花，口味比较清淡。在《驯悍记》中，贵族们开玩笑，把烂醉如泥的补锅匠斯赖，从冰冷的街道上抬到房子的床上。他们骗斯赖说他是贵族，并在其醒来的时候，准备了白葡萄酒、蜜饯果子，出身低微的斯赖却大喊一声：“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来一壶淡麦酒！”

在莎士比亚的巅峰时期——16世纪后期，啤酒是温暖、深色、混浊的。那时酒通常以浓烈程度进行分类：烈啤酒、餐桌啤酒、船啤酒以及小啤酒。小啤酒酒性软弱，是把酿酒的剩余物用开水洗净、稀释，经第二次发酵酿制而成。《亨利六世》中成衣匠杰克·凯德带着“穿着皮围裙的人”（工匠）改革，承诺“要让喝小啤酒成为重罪”。

在《亨利四世》中亨利王子乔装打扮混迹街头的时候，在“野猪头酒馆”喝过小啤酒。在剧中的关键时刻，亨利王子坦陈他想喝一口小啤酒，却遭到朋友波因斯的阻挠：“一个王子不应该如此无教养，想起这种淡而无味的贱物。”

在莎翁所处的时代，某种特定的肉类与某人的心情、职业，乃至国籍相关联。例如，培根被视为只适合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吃的食物，因为培根很难被消化，而重体力劳动可以促进消化。鸡肉则更受人们喜爱，有些人还把它当作最适合给患者吃的食物。阉鸡是一种更奢侈的肉——约翰·法斯塔夫爵士最爱吃的肉，《维洛那二绅士》中朗斯的狗从餐桌上偷过一条阉鸡腿。牛肉使人愚昧，莎士比亚曾两度提及这一点——《第十二夜》中，安德鲁·艾古契克说：“有时我觉得我跟普通人一样笨；可我是个吃牛肉的老饕，我相信那对于我的聪明很有妨害。”



想要永恒的人会看天空，
想要瞬间的人会看云朵。

——米亚·科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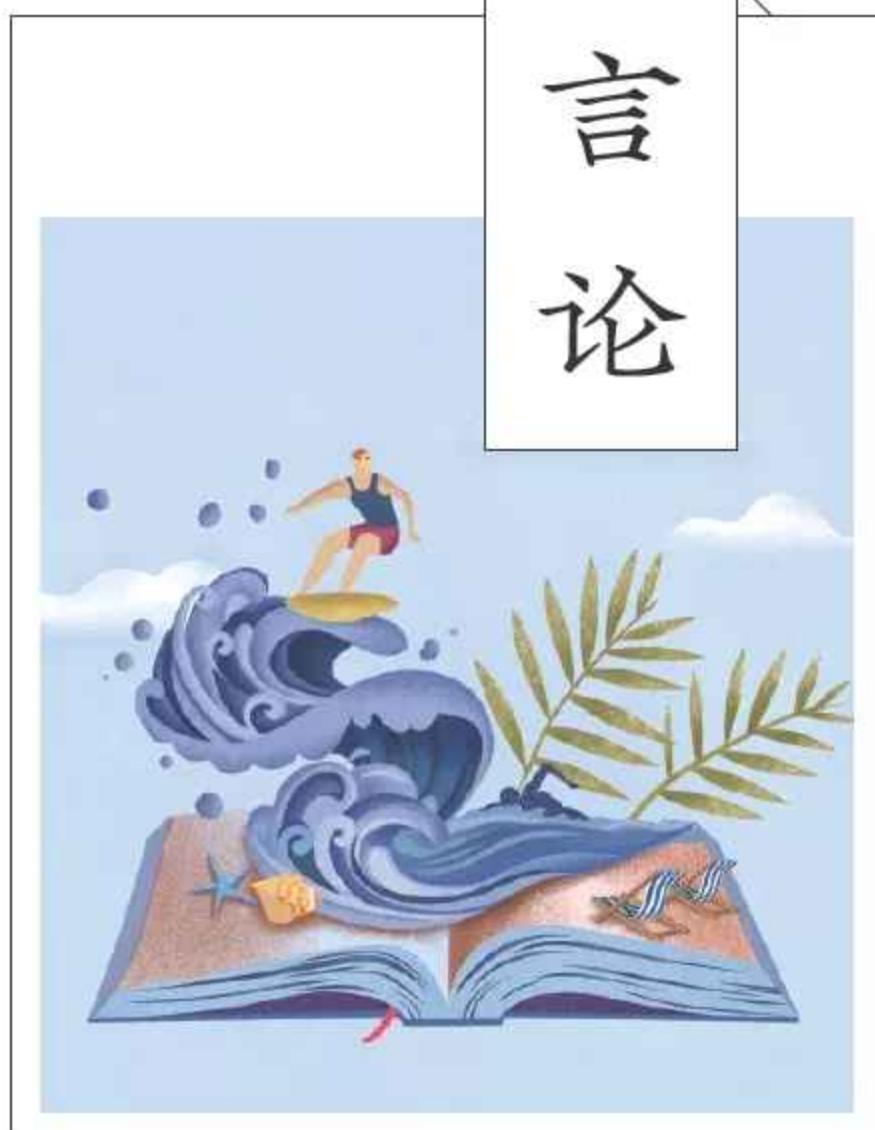
“反话教育”对孩子心里
有爱，开口却全是伤害。

——请不要给孩子“口是
心非”的爱

松弛感 = 看得透 + 有办法
+ 能喜欢。

——“看得透”指对所处
环境和所参与游戏的规则有大
致的了解，“有办法”指有解
决问题的计划，“能喜欢”指
有赋予行动意义的能力。松弛
感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行动，
以及行动结果的确定感

您离开了我，但我找回了
自我，相比于追寻您的那些日



子，我反而不那么孤单了。我
与自己重逢，并将同自己一道
努力活下去。

——玛塞尔·索瓦热奥
《我选择独自一人》

方向让人快乐，目标让人
痛苦。

——确定一个方向，比定

下一个目标，要重要得多

真正的文学是对生命的真
诚，而不仅仅是辞藻。

——泰戈尔

守住自己的地板，摸向自
己的天花板。

——企业必须做好的两
件事

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不是
因为饿，而是为了安慰闲着的
嘴巴、孤独的灵魂。

——腰肥三尺，非一日
之馋

诗和远方千篇一律，特色
小吃如出一辙。

——旅游景点的重复率越
来越高



餐桌上的戏剧冲突

很难找到一部在餐桌上没有产生冲突的莎
士比亚的戏剧。用餐，是剧作家最好的借口，
让许多人同时聚集在同一个舞台上，让朋友和
陌生人见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角色都别无
选择，只能说话和互动，从而创造紧张的气氛。

《驯悍记》中，彼特鲁乔想征服任性的凯
瑟丽娜，所以他在婚礼和招待会之间把她偷
走，最后让她在没有饭吃的饥饿中屈服。《皆
大欢喜》中，奥兰多在森林盛宴发力，为最后
的婚姻埋下伏笔。《雅典的泰门》中，泰门特
设了一桌非同寻常的白开水“宴席”，待旧日
的朋友来“赴宴”时，他把大碗的温水泼在这
群狼心狗肺者的脸上，咒骂他们泯灭人性的良
知，然后用碗碟、石块将他们打跑。

在当时，一个人吃什么，在很大程度上由
他所处的阶级决定。地主士绅，甚至是富有的
商人都可以通过节日的宴会，炫耀自己的财
富，当时盛宴的主角是蜜饯和由坚果包裹的糖

果。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福斯塔夫呼唤
天上掉下“用来清新口气的小甜点”，宴会的主
角不是各色菜肴，而是甜点。或者说是精心制
作的糖果和甜品雕塑。那些条件允许的富豪，会
在豪宅之外，建造单独的宴会厅来招待客人。

在《亨利四世》的第二部分，乡村法官吩咐
台维：“告诉厨子威廉，叫他预备几只鸽子、一
对矮脚母鸡、一大块羊肉，再做几样无论什么可
口一点儿的菜（kickshaws）。”kickshaws 一词
是莎士比亚从法语借来的，这个词涵盖了一大堆
美味的开胃菜。

在哲瓦斯·马克汉姆 1615 年（莎士比亚在
1616 年去世）出版的《英国主妇》一书中说，
家庭自制 kickshaws 需要将鸡蛋、奶油、黑醋
栗、肉桂、丁香、菠菜、菊苣、万寿菊花和猪脚
（鸡脚）混合。但他也建议使用小鸟、块根、牡
蛎、内脏和柠檬。

莎士比亚不仅向我们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
国的食物，还表现了当时英国人的人生态度。

（清风明月摘自《世界博览》，赵希岗图）



我们常用“三观不合”来形容人和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致是一个人的基本观念、指导思想 and 行为偏好。三观不合的两个人确实很难沟通，有些话题一谈就有分歧。那所谓的不合，到底是哪里不合呢？

最近几年心理学界提出一个新概念，描述了人和人在认知上最根本的差别，叫作“原始世界信念”。原始世界信念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念。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跟世界互动的方式和你的一些生活决策，并强烈影响着你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原始世界信念就是人最根本的三观。

这个学说的带头人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杰里米·克里夫顿。他总结出人们头脑中原始世界信念的三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两种对立立场。

第一，世界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

你认为外面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你觉

得人与人之间是合作多，还是竞争多？有些人认为世界本质上是危险的，走到哪里都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有些人则认为世界是安全的，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兮兮的。

第二，世界是精彩的，还是无趣的。

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还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有的人认为世界充满了有趣的东西，到处都有宝藏，我们应该积极去探索；有的人则认为世界本质上是无趣的，哪有那么多好东西，探索纯属瞎折腾。

第三，世界是活的，在跟你互动，还是只不过是机械地运转，并没有目的。

如果你相信世界对你有所期待，你很可能会有一种使命感，你认为人生有目的。如果你认为世界是冷冰冰的，可能你觉得世界根本不需要你。

请注意，心理学家研究这些可不是为了证明哪个信念对、哪个信念错——这些都叫“原始”世界信念，原始是本能、不是错误的意思。心理学家是想知道这些信念对人的影响是什么。研究发现，原始世界信念跟人的行为取向、心理健康程度，包括性格养成都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相信世界是安全的，你会更合群，对他人有更高的信任，你在精神上很放松，不容易抑郁。如果你相信世界很危险，你就会谨小慎微，不愿意跟人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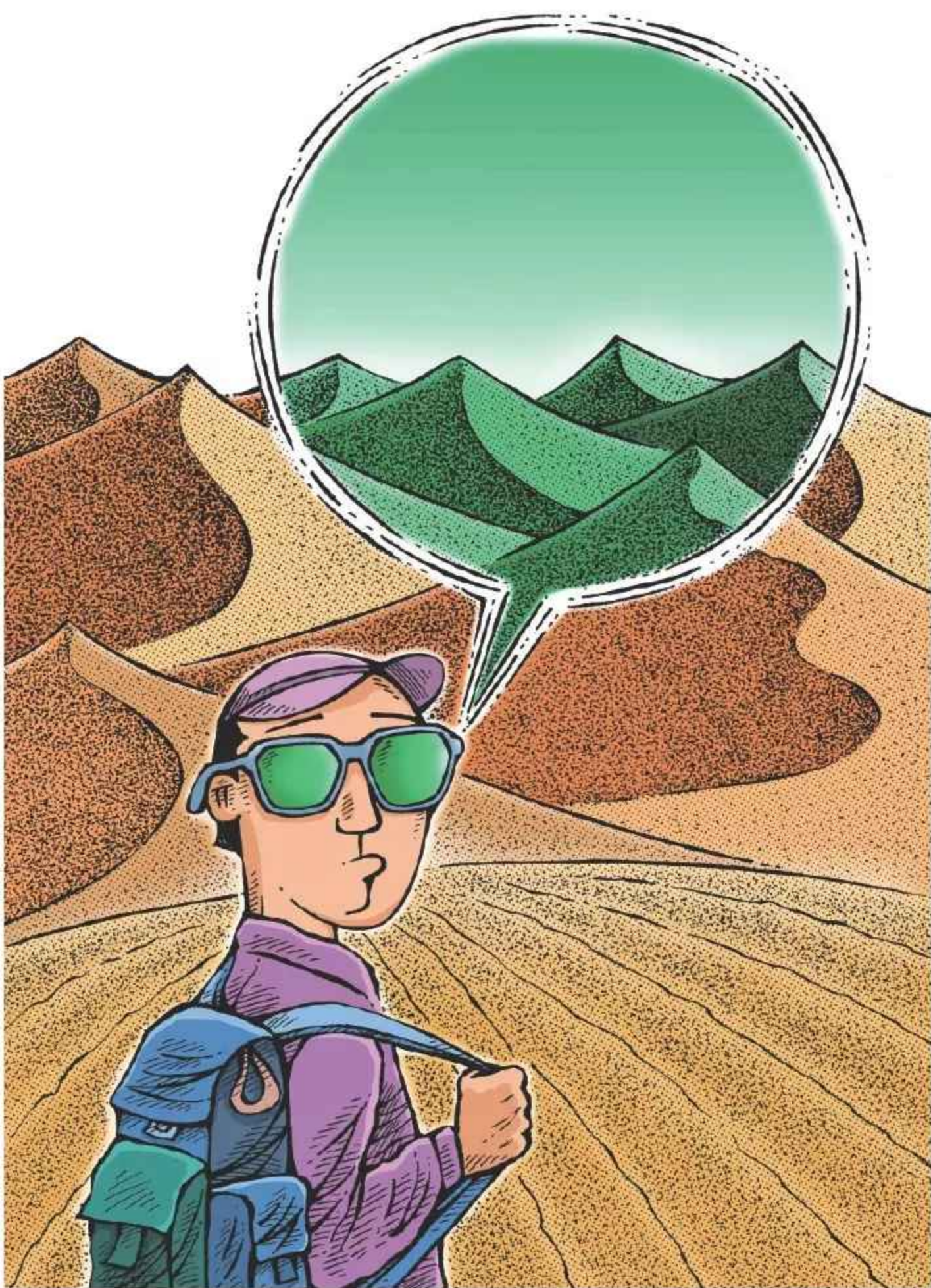
如果你相信世界很精彩，你的好奇心会很强，还会常怀感恩之心，觉得自己很幸运，你会有很强的幸福感。

如果你觉得世界对你有所期待，乃至在用各种方式启发你，你的生活会有强烈的目的感。反过来说，如果你觉得世界只是一个机械的存在，你可能不会那么主动地对外沟通，不打算去做什么特别的事。

如果你把世界看作一个危险的战场，你每天出门都是去战斗，你对陌生人可能带有敌意。反过来说，如果你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游乐场，每天上班都是去创造、去跟朋友们交往，你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有所不同。

你对世界的信念很重要

● 万维钢





人的这些原始世界信念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由人生经历决定的呢？比如，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经常被人欺负被人骗，那他认为世界是危险的就合情合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很富裕，什么都有，他自然就容易相信世界是精彩的。真是这样吗？事实并非如此。克里夫顿研究发现，一个人认为世界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跟这个人有过多少危险经历之间的关联其实很小；一个人认为世界是不是精彩的，跟这个人有多少财富和特权也没有什么关系。原始世界信念，更多是被灌输的结果——尤其是来自家长的灌输。贫困未必会让孩子相信世界本质上是危险的所在，但如果家长一直告诉他世界很危险，他就会相信世界很危险。

另外，如果父母整天对孩子灌输世界是危险的，不要跟陌生人交往、连同学都不要轻易相信、脑子里时刻要多根弦、千万别受骗……这肯定是出于保护孩子的好意——但这个信念会让孩子更安全吗？不一定。

克里夫顿发现，那些从小认为世界很危险的人，长大以后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健康状况更差，得抑郁症的比例更高。他们更容易对生活不满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对别人的容忍度更低，容易因为一点小分歧就跟别人势不两立，他们更偏执。他们总在规避风险，得到的却是更多的痛苦。这些人的父母希望他们安全，可是灌输危险信念的实际效果，是让他们缺乏安全感。

看来原始世界信念真是“思想钢印”啊。不过，有些人可以摆脱这个包袱。

克里夫顿很爱用一部叫《魔发奇缘》的电影打比方。从前，有个小女孩被一个女巫养大，女巫怕她离开自己，就总跟女孩说外面的世界到处都是坏人，千万不要出去！后来女孩机缘巧合之下还是跑出去了。一开始她非常害怕，觉得到处都暗藏着障碍和敌人。但在朋友的帮助下，女孩逐渐成长，她意识到世界不但没有那么危险，反而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更多的人，恐怕一辈子也没有机会重新认识世界。

我就在这里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于 是译

我在进步。一开始，每当我在陌生的地方醒来，都会以为自己在家。我得用一分钟才能反应过来，发现很多被日光照亮的细节并不眼熟。

但后来我就进入了旅行心理学家们称为“我不知道我在哪儿”的阶段，我醒来时会完全没有方位感。就像宿醉之后，我要使劲去想自己前一天晚上做了什么，我去了哪里，又怎么会到了这里，仔细回忆每一个细节，试图破解此时此地的真相。好在，世界的仁慈体现在其独特性上，最后总能引导我回归正轨。我在M城。我在B城。这是一家酒店。这是我朋友的公寓。N家的客房里。某人的沙发上。

这样子苏醒过来，就像是在我下一段旅程的车票上盖了个戳。

再后来就进入了第三阶段，旅行心理学家所称的最关键、最圆满的阶段。到了这个境界，不管你的目的地在何方，你总是在朝那个方向走。“我在哪儿根本无所谓”，在哪里都没差别。我就在这里。

（羽惊林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云游》一书）



还是那句话，原始世界信念本身没有对错。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幸福感，最好改变一下自己的信念。

克里夫顿的妈妈相信世界本质上是危险的，他自己本来也认为世界本质上是无趣的。做了这一系列研究之后，他主动改变自己，希望自己能相信世界是精彩和美好的。他的办法是要求自己每天写下五个新发现的美好事物。一开始他感到很困难，后来越练眼光越好，随处都能注意到好东西……这使得他的幸福感直线上升。

也许你的信念对世界并不重要，但对你自己很重要。

（林冬冬摘自“得到”App，杨树山图）



杂货铺的赠品

◎沈嘉柯

我几乎是突然之间才发现小区里面有一个杂货铺，里面的东西摆放得杂乱不堪，货品也跟小区外便利店的大不一样。起初我发现了卤肉。那个时候老爷爷和老婆婆还在一起看店。卤肉是老婆婆按照她家乡的风味制作的，跟我在餐厅里吃到的卤肉口味不一样，有种醇厚的香味。后来我妈妈去买，她们交流过，原来这里的卤肉多了一道传统工序，被稍微熏制过。

可惜，好吃的卤肉如昙花一现，然后就没有了。后来我又发现了菜包子。说来很逗，我从杂货铺的冰柜里拿鸡胸肉，看见包子就顺便拿了几个，打算回家后做水煎包。老爷爷笑了起来，说这是他自家做来吃的，我要买就五角钱一个。

有天晚上，便利店关门了，超市也关门了，天还下着雨，只有这家杂货铺的灯还亮着。我家的冰箱空了，我忙碌了一天，不知不觉已是半夜，整个人却还陷在忙碌后的焦灼当中。饥肠辘辘的我打着雨伞去买零食。在杂货铺里躲雨的两只流浪白猫朝我叫唤了两声，老爷爷也冲我打招呼：“你好啊！”我仿佛没那么焦躁了，买完食物，拎着一大包东西，慢慢地走回家。雨滴在树叶上平缓敲打的声音，如同舒曼的曲子。

其实，这个杂货铺是老爷爷家的客厅改造的。我去一趟杂货铺，只不过是从我家的楼栋，走到附近的楼栋。我不知道是他的年纪的确非常老

了，进入了生命当中最温和的阶段，还是他本就是这样一个和蔼的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如此。我所在的城市，本地居民以脾气火爆出名，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性格仍然大大咧咧的。

杂货铺的老爷爷守着他的店，度过他的晚年。没有什么工作压力，也没有什么盈利目标，更没有业绩要求。他就在店里坐着，有时候抽根烟，有时候弓腰驼背地在货架间徘徊。他的妻子，那个很擅长做卤肉和菜包子的老婆婆，去另外一个城市帮儿女照顾小孩了，于是这一年多，店里只有这个老爷爷。我也是后来才搞明白为什么卤肉和菜包子会突然消失。

我一度觉得他太寂寞了。每次去店里，他都会跟我打招呼。他从来不跟顾客锱铢必较，我有时候忘记带零钱，就隔天再给他送过去。有一回，他还额外给我的家人一盒饺子，那是他自己包的。除了问候一声，与我们聊上几句，他的话并不多。不攀谈、不问东问西，偶尔会提示我，店里有几种蔬果是刚送到的，如果我需要添加点葱蒜，就自己拿。就连流浪猫，他也是有空就

喂一下，不逗弄，也不打扰，人和猫互不黏腻。

我知道，总有一天，这个店铺会变样，或者不存在了。他的子孙没有兴趣看守这么一个杂货铺。这个小小的店铺，更像是他们为了使自己有点事情做而开的。我心中的疑问，也有了答案。他早年当过兵，还曾因年轻气盛给人提意见而遭受报复，并因此失去了工作。几十年过去，他仍然是一个善良的人，没有被戾气和仇恨所控制。

如今，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从网上买，快递外卖极其方便，人不愁没吃





每家口碑不错的餐厅都有一两道既能吸引回头客，又能让顾客口口相传的招牌菜。

在香港中环有家罗比雄美食坊法式餐厅，这是我招待客户时经常光顾的一家餐厅。已故的若埃尔·罗比雄先生是个法国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主厨和餐厅老板，2016年时他获得32颗米其林之星。他的餐厅有许多有名的招牌菜，但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是土豆泥。罗比雄将冻黄油和热土豆按1:2的比例混合在一起，大力搅拌后，呈现出一道蓬松、丝滑的美味。猜猜它要多少钱？免费！只要你点主菜，就会获赠一份土豆泥。

当然，罗比雄免费赠送土豆泥并非不图回报。“我的一切都拜这些土豆泥所赐。”有一次，他在展示如何制作他的经典菜肴时说：“招牌土豆泥会给顾客带来一点点怀旧感，把初来乍到的人变成常客。”人们还会热心地帮忙宣传，吸引更多人前来就餐。免费土豆泥也是特别有效的拓客工具，因为它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口味。

罗比雄的菜单上什么最赚钱？葡萄酒——具体而言，是红葡萄酒。售卖红葡萄酒有几个好处：几十瓶酒很容易储藏；餐厅不用担心竞争对手抄袭食谱；它几乎不需要时间就能准备好。

招牌菜和红酒的例子不仅适用于餐饮行业，我们也可以借鉴，将之应用于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学到的技能大多是“红酒”，是完成日常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你和你的上司可以轻松使用，就像服务生从酒

架上拿下一瓶红酒一样。在银行业和咨询业，初级职位的“红酒技能”可能是金融建模或准备一份竞标书。在计算机工程行业，“红酒技能”就是知道如何开发一款应用程序。

尽管“红酒技能”可以让你出色地完成工作，但它不足以帮助你获得职业提升，因为团队中的其他人也有“红酒技能”。这就是为什么你还需要招牌技能来抓住新机会和建立新关系。这些技能不需要花很多钱就能获得。比如，你的文笔

好，可以帮同事写很精彩的内容发布到社交媒体上；你会制作视频，可以帮他们制作培训视频。

招牌技能应该存在于你感兴趣的领域，这样才容易掌握，让同事、客户和朋友受益。在公司里，这项技能还应当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而不是在银行工作，那么计算机编程语言的知识就不是我的招牌技能，因为其他同事也会编程。

与罗比雄的土豆泥类似，你的招牌技能可以是一个简单的、能快速掌握的小技能，但它最好对很多人都适用，包括高管。新型的社交媒体正在流行，你可以去了解它们的运

用和算法，教朋友和同事使用，这样，对此感兴趣的高管就会找到你。

但请记住，如果你周围的许多人都掌握了这项技能，那么它就不再是你的招牌技能，你就需要学习下一项技能。多多关注新趋势吧，其中很可能就有你的下一个“土豆泥”。

（风月无边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讲好你的故事》一书，本刊节选，杨向宇图）



你有招牌菜吗

◎[新加坡]沈文才

[新西兰]西蒙·莫特洛克

◎马 艳译

的。然而有些东西是标准化的便利店永远不会有。连锁便利店整洁干净，长相亲和的店员，他们是在为老板打工，所以无论如何亲切地微笑，脸上都带着一种疲倦。

我希望杂货铺一直都在，它像是一种默契的陪伴。老爷爷在，这个杂货铺就在，两只流

浪的白猫也会在。落雪的天气，下雨的天气，烈日暴晒的天气，我都会去杂货铺随便买点什么。

我总会去买点什么，因为无论我买什么，他都会附赠我一份平静。

（上元乐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借你一双翅膀去飞翔》一书，曾 仪图）



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在这两个群体里，近年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不仅用于指代学生学习和基础教育，也常用来描述成年人的奋斗，不论是求职还是完成任务。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乍一听是有道理的，所以被很多人奉为圭臬。想想看，不管是100米的短跑比赛还是40多公里的马拉松，运动员们不都很重视起跑吗？于是，做父母的把孩子接受教育的时间一再提前，从怀孕胎教就开始了，经过小学努力、初中刻苦、高中冲刺，终于高考一举登第，父母欢喜，邻居羡慕。这种公式化的完美人生成为无数中国家庭的奋斗动力。

让我们退一步想一想：在比赛中，起跑的瞬间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成败的是能否率先撞线。即便是100米比赛，起跑领先的选手也常常在途中和冲刺阶段被对手超越。相对而言，中长距离比赛的起跑就没那么重要了，常常出现跟跑选手在后程发力超越前半程领跑选手的情况。至于马拉松比赛，最艰难也是决定胜负

的是30公里以后，体力到达极限之后的策略和坚持。

什么是起跑线

马拉松比赛尚且如此，对于人生这场充满无穷变量的超长马拉松，起跑线的影响更不是决定性的。或者，我们首先应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起跑线？起跑线是指大家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的初始。在大部分

会。因为，后半程同样重要，在没有父母师长鼓励督促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信心和内驱力尤为重要。我实验室两位博士后的故事则诠释了自身坚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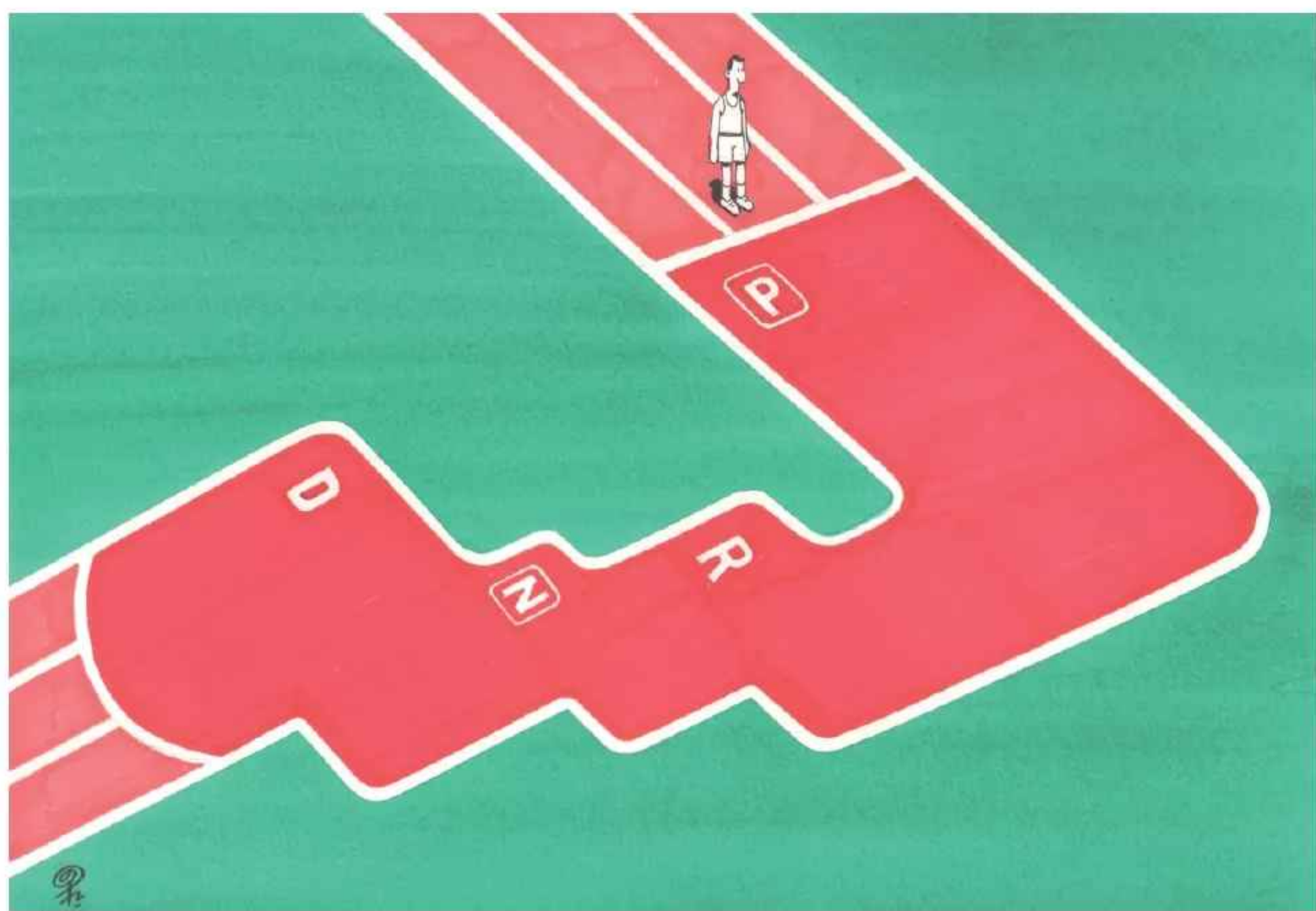
第一位博士后是我经常在演讲中提及的柴继杰。他比我大一岁，高考成绩很一般，1983年于大连轻工业学院（今大连工业大学）造纸专业

学习，毕业后去了东北一家造纸厂当技术员。但他不服命运的安排，工作之余刻苦努力，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后来又考上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项目，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年初，我在

普林斯顿大学初创实验室，在全球招聘博士后，柴继杰的简历排在70多份申请者简历的后半段，但我非常看重他从造纸厂技术员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博士后这段异乎寻常的奋斗经历。在我看来，这样起跑严重落后、后程全力拼搏的人很可能会有大出息。于是，我坚定地录用了他。当他于1998年下半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已经32岁半了。

人生是时时刻刻的体验

●施一公



语境下，起跑线指的是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其实，在起跑阶段和前半程只要不掉队太多，你就仍有机会后来居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阶段，只要成绩不是太差，只要父母相信孩子的潜力，孩子就不会丧失信心，就会具备在未来创造奇迹的可能。真正掉队的是饱受父母和老师质疑的孩子，他们会在心里失去自信，从而很难抓住机



当时在我实验室的所有博士生、博士后里面，他的基础是最差的。但在所有人中，他的毅力是最强大的。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基础差而自卑，而是很用心地学习各种实验技能，没事就翻阅各种经典英文教材。经过5年奋斗，继杰成为我的实验室里最优秀的成员之一。2004年，他成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最早一批的研究员之一，领导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后来成为清华大学长聘教授，2017年成为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德国洪堡讲席教授。

执拗者事竟成

如果说柴继杰是受过完整正规教育的，那另外一位博士后的故事则更为传奇。他叫李平卫，也比我大一岁，出生在陕西农村。与绝大多数科学家不同的是，他没读过本科。他中专毕业后就被分配回到中学教书，但他一路自学，竟然考上了北大的硕士研究生，继而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习，于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2001年，李平卫申请到我的实验室继续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已经先后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美国西雅图的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做了5年多博士后。为什么还要做第三轮博士后呢？我带着疑问，拨通了他的电话，我问他：“你现在的研究做得不错，为什么不找份正式工作？”他说：“不怕您笑话，我从小就有个梦想，将来要做洋人的老师（当时中国老百姓常常无恶意地称外国人

为‘洋人’），现在我离这个目标就差一步了。我想做美国大学的教授，但申请的几所大学都被拒了，所以我想到您的实验室再深造几年。”他能坚持儿时的梦想，这一点太让我感动了，我在电话里就爽快地同意了他的申请。

要想后半程发力超越是要有一些过人之处，每个人的特点各不相同。柴继杰凭借的是毅力和悟性，李平卫凭借的则是执拗。他的执拗就是坚持儿时的梦想，不惜多付出几年时间也要实现人生的目标。

李平卫的执拗让他在职业选择这一更高层次上得到了回报。他终于在2005年获得了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并一路做到了终身正教授，实现了成为美国人的老师这个执念。

人生不是一场马拉松

柴继杰和李平卫的路径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痴迷，二是他们都具备不被社会舆论裹挟的自信与坚毅。这两点里，也许第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正是因为对事业的执着，他们才能在起跑落后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后程发力成为领域内的佼佼者。

你也许又会说，那个年代的竞争不如今天激烈。非也，任何一个年代都有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机遇与挑战，比如李平卫没有读过本科，这就落后于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况且那时候自学的难度也远远高于今

天。

上面描述的起跑线都是指代教育背景和科研起点，当然，起跑线也可以泛指离开学校环境之后的成年人创业的初期。第一份工作，第一个任务，第一年的表现，甚至创业前几年的成绩，都可以视作起跑线。当同质化严重，千军万马争过同一座桥的时候，起跑线确实重要。谁率先冲过桥，谁就可能获得很大的先发优势，但这样的优势绝不可能让过桥者真正脱颖而出，因为他只是循着常规行进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不论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在商业世界，真正成为领袖的，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往往都是那些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他们凭借着“源头创新”一骑绝尘。要创新，就必须在自己通过了那段拥挤的起跑赛段之后，敢于放弃舒适区，不怕挑战，大胆尝试新的发展方向并持续不断地努力。

事实上，任何时代都有少年得志、一鸣惊人的幸运儿，也有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负重者。人生的成功既有社会公认的一些标准，也应当有自己的定义。其实，人生不是一场马拉松，因为它本就不是一场比赛，而是时时刻刻的体验。每个人沿途的风景都不相同，终点也不一样。所以，与其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如先想想自己期待的终点在何方，以及想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径。



（远峰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大象出版社《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一书，毕力格图）



不是每一场归来都满心欢喜

◎ 闫 红

小时候读《木兰诗》，最喜欢那个结尾。花木兰载誉归来，爷娘仍在，姐姐没有变得沧桑，弟弟似乎只是长大了一点，东阁西阁的陈设依旧，她还能穿上旧时裳。

好像她只是在织布机前打了个盹，一觉醒来，开头让她愁眉苦脸的问题已经解决，梦里获得的东西都还在。有这样一场出走真是太好了，不出走，不能验证自己的力量，不归来，不能找回初心。每个人都需要一场出走与归来。

然而再看别的诗，出走固然不能那么顺滑轻捷，归来也不是从此再没有问题。花木兰是传奇，活在世上的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走到哪里都有问题，在家有在家的问题，出征有出征的问题，归来有归来的问题。普通人的一生就是与问题相伴的一生。

《诗经》里有三首诗，可以看作关于“归来”的三个维度。

《陟岵》里，那个人还在异乡：“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他登上高冈，遥望家乡，想象父母家人都在念叨他，体恤他白天黑夜不得消停，期待他早点归来，不要身死异乡。这个疲惫的行役者，把归来视为终极解决方案。他想着，等到回家，一切都能好起来。

《采薇》里，主人公已经踏上归途，但感觉并不美妙：“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当年我出发时，正是杨柳依依，如今我已归来，赶上大雪纷飞。道路泥泞难行，我饥渴交迫，心中如此伤悲，这哀愁谁能够懂得。

我试着去体会他的感受，哀愁可能是因为梦碎了。这个平平无奇的老兵，没能建功立业，他两手空空地归来，只是更加衰老，像一口被挖掘过的废矿井，不知如何自处。

所谓“近乡情怯”，也许是因为身处异乡时，家乡成了“别处”。深感无力的我们，习惯于认为答案在“别处”，眼看着“别处”就要转化为“此处”，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可能我们到哪儿都不行。

《东山》这首诗里，这种情况展现得很具体。

终于能归来，那个士卒一开始是喜悦的：“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脱下军队的制服，换上家常衣裳，再也不用衔着小棍行军，不用像那些蠕动着在桑野之上的蚕，缩成一团，睡在战车底下。

他对未来充满憧憬，非人的日子已经结束，即将回到日思夜想的家园。到家才发现，归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鸛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鸛鸟鸣叫于土丘，妻子一边收拾屋子，一边感叹我还不回来，我就在这一刻抵达。我不见这一切，已经三年。





曾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事物，此刻竟然触目惊心。这里虽然是他的家，他离开它太久了，那种睽隔，不只是时空制造的，还缘于两种生存方式的不同。当他在遥远的地方，像个牲畜那样活下去，已经忘了曾经为人的感觉。如今他归来，举动之间，便有一种做了新客的胆怯。

花木兰对家中的谙熟，也许是出于自信，出于在征伐中建立的掌控感。但这个平平无奇的士卒，出生入死之后，心里落下的，更多是恐惧和退缩。就算回到家，战争带来的损伤，也不能像破旧的衣服一样被脱下。

不过，只要家还在，早晚会的熟悉，也许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端着酒杯，跟亲朋好友讲战场上的故事。可能还会放大自己的战功，怡然享受他们的崇拜。

最悲伤的归来，还是在乐府诗《十五从军征》里，一点余地也不留地断了所有念想，只剩空茫。

老兵十五岁被征召——应该和木兰从军时差不多年纪，不同的是，他到八十岁才归来。不知道中间这几十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不大可能混得很好，不然他的家人不会没人管没人问地相继死去，化为松柏下一座座坟茔。

在时间里，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觉，认为我们告别的人，会永远保持着离别时的样子。也许在这个老兵心中，妈妈还很年轻，弟弟妹妹都还是孩童，家里洋溢着欢声笑语。

我在看河，从塔吉克斯坦流过来的那条河，水势平顺，藏着隐秘的韵律，梯形夕阳洒在上面，释放出白日里的最后一丝善意与温柔，夜晚就要来了，乌云和龙就要来了。

我想的是，沿着河溯流而上直至尽头，在帕米尔高原被冰山回望凝视过的，会是什么样的人；一步一步迈入河中，让刺骨的水依次没过脚踝、大腿、双臂、脖颈乃至发梢的，会是什么样的人；被溢出的洪水卷到半空

梯形夕阳

●班宇

之中，枕着浮冰、滚木，或者干脆骑在铁板上，从此告别一切过往的，会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很长时间，仍旧没有答案。天空呼啸，夜晚降落并碎裂在水里，周围空空荡荡。我知道有人在明亮的远处等我，怀着灾难或者恩慈，但我回答不出，便意味着无法离开。而在黑暗里，河水正一点一点漫上来。

（晓晓竹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冬泳》一书）

就算那些场景在岁月里磨出了破碎感，也没有新的图景能够取代。这几十年里，除了恐惧与孤独，伴随着他的，也许就是那些不太清晰的影像。

当然，他也知道，这么多年，他牵挂的那些人大都不在了，但总会有人在，代表整个过去在那儿等着他。所以他问“家中有阿谁”，答案很残酷，一个也不剩。他的想象不过是刻舟求剑，记忆的锚，早已锈蚀，抓不住河底。

家园毁弃，兔子钻入狗洞，野鸡飞过屋梁，院子里长着野生的谷物，井台旁长满野葵。居住者消失之后，家园处处失序，曾有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像是梦一场。看到这里，旁观者都很难不悲从中来，而那个老兵又是什么感受呢？诗里没说，只说他：“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他在做饭，而且很得法，就地取材，将野谷的壳捣掉做成饭，采来野葵煮成菜汤。总

之，给人的感觉就是老兵有条不紊，该干什么干什么。

也许是军旅生涯让他的神经变得迟钝，也许人类面对现实的能力本来就比想象中强，他需要在失序之上建立秩序，生火做饭正是建立日常秩序的一种方式。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家园的感觉渐渐被找了回来。

他到底没有把握好一人的食量，羹饭热气腾腾，却没有人跟他分享。他走出门，向东看，为什么要向东呢？可能哪个方向对他来说都一样。他期待着，能从某个方向看到点什么，但他能看到的，只是一片空茫。

他的眼泪终于落下来——没有家人的家园，和异乡也没什么两样。不是每一场归来，都心有所归，都满心欢喜。这个老兵的归来，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世间漂泊。

（羽惊林摘自《文汇报》2023年4月7日，王青图）



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直困在“病耻感”中。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王诗言在过去4年接触了很多癌症患者及癌症患者家属，很多人长期陷于焦虑、恐惧、失眠等情绪中。王诗言说：“作为癌症患者家属，我知道他们经历了太多不知所措的时刻。”

王诗言原本是辽宁省盘锦市的一名公务员，之后转向心理咨询师这一职业。2014年，母亲被确诊肺癌晚期后，王诗言长时间失眠，不止一次站在窗口想一跃而下。那时，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医院诊断自己是否患有抑郁症，但可以确定的是，她也病了。

在这段长达9年的抗癌经历中，她听到了太多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故事——他们叙述病情，讨论治疗方案，分享抗癌经历。而他们强烈的病耻感往往成为表达自身情绪的羁绊。2018年，王诗言担任“与癌共舞”论坛心理版块的版主，开启了“心灵工坊——小白情绪训练营”，带着大家一起读心理学相关书籍，向患者及患者家属提供公益心理咨询服务。

4年来，王诗言接触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名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有困在“生死”二字中的年轻人，有因父母确诊肺癌后抱团取暖的人，也有无法面对疾病、陷入抑郁情绪的患者……在王诗言看来，无论是患者还是患者家属，都困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圈子里，他们无法面对正常生活，害怕别人的关心，也惧怕被人

知晓疾病。

大家困在一种关于“病耻感”的情绪中，而这与原生家庭、文化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影响着他们的个人社交和行为习惯。

以下为王诗言的自述。

困在其中

2014年，母亲被确诊肺癌晚期后，我根本无法承受这份巨大的心理压力。大多数癌症患者

家属都是这样，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弄明白与癌

我在癌症群里做心理咨询

症相关的医学知识，找到更适合的治疗方案，尽一切可能延长患者的生命周期，并保障他们可以高质量地生活。与死神搏斗的，除了患者，还有患者家属。

不可否认，父母提供的物质条件越好，儿女的心理成长速度就会变得越缓慢。我27岁时，并没有做好与母亲分离的准备，更无法面对“死亡”二字。极度的恐惧，将我推向深渊。那时的我，长时间失眠、做噩梦……每一天都很煎熬，我能意识到我也病了，与母亲同时陷入了绝症的梦魇。

因为无法接受癌症带来的负面情绪，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时刻担心药物带来的不可预判的副作用，比如掉头发、起皮疹、高血压、白细胞过低等。我害怕无法预料的骨转移、脑转移、肝转移、肾转移发生在母亲身上，从而导致她各个身体器官衰竭，甚至死亡。

病耻感在我和我母亲的身上同时发酵。母亲刚确诊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把自己和这个社会隔离开来，我一度认为自己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我就应该与苦难为伍，我不敢笑，我不能笑。母亲每次去医院检查，都要戴上假发、口罩，她几乎与所有老朋友都断了联系，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们担心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病耻感存在于精神疾病、艾滋病、渐冻症、肢体残疾等各种疾病之中，影响着患者及患者家属，他们感受到他人对自己的歧视或意识到他人对自己有消极态度和行为。大部分患者及其家属群体，在被确诊的那一刻，就与病耻感有了连接。

陪母亲抗癌的前3年，我意识到自己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长时间的紧张不安，再加上睡眠障碍和情绪障碍。我也想过找心理咨询师聊一聊，想弄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从坏情绪里走出来。当时，心理咨询的费用为每小时800~1000元，老实讲，对于我来说，这太奢侈了。

2017年，我无意间看到辽宁大学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考试，培训加考试一共是3500元。可以一边上课，一边治愈自己。

咨询者

我成了自己的第一名咨询者。当我知道癌症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慢性疾病，需要的是定期检查、及时手术，以及了解最新的药物资讯时，我开始在微博上记录母亲的治疗过程，同时在“与癌共舞”论坛上分享。

我的微信里活跃着的朋友大多是患者家属，我发现我们的困惑都差不多——畏惧癌症，害怕死亡，强烈的病耻感导致脱离正常的社会关系，长期焦虑导致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变得紧张……我们的生活完全脱离了正常的轨道。

2018年，我通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考试后，开始尝试做大病咨询。起初是做一对一的咨询，但为了能帮助更多的人，我开始尝试线上交流，开通公益直播，带着大家一起读心理学相关书籍，在群里解答患者及患者家属的困惑。我会把电话留在群里，只要需要，我的电话24小时随时可以接通。

我们对疾病的恐惧，大部分来自对死亡的恐惧，长时间避而不谈和错误示范都会让我们特别

惧怕死亡，我们所害怕的东西，并不会因为避而不谈就不存在，总有一天需要面对。当27岁的我面对母亲只有3~6个月生命的噩耗时，没有人告诉我该如何面对死亡。此时，我和我的母亲一样畏惧死亡。

学习心理学的过程是一段自我治愈的过程。焦虑情绪的背后是盘根错节的过往——我的原生家庭、母亲的性格养成、家庭关系的模式、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我开始思考这一切的形成过程，找到所谓的原因，自然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治愈自己。

我和家人面对疾病，从最开始的焦虑暴躁，到后来的紧张无助，到现在的坦然接受。我问过母亲，如果出去玩，突然间就不行了怎么办。她说：“我已经没有遗憾了，我很感谢这几年的经历。”这些年，我们谈过病情，聊过死亡，也说过她的遗愿……当她连死都不怕时，她还怕什么，她只会更放心大胆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享受生活。

有一天，我母亲在打麻将时突发高血压惊厥，陷入昏迷，被救护车紧急拉走。幸运的是，经过治疗，3天后她就出院了。这没有耽误她之前的旅行计划，她备齐各种药，和我父亲去了江西婺源，玩了十几天才回家。

大病咨询

在国内，几乎没有专门的大病咨询心理咨询师。最近，我在群里分享了《我的情绪我做主》《生命的跳转：当癌症遇上心理学》《当你开始爱自己，全世界都会来爱你》《心转病移》等书籍。平时，我会带着大家读书，普及心理学常识。

在群里，由于大家文化水平、理解能力、年龄的差距都很大，读书是最快的入门方式。当大家有了理论基础，再讲解情绪产生的原因、疾病背后的真相，我觉得会比单纯做咨询帮助更大。

相比一对一咨询，如果只是短暂地解决大家的情绪问题，其实是治标不治本。心理咨询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大家需要的是改变心境，自主学习，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知道问题的根源，才会真正了解自己、看见自己，并治



花是生前的蝶，蝶是生前的花，它们相约在春天，一起寻访生命的记忆。

蝶与花看起来是多么相似，一只蝶专注地吸食花蜜时，比花更艳丽得像花；一朵花在风中摇动时，比蝶更翻飞得像蝶。因此，阳明山的花季和美浓溪谷的黄蝶，引起我的感伤也十分近似。

蝶的诞生、花的开放，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示现，示现了人生的美丽的确短暂，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美丽真的只是一瞥。一眨眼，黄蝶飘零，春花萎落，这是人生的无常，也是宇宙的无常。

花季正是花祭，蝶生旋即蝶灭，只是



花季 蝶生

◎林清玄

赏花看蝶的人很少做这样的深思，因此庄子那样的人很少。

失去了蝶的溪谷还有生机吗？落了花的山林是不是一样美丽呢？在如流云的人生里，在如露如电的生活中，偶然的一瞥会不会惊动我们的心灵呢？

我们不能深思，不能观照，因而在寻花、觅蝶的过程中，心总是霸道的。我们既不怜香，也不惜蝶，只是在人生中匆匆赶集，走着无明而刚强的道路。蝶飞走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去溪谷；花凋零的时候，再也无人上山了。

（山岚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一书，本刊节选）

愈自己。

大概7年前，我在病友群里认识了小琪。她和我年纪差不多，父母离婚后，她母亲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小琪非常努力，从大学毕业到母亲离世的10年间，她没有谈恋爱，没有正常的工作，没有任何社交……对“癌二代”而言，当父母离开后，他们就会困在一个充满复杂情绪的黑洞中，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生活，因为他们已经脱离所谓正常的世界太久了。10年里，小琪的生活中除了癌症，一无所有。

承熙找我做咨询的时候，将奶奶的离世全部怪在自己身上。他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早点找到治疗方案、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为什么没有找到新药，他说如果奶奶用了这些药，说不定就不会离开……实际上，对于患者家属，如果我们已在能力范围内做出最佳、最优的选择，就不要拿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做比较了，这对自己来讲不公平。

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很多人会消极应对。很多咨询者无法接受确诊为癌症的事实，他们讨厌癌症，想方设法要从身体里完全清除癌细胞，不接受病情的反复，心里总是想着要跟疾病对抗，这反而不利于健康。当你开始查资料，不再抗拒生病这件事，整个过程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接纳”。只有你接纳事实，并开始为其努力的时候，生命才有可能被高质量地延长。

来找我咨询的患者家属比较多，他们看起来是因为无法面对癌症这件事来找我，但是背后都会牵扯到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财富关系等。大病咨询实际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亲人离世我该如何接受？夫妻之间，如果一方照顾父母不能顾家，夫妻关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该怎么办？走不出母亲离世的愧疚，该怎么办？

心理咨询师也需要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当我接收了非常多的负面能量时，我会寻找更大的课堂，接触更专业的老师。当自己的眼界更宽时，你会发现原来遇到的那些问题都不值一提。一个人的心境大了，事就变小了，负面情绪也会逐渐消解。

心理咨询最终要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只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不能够背负父母的悲伤继续前行。只有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幸福、活得精彩，离开的父母才会觉得放心和安心。

我特别喜欢《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那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一路，我看到了太多的奇迹，也见到了太多的残酷。当问题发生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面对，会直接影响生命的轨迹。

（应受访者要求，小琪、承熙为化名）

（兰桂齐芳摘自《新周刊》2023年第9期，陈曦图）



春天，我去参观曙明的画室。跟阔别二十年的老同学聊天很有意思，就像跟另外一个自己聊天。我在想，也许我在生活的某个十字路口，选择另一条路一直走，也就成了现在的她。

进了房间，眼睛简直不够用，从墙壁到天花板的图案，都是曙明自己画的。天花板上画的是蓝天白云，墙壁上画的是花花草草，处理得充满童趣又文艺。最壮观的是，画室墙上挂满了学生们的画作。

其中有一幅画特别有趣：黑猫围着白餐巾在吃鱼，画者把自己能想出来的图案和花色都画到这条鱼身上了，这条穿着缤纷鲜艳的衣服、等着被吃的鱼，就像要参加一场奢华的舞会；吃鱼的猫则一脸肃穆，衣着庄重。

在这幅画里，世界倒过来了：即将被吃的鱼身段活泼表情狡黠，仿佛随时能鲤鱼打挺跳出来，而猫的表情姿态则像个忠心耿耿的仆人，准备和鱼共同赶赴一场盛宴。除了在孩

子的画里，你在哪里也感受不到这种和所谓正常世界迥异的，怪诞又欢喜、魔幻又神秘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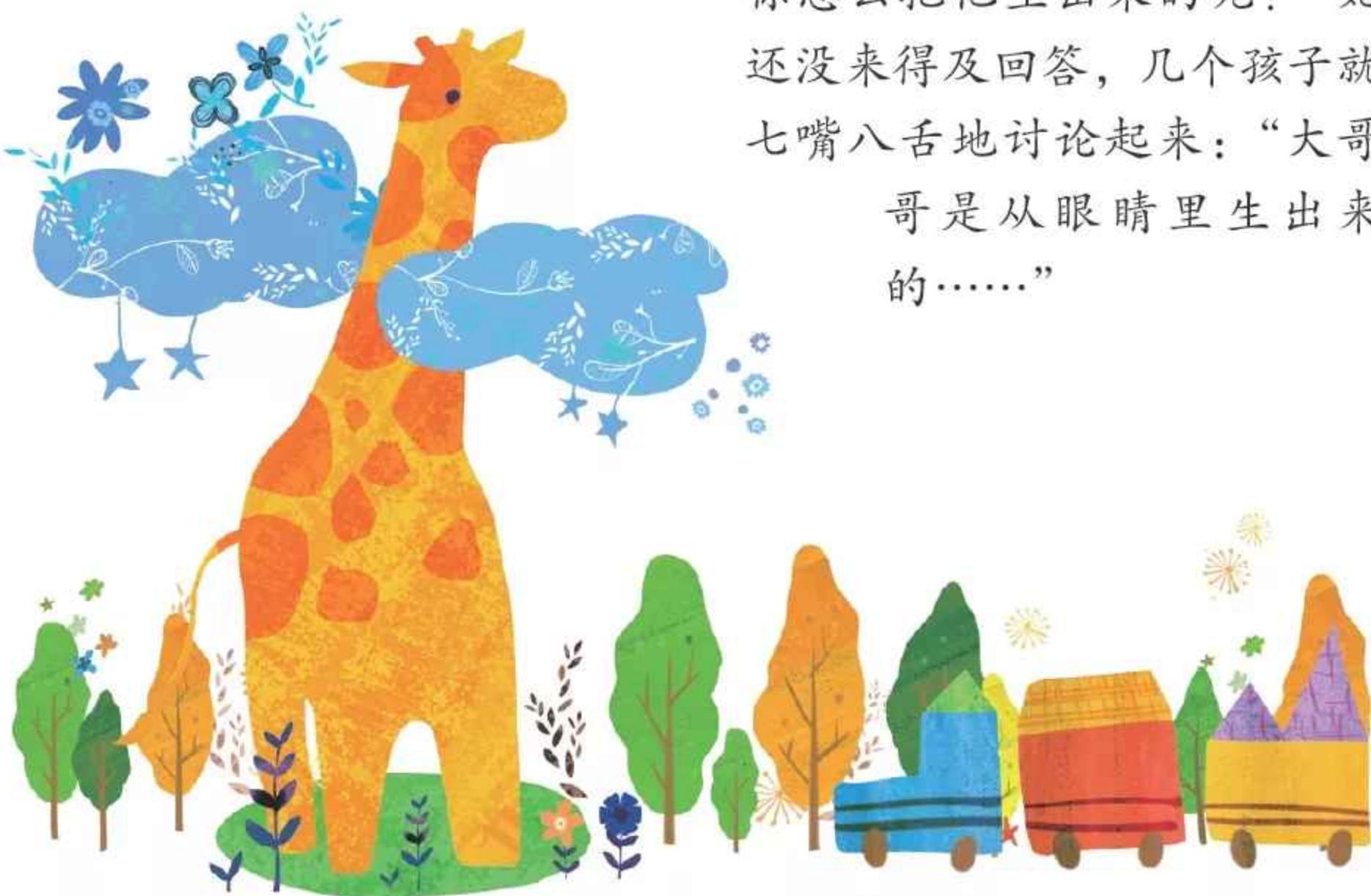
还有一张画，画的是一个花瓶里插了几枝花，而这个花瓶上，赫然画了一只瓢虫，瓢虫画得很大，几乎要从花瓶上飞出来，巨大的瓢虫和缤纷的花朵形成一种对比和落差。还没有被现实规训过的孩子没有分别心，没有被寻常的审美所禁锢。他们不关注现实的强弱和利害，才会把一只即将被吃掉的鱼画得生机勃勃，才会充

与小灵魂对话

◎肖 遥

满热情地描绘一只瓢虫。

曙明跟我讲起她带学生画画的趣闻，有一个幼儿园年龄段的学生问她：“老师，你结婚了吗？”她莞尔一笑，反问道：“你说呢？我儿子都那么大了……”小朋友又问：“那你怎么把他生出来的呢？”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几个孩子就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大哥哥是从眼睛里生出来的……”



一个孩子画了一张画，眼泪像石头一样大块大块地从眼睛里掉下来，每一颗泪珠里都有一个小人儿。这让人联想到《西游记》中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石猴，还有《红楼梦》里绛珠仙子还泪的故事。

我想起戴安娜·阿西尔在《暮色将尽》里讲，自己有个侄女，工作是修补油画。49岁的时候，她听说一所医院招收50岁以下的学员学习接生，就报了名。如今，她已经带领团队接生过6个孩子。她无法想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比见证生命的开端更令人兴奋和战栗。阿西尔写道：“看到她的脸因为谈及迎接新生命的降临而闪亮，我觉得非常嫉妒。”

我与作者有同感。眼下的我也被孩子们的作品震撼，他们有着旺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充满了生命最初的热诚。

走出曙明的画室，阳光下的风信子开得烂漫。我心里很羡慕曙明，她能够走近一个个小小的人儿，与这些充满活力、散发着灵性的小灵魂对话，被他们感动、启发，就像走进一个春天的童话。

（荒 白摘自《时代邮刊·新中年》2023年第5期）



餐厅窗外的广场上有一群穿着大红T恤的中老年妇女在跳扇子舞。她一边漫不经心地望着她们整齐地跳着，一边觉得她们手里抖动的扇子像是生活徐徐展开的真相。

她伸出手拿小面包的时候，不经意间碰到了他的手。她的手快速缩了回去，扭过头看着碟子，等他拿完再去拿。他想对她说什么，但只是动了动嘴，什么都没说。

餐厅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几个服务员迅速地给每桌点上一个香薰灯，并放上插了一枝红玫瑰的细长琉璃花瓶，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她很尴尬，后悔不应该图离得近来这家新开的西餐厅。她只想快点吃完，赶紧离开。她瞥了一眼，他却一边喝着奶油蘑菇浓汤一边看手机新闻，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

来往的年轻服务生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他们，她猜他们会想：这对一眼看上去就是夫妻的人为什么一直一言不发地用餐，就好像是无奈“拼桌”的陌生人。

她也不记得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也许是从他当上公司副总的时候，也许是从她辞职开了设计工作室的时候，也许是从女儿去法国做交换生的时候……他们渐渐地从无话不

谈，变成无话可说。的确，随着两个人经济实力的提高，很多事都无须交流。不用像年轻的时候问彼此的奖金什么时候发，不用再为下班以后吃什么发愁，不用再为女儿的择校问题纠结……

餐厅里突然响起一阵音乐声打断了她的回忆，她回过神来，见对面的他目不转睛地看着

手机上的股票软件，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她感到百无聊赖，于是，那段音乐就真真切切地传到耳中，“你的

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带走我的心跳”，这两句歌词瞬间使她沦陷在往事里。

成年后第一次心跳是在介绍人的家里见到他时，只看到他戴着眼镜，她就再也不敢抬头看他：新婚之夜，她闭着眼，紧张到不能呼吸；产房里，她听到女儿的第一声啼哭，瞬间泪如雨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再也没有心跳过。五位数的月薪不曾让她心跳；“珍珠婚”纪念日，他送的钻石项链不曾让她心跳；无意中发现他包里飘着幽香的丝绸手帕时，她都不曾心跳……

这时，餐厅里的气氛又有了微妙的变化。不远处的一桌客人，男人手捧一大束“蓝色妖姬”，单膝跪地向女人求婚。她只瞥了一眼，就把视线拉回来，看到他专心致志地翻着手机新闻，心想：爱情啊，就是从你侬我侬情意长到一地鸡毛操碎心，再到相对无言各自玩手机。

好不容易等到他站起来，她起身跟着他离开餐厅。只是一顿饭的工夫，夜色就已经像他额头和她眼角的皱纹那样深了。跳扇子舞的妇女早已散去，生活的真相也被夜色掩盖，像从未展开过一样。

他们一起走向他的车。他按动遥控钥匙，没有听到熟悉的响声。大概遥控钥匙又接触不良了，就像他们的婚姻一样，她暗自想着。两个人同时拉开车门。她正要

心跳

◎安扬





玩一个游戏吧。场景设定是这样：你和很多人被带到了一间陌生的房间里，每个人都蒙着眼睛，已知的信息是房间的地板很滑，房间的面积大得超乎想象。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一、谁能率先用双手碰到房间的任何一面墙，且没有摔倒，就能赢得奖励。

二、如果你碰到了其他人，就要把双手搭在别人的肩膀上，然后由前面的人领着去摸墙。前面的人摸到墙，你们一起赢得奖励；前面的人摔倒，你们一起被淘汰。

三、游戏限时 10 分钟，超时还没摸到墙的人将被淘汰。

倒计时开始，你伸开双臂往前摸索，想快点儿赢得胜利，其他人跟你一样急。

突然，有人不小心摸到你了，他只好把双手搭在你的肩膀上，跟着你走。你突然变成了领头人，决心带领身后的人走向胜利。

走着走着，你不小心摸到另外一个人，只好把双手搭在



●老杨的猫头鹰

他的肩膀上，跟着他走。你也变成跟随者，当然，你仍希望赢得奖励。

过了很久，广播响起来。“倒计时 50 秒”“倒计时 30 秒”“倒计时 10 秒”，可始终没有人摸到墙，所有人都很焦虑，于是越走越快。

所有人都忽略了一种状况：最前面的那个人的手搭在了最后面的那个人的肩膀上。

大家形成了一个闭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不是最后一个人，焦急却又无奈地跟着前面

的人走，边走还边在心里责怪领头人怎么这么笨。

大家一直在转圈。大家都很有努力，也都遵守了游戏规则，没有人做错什么，但就是无法赢得奖励。

如果你非常焦虑，非常忙乱，觉得自己无计可施，就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在无意之中玩起了这个转圈的游戏？

人性的弱点就在于此：如果一个东西大家都想要，那我也想要；但如果一个东西大家都不要，那我也不要，却从来不多问自己一句“为什么”。

作家周岭将焦虑的原因归结为两点：想同时做很多事，又想立即看到效果。

不用担心暂时落后，不必恐慌一无所有，人生的路曲折且漫长，偶尔堵车很正常，就像导航提示的那样：前方道路拥堵，但你仍然在最佳路线上。

（李金锋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一书）

把包扔到后座上，一个年轻人硕长的身体突然从后座上腾地坐起来，揉着惺忪睡眼诧异地望着她。毫无防备的她惊叫了一声——但也只是在心里。

只听到他连声说“对不起”，还解释了开错车门的原因。她觉得他对陌生人的致歉和解释，比对她的态度还真诚，比对她一个星期所说的话还多，比对她应该有的、却始终没有的致歉和解释还多。

关上陌生人的车门后，他们俩沉默着继续在夜色中找车。她却分明感到了自己身体的内部有一个声音猝不及防地响起……

他刷卡交停车费的时候，她的那种感觉依

然强烈。她看着他，想说些什么。他系安全带时正好看到她的嘴动了一下。于是，他的眉毛挑了一下，用表情问她怎么了。

许久，她抚着胸口说：“刚才真是吓死我了！”他的嘴角掀动了一下，那表情是觉得她大惊小怪。“我的心现在还在跳呢！”他不屑地斜睨了她一眼，那神情的意思分明是，你的心哪天不跳呢？

她想告诉他，她的心好多年没有跳过了，但当她看到他冷峻的侧脸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不住地摸着胸口，回味着那心跳的感觉……

（北地谣摘自《天津文学》2023 年第 5 期，陆 凡图）



◎英文系小学生 编译

找遍每一片云

走出医院，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上了出租车，一个字也说不出，但整个身体仍然因为悲痛在颤抖。司机看到我的样子，没搭一句话。我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做，女儿莉莉在外婆家，我早上要跟孩子的外婆说好，得把莉莉一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她或许可以带莉莉出去转一转，逛个博物馆也成。我要筹备黛安娜的葬礼，没时间陪孩子。

我依稀记得开车门的一瞬间，寒冷的空气像针一般扎在我脸上。后排座椅和后备厢堆满了物品，黛安娜的衣服、笔记本电脑、药、日记、家庭合影都在里面，我费力地将东西一件件搬下车。

不远处的公寓是我和黛安娜的家，只有一间卧室，我拖着大包小包进了屋，里面一片漆黑。黛安娜的桌子旁立着她的辅助行走支架，护士上门的时间表贴在卧室门上，一切都是我们那天出门时的样子。屋内安静得像地窖。“砰”的一声，我不小心踢到了地毯上的积木。天哪！人生太难了。

莉莉满脑袋都想着自己即将到来的生日派对，黛安娜本想撑到那一天，但命运并没有满足她的心愿，她去世那天距离莉莉的生日仅有三天。三岁的莉莉还没洗手台高，体重最多十四公斤，这次生日派对也是莉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生日派对。

派对要是被临时取消，对莉莉也太残忍了。我决定瞒着莉莉先把葬礼办了。我联系了布鲁克林的一家殡仪馆，随后找第九大道的一家烘焙店定做了双层巧克力蛋糕。莉莉的外婆只有黛安娜一个孩子，痛失至亲，她整个人都处在麻木中。两年半以前，她女儿确诊白血病，自那时起，她的神经就一直紧绷着。她现在之所以没垮掉，只有一个原因——她知道自己要帮女儿照顾莉莉。她帮莉莉换上了无袖的深蓝色礼裙。衣服稍微大了点，裙摆下沿碰到了地板。莉莉原地转动，裙子沙沙作响，她很开心，边转边笑，

满脸都写着喜悦。

我妹妹克丽丝特尔的副业是策划生日派对，场地就定在她家。我们到的时候，她的家俨然变成了盛大的乐园，到处都是玩具，孩子们都在嬉戏打闹。到场的人中很多是黛安娜的旧友，有些是研究生同学，有些是病友，大家聚在一起，互相看着对方，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莉莉突然跑到了派对场地中央，原来，她来回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要找的那个人。参加派对的有莉莉的玩伴还有叔叔阿姨，她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捧月，但那个人不在。

隔天上午，我坐在床边，看着熟睡的莉莉，她头发凌乱，有几绺被压弯了。她睡眼惺忪，我理了理头绪，对她说：“爸爸有话跟你讲。”谈话内容是我的伴侣治疗师提前拟好的，前一晚我对着镜子预演了许多次，很晚才睡。

“妈妈上天堂了，”我说，“她病得很重，没法再留下来了。”我看着莉莉的眼睛继续说道：“妈妈非常爱莉莉，也想继续跟莉莉生活。为了留下来陪莉莉，妈妈拼尽了全力，我们都很拼，但她实在是





病得太重了。不过，莉莉，妈妈虽然不在了，但她还是爱你的，永远爱你。她会永远活在你心里，正如你会永远活在她心里。”

莉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这辈子恐怕都不会忘记她的眼睛在当时是如何一点点睁大的——我的话对她的冲击太大了。

“妈妈走了？妈妈去哪儿了？她什么时候回来啊？”莉莉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莉莉出生六个月后，黛安娜确诊白血病。莉莉当时正在病房玩，一次性塑料手套被她吹成了有五根手指的气球。黛安娜和我看着彼此，不知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疾病。黛安娜忍受了化疗、放疗以及两次骨髓移植，她的身体变得异常脆弱。她之所以这么拼，也许是为了和我一起慢慢变老。但我很清楚，她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继续陪孩子玩气球……

莉莉的胆子很大，大孩子的滑梯说上就上，每次到游乐场，她都玩得很尽兴，什么项目都玩。“爸爸，你看我！”这句话常常以她脸着地收尾，然后我就会听到哇哇的哭声，好在哭声来得快，去得也快。她是妥妥的社交达人，偶尔也有害羞的时候，尤其是遇到感兴趣或者好奇的人时，但多数时候都是主动出击。她会睁大灰色的眼睛盯着你，用她的大眼睛邀请你跟她一起玩。她还是我的番茄破坏者、比萨毁灭者和冰激凌捣蛋鬼。冰激凌只要到她手上，要不了多久，就会跑到她的下巴上、衣服上。她不爱吃萝卜，但也谈不上挑食。她其实挺愿意尝试新菜的。

手忙脚乱的我该如何是好呢？其实，我早就知道雇人照看孩子这件事很难行得通。我们家又不是没请过保姆。黛安娜病重那会儿，我不让莉莉去托儿所，也不让她去图书馆参加故事会，目的就是不让把病菌带回家。不过，莉莉待在家总得有人照顾，我那时就请过保姆，前前后后换过几个人。我们本来就没多少积蓄，请保姆的开支无异于雪上加霜。

黛安娜病重期间，我们的朋友帮过不少忙。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不可能无限期地帮我们，但他们还是非常关心我们，得知我要找保姆，都很热心。没多久，我就收到了许多推荐保姆的电子邮件，有经验丰富的保

姆，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躺在黛安娜的瑜伽垫上，跟银行客户经理打电话，我希望将黛安娜账户中的钱转到我为莉莉设立的新账户。但客户经理说不行，我寄再多材料，也没法帮我转账。没多久，我又坐到椅子上，将手机贴在耳旁，听我妹妹讲曼哈顿托儿所如何如何不好进。她让我一定认真填写申请表，还说我只好找几位靠谱的朋友写几封推荐信。虽然还有几个月才开学，但现在就得开始准备了。她还说，她也知道我难过，但她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她说我不能再任性了，要听她的，要把这件事做好。与此同时，新来的保姆米歇尔正在跟莉莉做自我介绍。当然了，米歇尔并不是最后一位保姆，之后还有劳伦、莉莎、林赛……我和莉莉就这样熬过来了。

晚上，莉莉该睡觉了，她穿着睡衣，乖巧地盖着被子，双臂搁在被子上面，抱着毛绒娃娃。

“宝贝，”我摸着她的脑袋说，“不早了，今天我们只读一本好不好？”我从床头的一摞书中抽出了一本薄薄的亮黄色封皮绘本。我们一起读道：“乔治骑自行车骑得很好，可以玩出很多花样……”莉莉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她的任务是用手翻动巨大的书页，有时候也用脚翻。

“好啦，关灯咯？”莉莉打了个哈欠，但还是不想睡，她的小手伸向了我的衬衫，把衬衫向上拽了拽，露出了我的肚皮。一个心形文身将我的肚脐眼围了起来。我知道她是想听我讲文身后的故事，她妈妈有一个同款的。

我犹豫地说道：“这个故事太长了。”

“这个也跟妈妈有关吗？”

我之前给她讲过我前臂文身的故事，那上面有一面旗，写着黛安娜名字的首字母。我和黛安娜度蜜月的最后一天，找了家文身店，给彼此留下了爱的印记。莉莉将手挪到了我的胳膊上，那里也有一处文身，是一朵盛开的百合（莉莉的名字意为“百合”），周边围着许多小星星。

“这个文身是为了庆祝你出生。”我说，“你看，中间的百合是你。你是这里面最耀眼的星，你是什么星啊？”

“莉莉星。”

“没错，我的小可爱。”

这些故事搅动了她的思绪，她的身体或许需



“在我六岁至二十二岁之间，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就是我的糖果店。”阿西莫夫在其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父亲在布鲁克林有一系列糖果店，每周七天，天天早上六点开门，次日凌晨一点关门。小阿西莫夫早上六点就起床送报，下午下课则直奔回



生命中的糖果店

●〔美〕梅森·柯里

◎庄安琪 译

家，帮忙照看店里的生意。他写道：

“我一定是喜欢长时间工作，因为日后我从没有想过，我小时候已经工作很努力了，因此现在可以轻松一点，睡到中午。

“正好相反，我这一辈子都一直保持糖果店的作息。早上五六点我就起床，尽可能早，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整整一周，天天如此，假日亦然。我不主动休假，就算休假（甚至连在医院里），也试着照常工作。

“换言之，我依旧，而且

永远都在糖果店里。当然，现在我不必招呼客人，不必收钱找钱，不必非得对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有礼貌（其实这一点我一向做得不好）。相反地，我在做我非常想做的事，但是我的作息已经固定了，它已经根深蒂固，就是那个你以为我一有机会就会反抗的作息时间表。

“我只能说糖果店给了我某种益处，这益处和求生无关，而是充满了快乐。这和长时间工作息息相关，我感受到它们的甜美，终生奉行不渝。”

（星若尘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创作者的一天世界》一书）

要做点什么给予回应。她懒洋洋地蹬了蹬腿，蹬到了壁橱。紧接着，她又蹬了一下。壁橱上有一个格子，放着不少大部头的书。她蹬到第四下还是第六下的时候，爱德华·吉本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本接一本地掉了下来。我下意识地挪动身子躲避。随后，我的身体感受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我前一阵肘部刚骨折过，还处于康复期。我痛苦地发出吼声。

我在做什么？我控制住了自己。莉莉眼睛睁得很大，嘴唇在颤抖，小脸通红。

“宝贝。”我说。

她的嘴张开了，她马上就要失控了。

“对不起，爸爸错啦。”

太晚了，她撕心裂肺地哭起来，直到哭不动了，喘不上气，才停下来。我揉了揉她的胸口，她妈妈生前就是这么安抚她的。

“没关系，”我说，“没关系的。爸爸错了，爸爸错了，爸爸不会再失控了。”肘部依然很痛，但我的声音平缓了许多。我张开双臂，紧紧抱住了她。

“爸爸一定会做得更好的，”我说，“爸爸一定会做得更好的。”

她看了看我，还在抽泣。

“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啊，”我说，“我们都累坏了。”

“这不公平。”她说。

“我们都不是故意的，一切都是意外。”

“不，”她说，“我是说妈妈。”

我的心要停止跳动了，我深呼吸了一下，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你说得对，确实不公平。”

“为什么会这样啊？”

“你有权利愤怒，你有权利悲伤。”我说。

“为什么？”

“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妈妈去哪儿了？”

她好一阵子没问这个问题了，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想了想，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我想妈妈可能在天上吧。”

“我们可以去看她吗？”

“天空太大了。”

“我会找遍每一片云的。”

（林崎峰摘自《海外文摘》2023年第5期，本刊节选，李晓林图）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过“逃离”的想法。压力太大的时候，我也会幻想，如果有一天，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海岛去生活会怎么样？

英剧《德雷尔一家》的女主角德雷尔就这么做了，她不是一个人逃离，而是带着四个不省心的“熊孩子”。

这是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故事。德雷尔的丈夫去世，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孩子们一个比一个让她头疼。长子拉里是个推销员，整天做着作家梦；次子莱斯利被学校退学

了；排行老三的女儿玛戈，就喜欢帅哥；最小的儿子杰瑞，只对大自然和动物感兴趣，完全读不进去书。

以当时的社会标准来看，四个孩子都是“生活低能儿”，加上家中经济困难，一家人过得很困顿。最终，德雷尔接受了长子的建议：卖房，离开英国，带着孩子们去物价更低的希腊科孚岛重新开始。

这像是个从一线城市搬到临海农村的故事。那么他们的日子变好了吗？当然没有。

德雷尔一家住在靠海边的一栋危房里，窗户一碰就掉，天花板时不时会掉落；厕所建在户外，那是蛇虫鼠蚁的家。孩子们也没有因为来到新的地方就变乖。长子沉迷写作，完全不干家务；次子老是闯祸，交了一群狐朋狗友；女儿依旧是见到帅哥就控制不住荷尔蒙；小儿子则傻开心，每天从森林带回不同的动物，鹌鹑、火烈鸟、蟒蛇、海龟等，把小破家变成动



《德雷尔一家》剧照

心中自有桃花源

●花痴女王

物园。

一家五口，只有妈妈为柴米油盐头疼。正如次子所说，妈妈是个强大的女人，什么烂摊子都能收拾。没钱了，她就去市集摆摊，靠魅力卖东西；孩子被警察抓了，她就想尽办法营救，甚至把结婚戒指都拿去“送礼”；她甚至能找个兽医给儿子做手术。

除此之外，德雷尔还有相当开阔的胸襟，对于不成器的儿女，她始终尽可能去理解、包容他们。长子的小说，通篇都是“下流描写”，她不仅硬着头皮读下

去还为他举办读书会；次子憨实，她珍惜他的善良；女儿是个“恋爱脑”，但她并不阻止女儿恋爱；小儿子带回来的动物时常把她吓得半死，可她还是认真喂养，甚至和小儿子一起为蝙蝠举行葬礼。

德雷尔一家开阔的世界观，是这个故事对我最大的启发。丰裕来自内心，而不是外界，只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开阔的，我们才能找到那个美丽的小岛。《德雷尔一家》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户人家的四个孩子最后都走上各自的人生道路。长子成了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次子过着平凡但踏实的生活；女儿是英国女性解放的先锋；小儿子成了动物学家，这部英剧就改编自他的小说《希腊三部曲》。

浪漫和诗意原来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关键在于，你的内心是否也有一片繁花似锦的桃花源。

（铜 鱼摘自《女友》2023年第3期）

那晚磷光特别美，当你把手探进水里，再提出水面时，就仿佛在海上拉起一条宽边的金绿色缎带，燃烧着一道冷冽的火。跳水的时候，在撞击水面的刹那，你会感觉自己仿佛

投身水汽迷蒙的熔炉，一时火星四溅。累了，我们步出水面，海水从我们身上往下滴，我们像全身着火似的躺在沙滩上吃东西。就像经过精心安排似的，当我们在餐后打开葡萄

酒时，一群萤火虫从我们身后的橄榄树林中出现，仿佛拉开一场戏的序曲，仿佛一段柴薪，横越海湾，还泛着余烬的光辉。

——《希腊三部曲》



我的理想

甲：“我的理想就是当作家或者画家。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你帮我参谋一下？”

乙：“你最好当画家。”

甲：“为什么，你看过我画画？”

乙：“我看过你的作文。”

密 码

一对夫妻在新房设置了无线网络，丈夫习惯性地把密码记在一本备忘录里。

这天，妻子翻了翻备忘录，看到上面写着——“无线网络密码：1234567”，便发愁地说：“这密码这么简单，别人一下子就猜出来啦！”

丈夫一脸不屑地说：“猜？让他们猜！谁能猜到1234567前面那个冒号也是密码！”

换位思考

和老公吵架，吵得厉害的时候，我忍不住大声吼道：“你能不能站在我的位置上想一想！”老公愣了一下，然后把我挤到一边，站在我刚刚站过的地方思考了一下，说道：“吵个架还要换位置，你可真特别。”

炫 耀

同学聚会，发小看见其中一个同学戴着一块名表，就猜到他肯定会炫耀一下。当晚有人问：“几点了？”只见他从容地拿出手机拨通电话：“王主管吗？我是从你那儿买表的客户，对对对，我想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幽默与漫画



等我长大了

女儿三岁了，看到别的小朋友骑自行车特别羡慕，于是对我说：“爸爸，我也要骑车车！”

“等你长大了就给你买。”我说道。

回到家，上完厕所突然发现没纸了，我叫女儿帮忙去拿一下：“宝贝，给爸爸拿卷纸来。”

女儿答道：“等我长大了就给你拿。”

保护机制

自从上班后，我经常会梦到自己一夜暴富，但每次都是在看到钱的时候突然惊醒。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医生朋友，让他帮我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下。朋友说：“这是人体的保护机制，就是想告诉你，现实中得不到的，梦里你依然得不到。”

每次都玩真的

周末回学校，小王正要把从家里带的好吃的锁进柜子里，一个“吃货”室友见了，

说道：“你以为我真的会吃你的东西吗，我每次都是跟你闹着玩的。”

小王淡定地答道：“可你每次都玩真的。”

笔大费墨

老爸换了智能手机后，学会了网购。前几天，我让他帮我买一支毛笔。老爸问我：“蘸水写的可以吗？毕竟笔大费墨。”我说：“可以。”今天，我收到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崭新的拖把。

关系融洽

一对夫妇和朋友聊天，谈到了婚姻调解的话题。“婚姻调解在我家派不上用场，我和丈夫关系很融洽。”妻子解释说，“他主修传媒学，我主修戏剧艺术；他对沟通很在行，而我会装作听得很认真。”

数学故事

数学课上，老师说：“我讲个《西游记》里的故事，让大家放松一下，好不好呀？”同学们激动地叫了起来，齐声说“好”。老师笑了笑，说：“有一天，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半径2米，请问，这个圆的面积是多少？”

选 择

老婆问儿子：“你是喜欢去奶奶家，还是喜欢去姥姥家？”我在一旁劝道：“他这么点小孩，不要问他这种问题！”老婆冷笑道：“那你来答？”

（小汤圆、白云孤飞等摘）



关心读者 [俄罗斯] 瓦伦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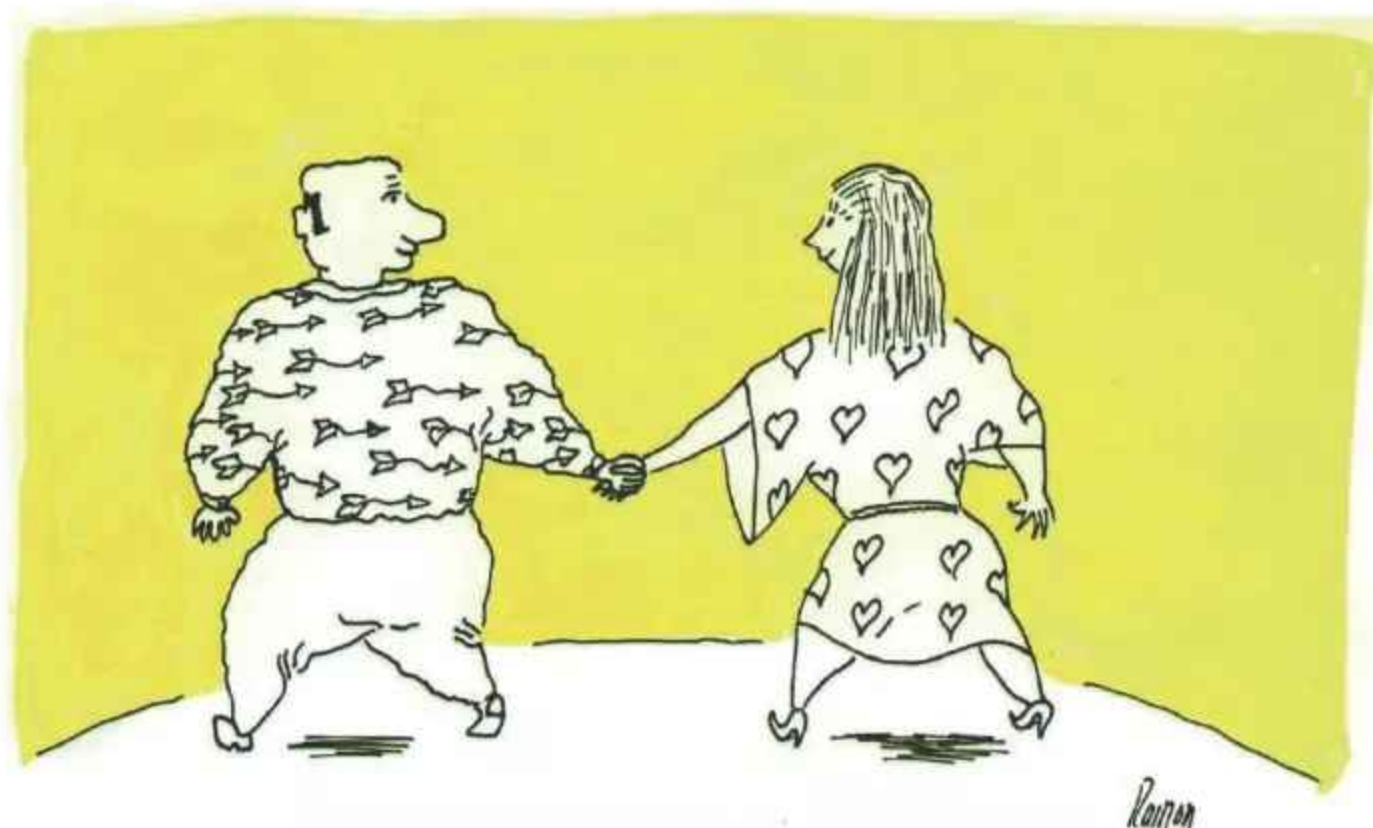
自我安慰 [罗马尼亚] 西奥苏



瞒天过海 [俄罗斯] 瓦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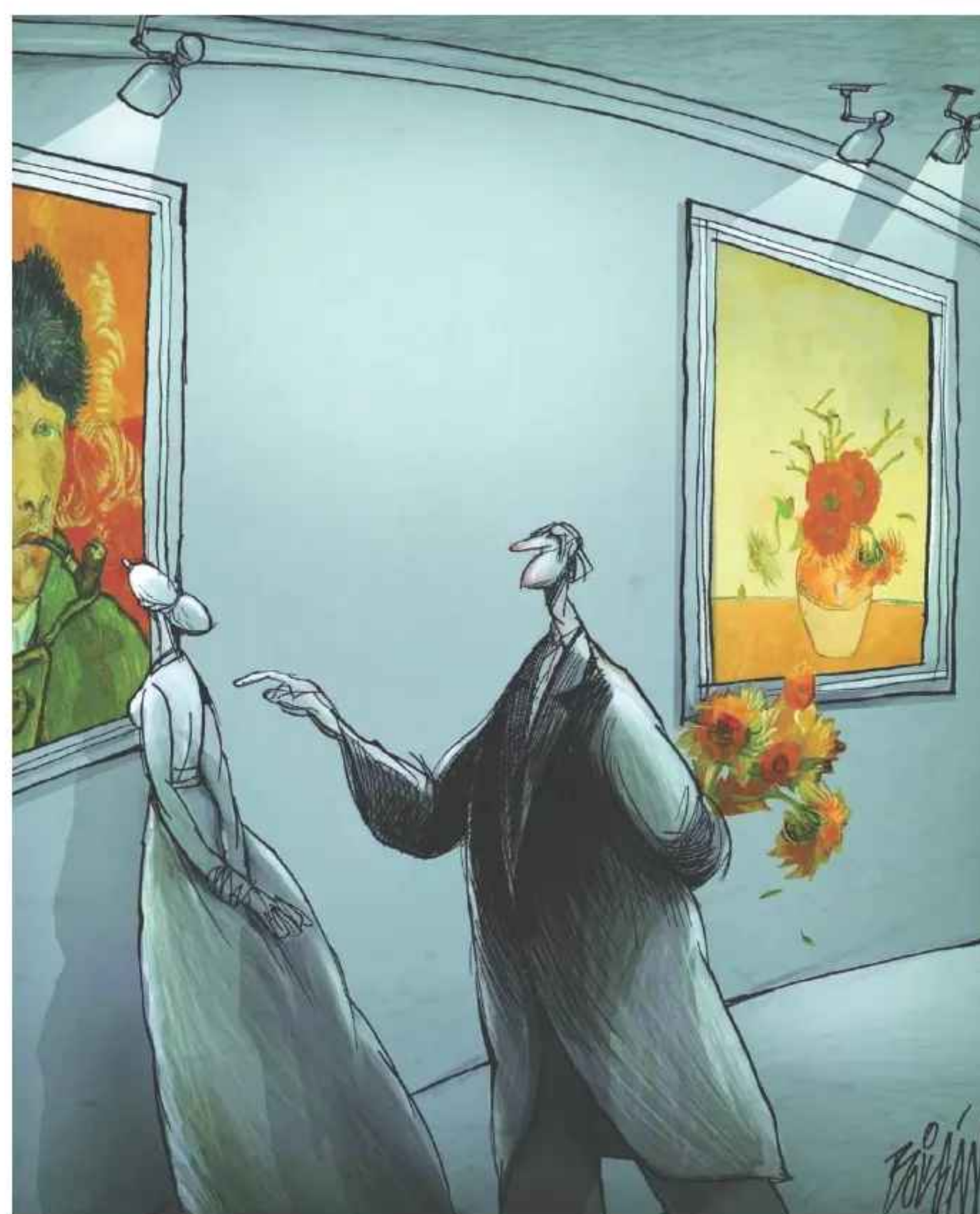


下班冲刺 [瑞士] 托尼



情侣装 [古巴] 罗德里格斯

幸福感与安全感



借花献佛 [墨西哥] 博里甘



金钱决定地位 [英] 派威尔

(摘自微信公众号“讽刺与幽默报”)



“妈妈，妈妈……”

母亲在厨房准备午饭，猛然听见有人在叫妈妈，一把关了水龙头，侧耳又听得一声真切的呼唤。她甩甩手，掀起门边的擦手巾轻轻拭干，悄无声息地走到客厅。她四下张望，门是虚掩的，没有外人，邻家的一对儿女都上幼儿园了。那是豌豆叫的？豌豆立在客厅的阳台上，一心盯着靠东墙的鸟巢，并没有回头找妈妈的意思。可如果不是他在叫妈妈，又会是谁呢？

两只红隼倏忽而至，其中一只雄鸟还带着伤。豌豆原本散漫而难以聚焦的目光，顿时全部倾注在两只红隼身上。此刻，妈妈见豌豆不停地舔手指，猜测他在担心红隼的食物不够吃。

母亲明白了，说道：“那你准备一下，下午我们去外面挖点儿蚯蚓回来，给它们解解馋吧。”豌豆转过脸来，给妈妈一个难得的向日葵般的微笑，这便是儿子能捧出来的最高奖赏。他重重地“嘿”了一声，这才跑开了。

只因他给了一个笑脸，妈妈心里瞬间

红

隼

●南翔

有了暖意，叮嘱他去洗手。他居然也应了，跑去卫生间，很快传来哗哗的水声。洗了手，妈妈瞥见他没有到客厅的沙发边去取遥控器看动漫，却进了书房，打开了画笔盒，铺开了画本。

豌豆是四岁时被归到“星星的孩子”一类的。自打豌豆确诊孤独症之后，妈妈就在求医问药的途中，辞去原本薪酬还不错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职务。原因有二，一是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在照拂一个特殊孩童的同时，再去面对繁忙的工作；二是豌豆爸爸在一家上市公司做中层，疫情之前，去香港的时间多，香港与深圳一桥之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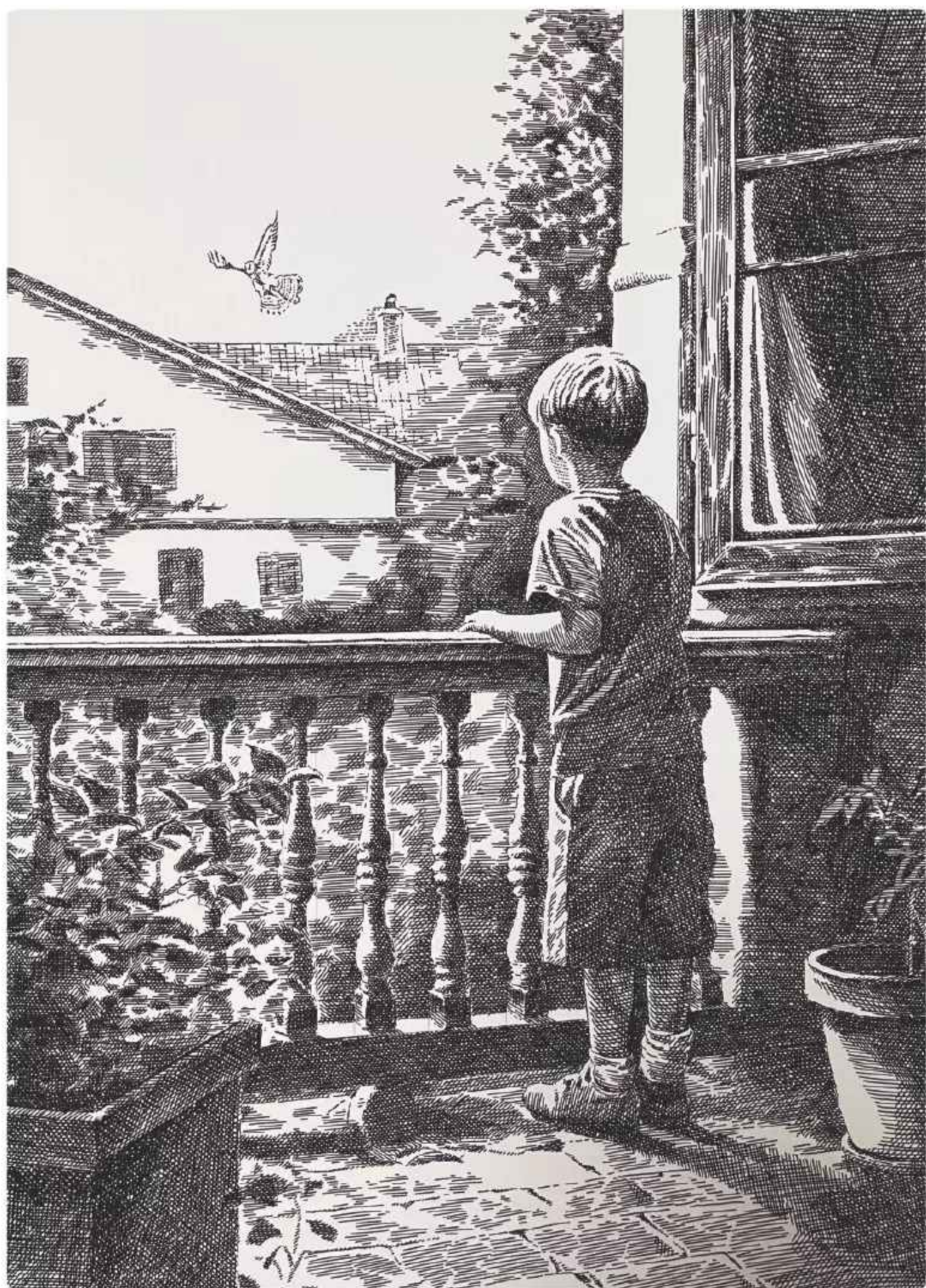
朝发夕返，疫情之后，爸爸不用常跑香港了，在深圳的时间多了。但爸爸后来开始较为频繁地出差，乃至每次出差的时间悄然延长，那是在屡屡求治而豌豆的表现不得寸进之时。

猝然感觉到这一点，豌豆妈妈曾一度失眠。好在爸爸虽在家的日子少，但钱每月按时打到妈妈卡里。那是一个在深圳还算耀眼的数字，不仅能让母子衣食无忧，且能助力豌豆前往各地寻访一些知名与不知名的康复机构。只不过这种访治的热情，初始几次是三个人，后来更多是母子同行。

这两只鸟儿是在一个雷雨天倏忽而至的。凌乱的阳台上，有一只矮胖的白底粉彩旧花盆，欲弃未弃，因为豌豆曾经拿着画笔在花盆上

胡乱涂抹，妈妈不忍随手扔掉儿子最稚嫩的画作。花盆里塞着儿子一张又一张撕碎的画纸，恰恰是这些绵软的碎纸，成了一对鸟夫妻温暖的避难所。

家住坂田，母亲曾带豌豆听过福田中学教生物的老师田老师的讲座。只要是有关鸟儿、森林、海洋生物、浩瀚星球之类的内容，不管是听一堂科普课，还是看一册绘本，豌豆大都能坐





得住。她把阳台上鸟夫妻的图片发给田老师，田老师辨识道：“看上去像红隼！这是一种猛禽，虽然个头不大，却是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只不过这种猛禽很少到城市人家的阳台来寄居，或许这就是一种缘分吧，跟你儿子的缘分。”

待到两只红隼不停地从外面衔来树枝、草茎乃至碎布垫窝，一家人才顿悟，它们确实是想在他们家的阳台上安营扎寨。准确地说，是一对红隼夫妻选择了豌豆家阳台上的一只废弃花盆，作为它们俩生蛋、抱雏的温床。这种城市不多见的猛禽，为何不选择茂密的林子、葱郁的山岭，而选择一户无法验证安全感的人家，贸然作为栖身之所？

还是豌豆眼尖，指着其中一只红隼连叫了两声：“翅膀，右边！”爸爸妈妈循声看过去，过了一会儿，才看清那只体形略大的鸟儿——后来发现它是雄鸟，右翅不大得劲，匍匐与飞翔还算顺利，在起飞和降落之时，它的右翅略带拖曳，收束也比左翅慢两三个节拍。

儿子每次都是很不情愿地跟着爸爸走进书房。这天，爸爸见他对数学、语文都心怀恐惧，就问他写大字行吗，豌豆点点头。爸爸侧身去准备毡垫时，豌豆去挪动桌边的端砚，不小心砚台摔下来，砸在爸爸的左脚背上，爸爸哎哟一声痛呼。豌豆吓得脸色发白，捂住双耳逃跑了。

如果说此前父亲对一个行走在康复道路中的儿子的信

心，已如深秋后的黄叶日渐飘零，这次被砚台砸脚——这可不是一般的砸，脚面骨三处粉碎性骨折——则成了父子关系的一个重要拐点。父亲在家养伤的那个月，性情变得非常急躁。他越想拉豌豆过来，豌豆离他越远。即便叫他送一双拖鞋来，他也没有反应。

母亲看不过去，半是安慰半是埋怨道：“他是被自己的错误吓到了，你一发脾气，他就更加害怕。对他只能安抚，顺着他。”父亲摇头说：“养一个缺胳膊少腿的孩子，我无怨无悔，可是带一个心灵没有回应的孩子，一个不懂喜怒哀乐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永远，我可真是受不了。”母亲的脸瞬间阴了，转身道：“老天是有眼的，我就不信，我们穷尽所有，始终不放弃，换不回他的喜怒哀乐！”

儿子见妈妈过来想看他的绘画，便快速合上画本，俯身压住，像有什么秘密不能让他人窥破。越是这样，妈妈越要看，佯装夺取，儿子就抱着画本跑了。妈妈作势要追，他就一边跑一边笑。妈妈最喜欢的就是听他的笑声，看他的笑脸。他躲在一张椅子后面，把画本高高举过头顶，妈妈快速用手机给他拍了一张面部的特写。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笑脸，妈妈想，这跟任何一个高高兴兴上学去的孩子有什么两样？

妈妈答应下午带他去挖蚯蚓，豌豆午饭吃得又快又专注，还把一盆冬笋炒肉片推到妈妈跟前——这是母子俩都爱

吃的一道菜，如果父亲在家，那就是一家三口共同的爱好。

母亲说：“豌豆多吃点儿，吃饱了，下午才有力气干活儿。”豌豆点点头，“嗯”了一声。豌豆快速吃完一碗饭，放下碗筷，到阳台边捡拾墙边立着的一把小锄头、一把小铁锹，放进一只塑料桶里，接着嘟哝了一句：“齐了。”

是为了感谢妈妈带他去挖蚯蚓吗？母子俩出门前，豌豆忽然端着画本给她看。妈妈看到，一幅画的是红隼妈妈在孵蛋；还有一幅画的是五只小雏鸟在巢穴里朝天展现出粉红的小嘴，争抢着红隼妈妈从外面衔来的一条虫子；再有一幅画的是红隼爸爸耷拉着右翅，在一旁昂头守护着母与子。

母亲夸赞画得好，又说：“做五个孩子的妈妈太累了，好不容易找了一条虫子，自己不舍得吃，也不够五个孩子吃。所以，我们豌豆就要帮助它们，对不对啊？”

豌豆昂起头道：“挖好多，妈妈吃，爸爸也吃。”

母亲一愣，恍然道：“对的，红隼宝宝吃，红隼妈妈吃，红隼爸爸也吃！”

午饭后，小睡了一会儿，母亲睁开眼，豌豆已在床头轻手轻脚地盘桓。谁说孩子啥都不懂？心里有事，他就一直惦记着，再也睡不着了，可又怕吵着妈妈，不肯叫嚷。母亲赶紧起身，穿了外衣。母子俩携带工具，下到负一层，启动了一辆银色的车。两人开车上路了，母亲还没有想好到哪里挖蚯蚓。



车子驶过几栋碉楼的那一刻，豌豆忽然叫道：“菜地！”果然，路边有几栋碉楼，碉楼下参差立着几栋客家老屋，环绕老屋有一片绿意浓浓的菜园子。老屋前是一大片水泥地，方便泊车。两人从后备厢取出盛着小锄头和小铁锹的桶子，母亲心里有些嘀咕，不知人家会不会让咱娘儿俩过去挖土呢？

母亲先把桶子放在车子后面，牵着豌豆往前走，见一溜老屋大都门户未开，便朝一个在门口坐着的长者走去。问过好之后，母亲简单说明来意：家里养了鸟儿，没吃的，超市买的鸟食不大肯吃，爱吃蚯蚓、蚂蚱，所以带儿子到菜地来看看，不知道好不好进去。打搅您了。

老人家重听，意思该是明白了。总之，他侧耳听听，又不时看看母亲身旁一脸天真的豌豆。他身旁还有一个比豌豆小几岁的女孩，一头浓密的黑发梳成两个朝天小辫子，两只眼睛又黑又水灵。老人嘴里咕哝着，朝菜地努努嘴，那就是没问题的意思了。

母亲鞠躬致谢，牵着豌豆去拿车后的东西。小妹妹也蹦蹦跳跳跟过来了，还叫了一声：“哥哥，我帮你拿桶子好吗？”豌豆一把拽出桶里的两件工具，将空桶递给了小妹妹，想了想，又把小铁锹给了她。两手都是物件的小妹妹高兴地说：“谢谢哥哥。”这几声哥哥叫得母亲心花怒放，心想，豌豆要真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妹妹做伴就好了，一个孩

子太孤单了啊！

两个小朋友配合得真好，一个埋头挖，一个低头捡——很多女孩都怕这种软体虫子，小妹妹却一点儿不怕，只要哥哥挖出来，她就快速捡起来扔进桶里。

两个小朋友边找蚯蚓边聊天。小妹妹嘴贫，问得多；小哥哥答得简单，却也有问必答，交谈中还提到红隼。相比而言，在父母面前，他的言语可是吝啬多了！母亲蹑手蹑脚，生怕打断了他们俩的谈话。她抬头看看一会儿藏在云里、一会儿露出脸来的日头，真希望这样的时光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她好细细品味儿子再正常不过的思维与表达。

两个小朋友乐在其中之时，母亲唯一要提醒他们的是别挖到菜秧子，挖过的地方都要平整好。

日头偏西时，两个小朋友的脸上红扑扑的，头发被汗水沾在了额头上。走出菜地，跺跺脚上的泥土，一起走到老屋前。老人家满脸慈爱，已经备好茶水给客人喝。

喝了水，母亲拿起锄头和铁锹；豌豆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唇，提起桶子，还没转身，小妹妹大声说：“我要去你们家看红隼！”豌豆一愣，看看妈妈。母亲笑笑，朝小妹妹招手说：“好啊，我们住坂田，离这里也不远。下次请你爸爸妈妈带你过来玩啊！”

上车以后，豌豆一直没讲话。车进地库时他嘟哝了一句：“下次，她就看不到了。”

母亲问：“为什么？”豌豆说：“鸟大了，就飞了。”

刚进屋，母亲就接到一个电话，是田老师打来的，问及红隼的近况。听说他们备了蚯蚓，便提醒豌豆母子，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是不能人工投喂的。闻听此言，母亲和豌豆都有些沮丧。田老师安慰道：“红隼的捕食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都很强，饿不到的。”母亲把手机靠近豌豆，田老师大声道：“豌豆乖，不用担心，红隼是属于天空和森林的，让它们自由自在最好。”豌豆咧嘴笑了。

等母子二人走到阳台那里，发现红隼爸爸和红隼妈妈正在喂孩子，它们面前竟有十几只虫子，应该都是刚捉回来的，看来红隼的生存能力真的很强。

大概是下午挖蚯蚓劳累了，豌豆晚饭也比平时吃得多。饭后，豌豆又去书房了，继续摸画本、取画笔。母亲在厨房洗碗搞卫生，出门扔了垃圾回来，书房里毫无动静。她走进书房，豌豆已经趴在桌边睡着了。母亲轻轻从他肘边抽出画本，这是儿子的新作：一只大鸟嘴里衔着一只虫子，另一只大鸟在一旁侧脸看着它。嘴里衔着虫子的大鸟，右翅挖撑着，旁边写了五个字：爸爸喂孩子。

母亲一手捂着嘴，眼里和喉咙，顿时有几股热流同时汹涌而出……

（纸鸢摘自《小说月报》2023年第5期，本刊节选，王妮图）



我们辖区里有一座地铁站挺有意思，进站客流量早晚迥异，基本上早高峰进站者上万，出站者寥寥；晚高峰时，这些人风尘仆仆归来，进站的乘客数量微乎其微。

早高峰时，我会在广场上维持秩序；晚高峰时，我喜欢换上便装，从进站口走到站厅里甚至站台上，查看站内外有没有堵口揽客，或是散发广告的“小捣乱”。时间长了，“小捣乱”们摸清了规律，基本在那个时间段退避三舍。但我还是愿意在人群中逆行，一边缓慢地、刻意地，甚至悠闲地走在通道里、台阶上，一边观察周围的一切。因为行走方向和步伐明显与周围的大批乘客格格不入，有些人嫌我碍事，会微微地皱眉、侧身，我也礼貌地腾出尽可能大的空间，让他们缩短与家的距离。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你看那对情侣，男的帮女朋友提着包，女朋友手里拎着一袋面包房傍晚打折时促销的面包干。他们笑得挺美，从他们的笑容里，你可以联想到深夜他们两个蜷在沙发上，一边悠闲地啃面包干，一

边看电视剧的画面。

还有那个身穿西装裙的女乘客，她的嘴角有些干裂，好像说了一天话，边走边拿着手机和同事抱怨着白天什么选题的事情。她说她很烦某个小领导，说的时候两个小虎牙都龇了出来，看起来有点儿凶。但不知对方说了什么，下一秒她忽然笑了起来，那对虎牙登时又变得可爱。

回家旅途

◎马 拓

有一个中年男士带着一个男孩儿步履匆匆地出站。男孩儿顶多读初中，上身穿着足球俱乐部的短袖衫。男子和男孩儿一路无话，走到闸机前，男子忽然使劲拽了一下男孩儿的脖领子，把他拎到身前另一侧。我才发现那里的地上有一片水渍。男孩儿一点儿也不像个小球迷，怯怯地看了男人一眼，乖乖地重新规划路线。

还有一个姑娘，出站时手机忽然刷不了了，以为是网络

故障，使劲摇着手机，脑门上瞬间就冒出了汗。即使出了站，她还在重复着这个动作，用着手机一旦摔落准会碎成渣的力道。

晚高峰的地铁站，所有人都行色匆匆、步履一致地往外走。这支庞大的队伍走过广场，又会四散开来，以各种方式继续奔赴这座城市里等待着自己并亮起的那扇窗户。只有与众不同的我，依然滞留在站内外，仿佛从没进入节奏。

略显悠闲的我最爱这个匆忙而有序的时刻。它没有因为谁踩了谁一脚带来的争执，没有因为插队吵出的闹剧，没有票务纠纷，没有火冒三丈。

我曾问过老民警，同样是着急赶路，为啥晚高峰的案子比早高峰少？老民警笑一笑，说：“可能因为大家离家越来越近。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我越来越喜欢夕阳西下的晚高峰。因为每个人的胸口，都装着一颗虽然焦急，但充满安详与和平的归家之心。回家的路，胜过一切美丽的旅途。🌿

（倦鸟知还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一书）





谈话的艺术

● 贝小戎

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跟人谈话：接送孩子时跟其他家长聊几句，上班时跟客户谈、跟老板和同事谈，在家跟孩子、配偶谈，有空时跟爹妈谈。我们都是谈话大师——很多时候说的都是套话、客气话，大部分时间都在拐弯抹角、试探、躲闪。有一篇文章说：“如今我们的社会充斥着糟糕的谈话，部分原因是，互联网和电视上提供了更多有趣的内容。谈话不是聊天（太不置可否），不是辩论（太多争论），不是座谈会（太学术）……我们彼此交谈不仅是为了发现创意，也是为了分享委屈和欢乐、比较各自的经验、表达同情或觉察胡扯。”

十八世纪英国文人约翰生博士喜欢谈话、善于谈话，而且对谈话做过一些剖析。他说欲掌握谈话的艺术，第一得有知识，得有谈资；第二得有驾驭言词的能力；第三得有想象力，把事物置于常人看不见的那种境界；第四得镇定自若，要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决心。这四条中，第二、第三可能是比较难的，谈资谁都有一些，谈个不停的也大有人在，但谈得纵横捭阖又鞭辟入里，让听者听得心花怒放、心悦诚服，这样的人就是人生导师了。约翰生说：“对理性的存在来说，最让人中意的愉悦是在自由、轻松的对话中交流思想，在谈话中，经验消除了怀疑，仁慈消除了竞争，只要不冒犯别人就可以畅所欲言，别人只为了开心而倾听。”

约翰生不仅懂文学、政治，也懂教育、生活。在雷

诺兹爵士家吃饭，约翰生大谈各种酒的品质，他说波尔多红葡萄酒酒劲太弱，“一个人就是被它淹死也不会醉，波特酒才是成人喝的，但想当英雄就得喝白兰地”。

约翰生还说他懂美食，说他都可以写一本烹饪书。“如果把食材的性质搞清楚，花样少照样可以做出好菜肴。我告诉你什么是最好的鲜肉，什么是最好的牛肉，什么是最好的块肉，怎么挑选仔鸡，以及各种蔬菜的当令期。”有人说格拉斯夫人的《烹饪术》已经很好了，他发现里面把硝石和普鲁涅拉盐说成不同的物质，明显写得很马虎。

一个没有知识又没有想象力的人，该怎么跟人交谈呢？约翰生出了一个主意：若要受到众人的一致欢迎，谈话之道莫过于叙事。“几乎人人都爱听当代史话，因为几乎人人都与某位名人有着某种或真实或想象的关系，对于声誉日隆的名字都有一种或褒或贬的愿望。虚荣心与好奇心常常携手合作。”

鲍斯威尔说，约翰生的谈话比他的著作还有价值，但约翰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不要妄图从言谈中获得足够的知识。“必须靠读书打下知识的基础。大原则也必须来自书本，言谈之中永远得不到一个知识体系。关于一个问题的言谈必须从百人中汇集起来。一个人这样得到的是一条真理的诸多部分，这些部分又彼此相差千里，所以

他永远看不到全貌。”东听一句、西听一句，不如看某个领域的五本书。

（司南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18期）





从“互联网黑话”到“生活工作用语大乱炖”，感觉人们长期浸润在工作环境后，已经丧失了好好说话的能力。“工作和生活要分开”也成为一句口号，尤其是上班节奏快、压力大的朋友，下班后根本无法快速切换到“家庭模式”，恨不得家人跟自己说句话，都要先回复个“收到”。

前些天，临近中午12点，同事小米还一筹莫展地沉浸在一个不能按时上线的项目里。这时，外卖小哥打来电话：“喂，你的外卖快到了，到门口拿一下。”谁知道小米下楼等了半天还没送到，她回拨电话说：“我都站半天了，怎么还没上线？”外卖小哥一脸蒙：“上线？”小米继续说：“对，什么时候上线？”外卖小哥大声说：“我听不清嘞，你点的是米线吗？”小米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想的还是工作项目。

然而，这种事情在同事之间已经见怪不怪。工作日下午大家再忙也要去买点下午茶犒劳一下自己，但很多同事还没从工作的“阴影”中走出来。人已经在路上，心却还在工位。领导在咖啡店问我们：“咱们的咖啡什么时候交付？”一股浓浓的职场味顿时覆盖了咖啡豆的香味，但大家没有意识到不对，有人答道：“我去跟进一下流程！”咖啡店的服务员在努力憋笑，我们才恍然大悟。

还有一次，我做的一个产品需求，历经磨难终于顺利上线，在给业务方培训了一天如何在系统里配置后，我早已精疲力竭、口干舌燥。打卡下班，走到公司门口的煎饼摊时，我脱口而出：“师傅，这煎饼都有什么配



置？”师傅人都傻了，声音颤抖着问我：“您是检查消防的吗？我们还没配置，但我们会尽快。”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连忙解释道：“师傅师傅，我是问这煎饼都能加什么？”

除了这些专业术语，就连说话的语气，也开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比如我的闺蜜，一位幼儿园老师，之前带大班时我觉得她说话挺

正常，自从她转到小班后，对我说话的语气就变得温柔了。有一次自拍的时候，闺蜜说：“亲爱的，你的小嘴巴要嘟嘟起来，这样照出来才漂亮哦！”吃饭前又说一句：“别忘了先洗手手哦。”

其实我能理解，毕竟我也会在教我妈使用智能电视后，再手画一张流程图贴在电视边上，并

且用教育公司新人的口吻跟她说：“妈，以后用的时候，哪个节点出现问题，直接告诉我节点名称，并且截图复现

一下当时的场景。”在挨了几顿打之后，我妈见无法改变我，于是学会了看流程图。

手机里老公发来一条消息：“孩子会说话啦！咱是不是得定个关键绩效指标？”我立马回复：“具体目标拆解等我回家!!!”必须带上3个叹号才能表现我的语气是多么强烈激动。

其实，要是没人指出来，这些“生活工作用语大乱炖”的习惯，我们自己压根发现不了。但“职场黑话”不能赋能生活，咱们还是暂时放松紧绷的神经，忘掉那些“职场黑话”吧。

（余娟摘自《环球人物》2023年第9期，小黑孩图）

买煎饼别问配置

●李雅





2023年3月，61岁的杨紫琼终于斩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创造了历史，让杨紫琼获奖的，正是《瞬息全宇宙》中一个复杂的母亲形象。电影中的母女关系很写实，伊芙琳像绝大多数追求完美的母亲一样，对女儿寄予厚望，希望她优秀卓越；但女儿乔伊，她年轻的生命不能承受这种令人窒息和沉重的母爱。

“我一直在做正确的事啊！”伊芙琳说。“这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事，正确是一群害怕的人创造出来的小盒子，所有不敢活出自己的人，就被框在那个盒子里，痛苦而没有自由。”乔伊说。

在教育越来越“内卷”的大背景下，成为一个完美母亲，带给孩子一个光明灿烂、幸福快乐的未来，既是作为母亲的愿望，也是社会、文化和家庭对于母亲的期待。然而，正如伊芙琳和乔伊的故事，追求完美的母亲给自己、孩子和家庭宇宙都带来了生命秩序的严重扰动，乔伊甚

至宁愿进入“贝果黑洞”毁灭自己……

完美母亲更难做

完美母亲是什么样的？在今天，那是传统母亲的美德加上现代母亲的特质，标准更高了。她们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出现在“大女主”的影视剧中，主要表现为三个特

家，连厨艺都既符合营养学又符合美学。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样的完美母亲可望而不可即。其实，没有完美时刻，多的是慌乱、焦虑和崩溃时刻。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母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是谁的欲望？这些很重要的问题，答案尚在迷雾之中，孩子就降临了。

一个母亲回忆她初为人母的情形时说，她一直很焦虑。孩子还在肚子里时，总是担心电脑辐射、吃错了药、摔了碰了，孩子会发育不良。生产时，开十指骨缝有如上大刑，当孩子被医生抱去洗剪

时，她大汗淋漓躺在产床上，却仍然拼了最后的力气大喊一句：“医生，我的孩子什么都不缺吧？”伴随着孩子在每个阶段成长的喜悦，每个母亲都可能被各种焦虑裹挟甚至淹没。因为，孩子不管是生理发育、心理成长，还是学习成绩、人际关系乃至人生规划，所有重大责任似乎都与母亲相关，好像她

做一个不完美的母亲

◎王小屋

质：第一，做到了工作和生活能保持绝对的平衡，且能够无缝切换。第二，全能，左手辅导作业教出优异“牛娃”还家庭幸福，右手叱咤风云于职场、谈判桌、创投圈，甚至年纪轻轻已获得财务自由。第三，知识、智慧、才艺不输专





要为孩子这一生担保似的。

但母亲不仅仅是母亲，许多人也是职业女性，因此在角色之间如何平衡成了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平衡，哪怕是“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也对记者提出的“平衡”问题，愤怒地予以回应。母亲们必须放弃同样珍贵的，也必须舍得所渴望的。而且，她们有太多崩溃时刻，随便一句带点指责的话都可能让一个母亲愤怒、委屈和痛哭。

如果完美母亲真的存在，一个个真实的母亲就会消失。明明知道完美母亲是不可能的、妄想的，但当所有人都把无私、奉献、牺牲、付出等词语加在母亲身上，母亲就被绑架了，主动或者被动地向完美母亲的形象和标准靠拢。

如何证明完美

一位在国际钢琴比赛中拿到第一名的神童，将自己的成就完全归结于母亲，报道他获胜的新闻标题是《妈妈，我做到了！》。

如何证明一个母亲是完美的？那就是完美的孩子，以及他为母亲带来的胜利。“追求完美孩子的母亲是倒错型的。”精神分析家杨泓说，“就是把孩子当作自身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一个客体。就像自己的心脏、自己的眼睛，必须是好的，不能有缺点，孩子有问题就代表自己有缺失。”

“完美的母亲需要一个完美的孩子来证明，这对孩子的主体性是一种本质的伤害。”

精神分析家黄恺认为，“在这场追求完美的竞赛中，母亲被绑架了，孩子也被绑架了——孩子认同母亲，他要努力实现母亲的愿望，就可能学习成绩非常好，但这是为母亲而学，孩子被母亲的欲望覆盖了。”

“逼着孩子学琴学美术还不算恐怖，最恐怖的是逼着孩子快乐。”心理咨询师宫学萍说，当一个母亲给自己设的教育目标就是要养一个快乐的孩子，那就太可怕了。“孩子的情绪就变成被设定的了。”宫学萍说，一个母亲追求完美到极致的时候，她会对孩子的哭泣和痛苦都产生愤怒：你所有的不满足、所有的要求都是在攻击我，你在告诉我，我不够完美！

巨额情感债务

很多母亲都向孩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为了你……”后面的内容可能是“都没有离婚”“放弃了升迁”，等等。当一个女性为母亲这个角色过度付出和牺牲，母子间就产生了一笔巨额的情感债务，有意无意地，母亲会以各种方式向孩子索取。一些母亲甚至为这笔债务标上了明确的价格和可以交换的等价物。

“过度付出的母亲，她有很多隐忍、委屈、痛苦和怨恨，不管母亲有没有用话语表达，这些都会被孩子接收到。”黄恺说，这笔债务会让孩子非常内疚，并产生一种巨大的焦虑。“因为母亲为了孩子而牺牲的、奉献的和丧失的，是无

法计量的、还不起的。比如，母亲的青春、健康、时间，母亲的幸福和快乐，这些孩子无法用自己的方式去补偿，会感到无力偿还的焦虑。”

身负巨债，很多孩子只能用各种身心症状来表达无法言说的痛苦，或者以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惩罚和控制母亲：抑郁、焦虑、拒学、饮食障碍……最悲惨的，则是一些孩子选择了以命相抵。

鳄鱼母亲

一个母亲，一直喂养、一直抱着孩子，这既是一个真实的画面，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融合共生。“如果有一个完美的母亲，孩子就没有机会长大成人，因为所有欲望都可以被满足，就不需要成长。”宫学萍说。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境：一些母亲在孩子还没有感到缺失时就给予满足，比如在孩子玩的时候让他赶紧喝水，在孩子还没饿的时候就喂饭……黄恺认为，孩子的这些感受，本来应该是自己承担的。“没有这些刺激和挫折，孩子就很难体会到那种因为缺失而紧张并由紧张的释放所带来的快乐。这就扼杀了孩子的天性。”

“一条巨大的鳄鱼，你在它的嘴里——那是母亲。”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描述了亲子关系中，吞噬和被母亲吞噬的幻想以及过度满足孩子的“鳄鱼母亲”的形象。拉康认为，家庭情结中的第一个是断奶情结，与母亲共生关系的中断会



在孩子的心理上留下永久的创伤。母亲的全能会引起孩子的焦虑，孩子在母亲的全能面前无能为力。拉康认为，这种焦虑表现为被母亲吞噬的形象，孩子必须从与母亲的想象关系中脱离出来，才能进入社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从恐惧症到各种奇特现象中的任何一种。

美剧《恶行》就表现了一位看起来完美的母亲，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女儿的严重伤害，被称为“真正的美国恐怖故事”。很小的时候，吉卜赛就被母亲迪迪宣称患有白血病、癫痫和肌肉萎缩等，必须坐在轮椅上，而母亲迪迪则不断带着她四处就医……这种病态行为被命名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患这种病的大多数是母亲。矛盾且令人愤怒的是，她们虐待孩子的身体，其背后的动因则是为了更好地爱和珍惜孩子。

杨泓解释，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一定见到这样严重的案例，却可能窥见类似的情况，比如，那些为了爱母亲而罹患心身疾病的孩子；还有在家庭中，强势控制的母亲会弱化自己的孩子，以爱为名为孩子奉献，但这些都是母亲自恋的需要：我是最好的妈妈，每个孩子都需要我，离不开我。

在画上留白

我们应该如何做母亲？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提及一个观点：如果母亲都懂点精神分析，这个世界将更加美好。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的

“足够好的妈妈”，就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

但“足够好”在中文里有歧义，就像十足金一样，它有“接近于完美”的意思。宫学萍介绍，温尼科特不仅是心理学家，还是儿科医生。“他在提出‘足够好的妈妈’时，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是，妈妈不用特别好，不是强调那个‘够’，而是强调‘够了就行’。”

“一个懂得留白的母亲，就是一个足够好的母亲。”杨泓用画来比喻，一个追求完美的母亲会把这幅画填得非常满，像那种会让人犯密集恐惧症的画面。

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完美母亲”这个概念，那么在教育孩子上懂得留白的母亲，就是完美的。那个留白是给孩子的，认可孩子是一个生命主体，孩子的人生就有更多可能性、突破口，家庭里每个人的生活也都有了更多可能性。

“足够好”“留白”，意味着不必纠结孩子是否少喝了一点奶或者少睡了十分钟；事实上，有一些影响孩子一生的大的原则和需要划重点的大事，还是要非常认真去做的。或者说，做一个抓大放小的母亲。

在孩子生命的早期，为他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事实上，这是孩子最初的起跑线，也就是爱，是当孩子的生存和感情对我们产生完全依赖的时候，我们给予他无条件的关注和爱，为他建构一个爱的城堡。对孩子来说，这是希望的品质。

母亲一定要适时与孩子分离。在中国母亲这里，这一点最难做到。我们常常会遇到孩子几岁了都没断奶，青春期了还没有分床，十几岁了父母还给系鞋带、喂饭、洗澡的案例，有些父母认为这是爱，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实际上，这是母亲离不开孩子，在“抓捕”孩子，孩子也会因为害怕伤害母亲而更加难以离开。

传递规则和律法。“岳飞的母亲就是一个很好的传递规则和律法的母亲，也就是拉康所说的‘父之名’。”杨泓说，“一些母亲很享受跟孩子的二元闭合关系，不想打开，这时就需要父亲来打破二元闭合的关系。孩子是父亲和母亲共同的结晶，把父亲拉进来，从二变成三，这样社会性就进来了，规则就进来了。”

“既然有‘足够好的妈妈’这个提法，我们也可以提出‘足够好的爸爸’这个对应的说法。”黄恺说，这意味着孩子一降生，父亲就应该出场了，作为母亲最重要的支持者，要为孩子制定和树立规则，同时承担来自孩子的“攻击”，见证和陪伴孩子成长。

母亲也需要自己的生活。在《瞬息全宇宙》中，女儿乔伊最后哭着对伊芙琳说：“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是的，每一个母亲都可以去拥抱多重的自己，在多重宇宙中实现多重可能性，同时，也让孩子去开拓属于他自己的领土。

（渭阳摘自《时尚芭莎》2023年第10期，Cyan Lin图）



中国作家里要数施耐庵迷恋老虎。他运用文字娴熟，指导着武松如何躲避，如何挥拳，如何打虎。是施耐庵避免了武松被老虎吃掉，不是哨棒和拳头。

施耐庵一直有老虎情结，除了让武松、李逵打虎，又轰赶方圆百里的老虎出来走动，一百单八将里十二人冠以虎名——打虎将李忠、笑面虎朱富、青眼虎李云、插翅虎雷横、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跳涧虎陈达、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金眼彪施恩、病大虫薛永、母大虫顾大嫂。男虎女虎皆有，其中“彪”“大虫”都是虎的“笔名”。

《癸辛杂识》载“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犷恶，能食虎子也”。俗话还说“九狗一獒，三虎一彪”，一窝狗中最凶的为獒，虎崽中最凶悍的一只虎是“彪”，是“老虎中的老虎”。

虎不同于人，没有国界之分，它不办出入境证件也能自由穿越国境，留下足迹不留档

爱是一座房子

◎〔加拿大〕扬·马特尔
◎亚 可译

爱是一座有许多房间的房子，一个房间供爱就餐，一个房间供爱娱乐，一个房间供爱沐浴，一个房间供爱更衣，一个房间供爱休息；每一个房间同时也可以用作欢笑的房间、聆听的房间、倾诉秘密的房间、生闷气的



博尔赫斯梦虎

冯 杰

案。美洲不产老虎，它当年没游过白令海峡，造成博尔赫斯最后到失明也没见过老虎。他经常把美洲豹当作老虎，一生误读老虎。博尔赫斯坐在图书馆里，镜子相互反射老虎的形象，他用自己的文字在梳理别人的虎皮。

譬如，“我看见了无穷无尽的过程，我由于领悟了一切，也领悟了老虎身上的文字”“虎是为了爱而存在的”“我脱下外衣，躺在床上，重新做老虎的梦”。他知道作家和老虎的距离。他说：“‘庄子梦虎，梦中他成了一头老虎。’这样的比喻就没有什么

寓意可言了。蝴蝶有种优雅、稍纵即逝的特质。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场梦，那么用来暗示的最佳比喻就是蝴蝶，而不是老虎。”

然而，博尔赫斯终于成了一只语言斑斓的老虎，实现了他童年的老虎梦。这只“老虎中的老虎”最后变成“作家中的作家”。他晚年失明，眼里只剩下唯一的金色。掀开虎皮，我看到博尔赫斯就是文学里的那一只“彪”。

（艾叶豹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鲤鱼拐弯儿》一书）

房间、道歉的房间，或者亲密相处的房间，当然，也可以是迎接家庭新成员的房间。爱是这样一座房子：每天清晨水管里汩汩涌出崭新的情感，下水道冲走昨日的争吵；推开明亮的窗户，清风扑面而来，满是友善的味道。爱是这样一座房子：它的根基不可撼动，它的屋顶坚不可摧。

（晋 耳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葡萄牙的高山》一书）





走向更孤独的状态

● 苗 炜

英国的《卫报》在2023年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过去几周，我只跟邮递员说了几句话》。这句话来自一位受访者，他独居，邮递员上门的时候，两个人会聊上几句，所以他希望邮局不要罢工，邮递员能缓解他的孤独。也就是说，他只跟邮递员聊了两句，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社交。在《卫报》的这篇文章中，有一位心理学家说，许多人都已经学会了孤独，甚至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适应了孤独。这不是说大家都没有社交了，而是社交不能满足我们精神上的需求，我们也不太在意社交了。许多人不愿意在社交上花时间，而那些缺乏社会资本的人、未掌握网络社交技能的人、身体不太健康的人，就更加被边缘化。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自我决定的孤独》，作者伊丽莎白·冯·塔登是德国一

家杂志社的记者。原书的标题是《无接触社会》，中文翻译过来，改了一个情感走向的题目。不过，改得也很有道理，我们处在一个“无接触的社会”，慢慢就决定过更孤独的日子。其中有一个章节，作者讲住房和孤独的关系，很有意思。

1903年的柏林，有接近一半的城里人生活在小公寓里，公寓里只有一个房间有暖气，

每个房间平均住4个人。那个年代的社会学家齐美尔说，现代人生活中最深刻的问题，就是在面对强大的社会时，该如何保持独立性。在城市中，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同时失去了宽敞的生存空间，每个人都是一群自由的陌生人中的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人均居住面积是14平方米，现在是45平方米。相对宽敞的住宅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2017年有一项调查叫“世界价值观调查”，对78个国家51年的数据进行评估，涉及居住面积、独居和离异者数字等，这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这种价值观强调个体的独一无二，个人要离开大家庭，要摆脱束缚。只要生活条件允许人们稍稍拉开与他人的距离，这个变化过程就会发生，其中钱的因素很重要，只要有点





“没什么事，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在公交车上，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手里拿着电话，长长地叹了口气。不知为何，老人时而扭头看向窗外，时而低头摸着手机，就是没有按下通话键。

大约过了10分钟，老人小心翼翼地举起电话，贴在耳边。

我无意间听到了谈话内容，猜想老人应该是打给已出嫁的女儿。

“我是爸爸。闺女，你过得好吗？没什么事，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大部分的父母，尤其是与子女相隔千里的父母，跟子女打电话时的开场白好像总是“没什么事，就是给你打个电话”。为什么？难道父母真的是因为无聊、没事可做，才不小心拨通了电话？

这不太可能。通常而言，父母对子女所做的一切都有原因。

我的大致猜想是这样的：父亲担心自己贸然打过去的电话会扰乱女儿的生活，所以才会选择老套的开场白。

或者，假如孩子说：“爸，我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



这些都是爱的表达

◎〔韩〕李起周 ◎刘兴娜 译

父母也能不露声色、故作平静地解释：“没什么事，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没什么事，就是给你打个电话”这句话的分量远比想象的要重。这句话蕴含“好长

时间没见你了”“这周回家看看吧”“想你了，我爱你”等多重含义。

心思细腻的孩子能猜到父母的用意。因此，听到父母说“没什么事，就是给你打个电话”时，他们反而会把手机紧紧地贴在脸旁，聊得比往常更有耐心。

在街上或咖啡馆里，听到以“没什么，就是……”开头的话时，我总觉得格外动听。

在下班的路上，父母会对孩子说：“没什么事，就是给你打个电话。”热恋中的情侣会甜蜜地说：“没什么，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这些都是爱的表达。

“没什么，就是……”

这句话看似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却又意义深刻。当说出这句话时，“没什么”其实意味着“有什么”。✿

（小 小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世界偷偷爱着你》一书）

儿钱，人们就想给自己弄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面对陌生人，我们是不是更想保持距离呢？有一本书叫《东京八平米》，作者吉井忍在东京闹市区租了一间小房子，只有8平方米，8平方米的房间意味着你必须把一部分私人生活挪到公共场所。房间里没有浴室，就要去公共澡堂；没有功能齐全的厨房，就要去附近的咖啡厅解决一日三餐；没有洗衣机，就要去洗衣房用投

币式的洗衣机；没有冰箱，那就每天去超市买新鲜的食物。吉井忍的这个做法，是想重新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过，8平方米的房子实在太小。日本有一条标准，说要保证身心健康，一个人的居住面积应该在25平方米。

几十年前，我们过的都是把私人生活挪到公共场所的日子，公共厕所、公共浴池非常普遍。20世纪70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的平均住宅面积只有

几平方米。几十年过去，我们的平均居住面积提升了10倍不止，但我们对更大的房子依然怀着渴望。

这带来的问题就是你在年富力强时买了一个大房子，孩子大了，他们也想有自己的房子，你步入老年后，可能面临独居。我们买大房子时，就决意走向孤独了。✿

（伶 仃摘自《新民周刊》2023年第16期，刘宏、刘乃璋图）



25年前有位科学家发现，哺乳动物的心跳速度和体形大小同寿命长短有关系。体形和寿命相关，小哺乳动物的寿命短，大哺乳动物的寿命长，大象的寿命比老鼠高出一个数量级；心跳也是，老鼠的心跳1分钟600~700次，大象的心脏1分钟只跳25~30次。如果把各种哺乳动物心率的对数和期望寿命相对照，可以明显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最大的动物鲸类的心跳最慢，蓝鲸在海面呼吸时每分钟有25~37次心跳，而下潜到深海时心脏每分钟只跳4~8次，最低时只有2次，达到了生理学的极限。

因此，日本人本川达雄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叫《大象的时间，老鼠的时间》。

书中说老鼠的寿命和大象的寿命差得远，它们一生中的心跳总数却是大致相同的。不同体形的动物代谢率也不一样：老鼠虽小，但4天就能吃下和自己体重相等的食物；牛的头大，

想要吃完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食物得花一个月。所以他认为，不同类型的动物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世界”里，大象总是慢悠悠的，老鼠却永远匆匆忙忙。对它们来说，时间流逝的速度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动物对于时间的“世界观”是不同的。

如果跳出哺乳动物的圈子，看一下整个生物世界，这种“世界观”的差别就更加明显。尤其是微生物，在极端环境，甚至石化状态下，可以有休眠亿万年的细菌。可千万别以为微生物都在休眠，相反，正因为个体微小，生命活动可以更为强烈。生物是通过表面和外界接触来实现新陈

代谢的，而微生物的表面积和体积的比例特别大，因此和体形庞大的生物相比，细菌的生产力是最高的。一个微米

级大小的细菌，新陈代谢的速率比人类的高出10万倍。有一种海洋细菌，在实验室最佳条件下，不到10分钟就能分裂一次，每克干重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千瓦。说形象些，质量相当于100个人的这种海洋细菌，能够产生1000兆瓦的能量，相当于一座核电站！

然而，这些过着快生活和慢生活的不同生物，一道居住在地球上。陆地上的大家看惯了不觉得，一旦深潜到海底，面对这两者的反差就会大吃一惊。深海海底有大生物分布的地点不多，在深海热液的出口，富含多种元素的高温热液从黑烟囱喷出，附近就有极大量的管状蠕虫密集分布，还有多种贝类生活，并且引来了螃蟹等，拥挤不堪。相似的是冷泉口，从海底不断冒出的气泡，提供可燃冰分解出来的甲烷，周围就有层层叠叠的贻贝聚集成堆，还有密密麻麻的螃蟹铺满海底。这些都是深海海底生物分布的热点。

广大的深海海底缺乏营养来源，热液和冷泉宛如沙漠里的绿洲，来这里抢营养的生物都是“快手”，过的是“快生活”。只是好景不长，热液和冷泉并不稳定，喷口很容易移位，烟囱也容易倒塌，于是“树倒猢猻

快生活与慢生活

◎汪品先





鞋里的小石子

● 米 哈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完全没有压力的日子是不可能实现的。

哪怕我们一生处于顺境，但生活中的小事情，例如塞车、吃意粉弄脏了白衬衫、忘了支付账单等等，往往比大事件更让我们沮丧，正如拳王阿里曾说的，有时候让你感到疲惫不堪的就是鞋里的小石子。

《强韧心态》一书的作者萨曼莎·博德曼提醒我们，与其幻想自己总有一天（如退休后）可以生活在一个“零压力”的世界，倒不如从当下开始学会与困难共存，并培养内心的韧力，让压力和辛勤工作转化成生命的力量。

博德曼是美国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医学博士，也是该院的精神科临床讲师兼主治医师。她在书中旁征博引，引用了不少实验、案例与理论，指导我们如何训练强韧心态。

首先，我们要明白，同样的困难，落入不同人的生活，可以产生不同程度的压力，而这取决于大家内心的强韧度。换言之，面对同样



的困难，有些人会被击沉，甚至影响到生活的其他部分，有些人却能在心理上将困难封锁起来，继续在生活的其他部分好好运作。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大卫·阿尔梅达认为，人的心理倾向有两类，就像魔术贴的正与反。“反向人”倾向于在困难之中陷入消极情绪，疏远他人。当“反向人”遇到挫折时，他们很可能会放弃原有的约会、课业、娱乐节目，而沉迷于暴饮暴食或疯狂追剧之类的活动，却又于事无补。

相反，“正向人”充满活力，善于计划，又可以随机应变，让自己尽可能参与更多更好的活动，丰富生活经验，而在面对失败时，“正向人”倾向于寻求他人的帮助与支持。

博德曼引用这一理论，旨在指出：内心强韧，不等于要孤军作战。内心越是坚强、越是积极的人，他们越是懂得寻求他人的支援与帮助。训练强韧心态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走出自己的心理牢房，与别人分享你的想法、不安、恐惧。

（梧桐雨摘自《大公报》2023年5月19日，王 原图）

散”，只是留下了“快生活”来客的成堆遗骸，变成坟堆。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深海珊瑚林。几千米深海底的玄武岩上也会有“园林”，不过在这永恒的暗世界里造林的不是植物而是动物，那就是柳珊瑚一类的“软珊瑚”。热带浅海的造礁珊瑚是“石珊瑚”，体外有碳酸钙质的外骨骼，体内有虫黄藻共生，虫黄藻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提供营养来源。生活在黑暗世界里的深海珊瑚不可能有虫黄藻，全靠珊瑚虫自己去捕获营养，它们的食物只有“海雪”，也就是从上层海水掉下来的微小浮游生物的尸体和粪便，谋生的效率差得多，生长速率也就慢得多。一株柳珊瑚上百年才能长1厘米，夏威夷测到过很老的深水珊瑚，年龄和埃及金字塔差不多，过的是典

型的慢生活。

陆地上快生活和慢生活的反差，人类早已司空见惯，而且两者之间的转变，正是不少故事的源头。所谓“昙花一现”，就是最为突出的转变。只不过“昙花”这名词用得有点乱，佛经里的“优昙钵花”现在被认为是无花果树的一种，花是看不见的；也有人把昙花说成是隋炀帝下江南看到的“琼花”，琼花的花期不算短，能开一两个月，现在是扬州市的市花。“昙花一现”中的昙花是指一种仙人掌科的附生肉质灌木，来自热带干旱地区，漏斗状的大花芳香高雅，只在夏季的夜里开放几个小时，一年里总共只开1~4次。

（白龙鱼服摘自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科坛趣话》一书，本刊节选，勾 犇图）



——贫民窟的芭蕾舞课和赶着去上课的学生（弗雷德里克·勒纳尔德摄）——

贫民窟的芭蕾舞教室

◎钱志龙

提起肯尼亚，大部分人关心的是那里的动物如何迁徙，而不太了解那里的人如何生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简易铝板房里聚居着几百万赤贫人口，其中约30%感染了艾滋病，40%没有工作。但就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诞生了一所免费的芭蕾舞学校，创始人迈克·瓦玛亚因此入选“教育圈的奥斯卡”——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大奖。

“都那么穷了，还学什么芭蕾舞？”相信你和我一样，也会心存疑问。



迈克出生于1986年，在肯尼亚维多利亚湖边的小镇长大。14岁时父亲去世，被迫辍学后，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幸运的是，母慈子孝手足和睦，让迈克成为一个细腻而体贴的人。他赶上了肯尼亚表演艺术团的试镜并成功入选，后来到内罗毕学习舞蹈。2009年，23岁的迈克作为舞蹈老

师加入英国的一家公益机构，为孤儿和困境儿童提供替代性艺术教育。

基贝拉住着近百万人，却只有9所不免费的公立小学，许多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幸好公益机构和慈善人士捐建了百余所私立学校。迈克常年游走于各个学校，说服他们为孩子提供芭蕾舞课程。他坚信，尽管贫困会扰乱孩子的成长，但艺术教育能赋予他们决定自己生活的能力。

所谓芭蕾舞学校，其实并不是一所正规学校，而是迈克与周边很多学校合作的课后班，舞蹈房就是一所普通学校里一间普通的教室。破旧的桌椅板凳被挪到墙边，很多窗户没有玻璃。好在，肯尼亚不冷。

孩子们陆续到来，看见一群陌生的黄种人和长长的镜头，略带害羞。他们既不会盯着你看，也不会刻意躲避你的微笑。他们无比郑重地穿上视如珍宝的舞鞋，训练有素地一字排开，好像每个人身后都有

一根无形的线，线头一抻，胸膛坚强挺起，下巴微微上扬，眼睛也像被按下开关，瞬间点亮。

当音乐响起，随着迈克手掌拍出的节奏，他们脚尖一踮，每个人足足高出10厘米来。我注意到，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舞鞋，即使光着脚丫子，踩在那灰色的地上，整个房间还是亮了起来。

身处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迈克却有着国际化视野。尽管教育资源缺乏，他也不主张让学生只忙于为了应聘特定岗位而学习某些特定知识，这会使他们失去创造力。他说：“钱和权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因为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这些。我们总是教孩子如何竞争，却没有教他们怎么合作。政府总是试图研发一套适用于每个人的统一课程，这怎么可能呢？每个人生来不同。”芭蕾舞不仅能培养孩子们的艺术素养，还可以激发他们思考自己是谁、未来想成为谁，帮助他们提升自信，



找到人生目标，从而提升学术表现。所以，迈克不仅教芭蕾舞，更教孩子们做人做事。

迈克强调让学生自己找到解决办法，而不是等待援助；他鼓励孩子通过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来学习，他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能力让这个世界有所改变。而老师需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提供改变的工具，而不是去改变他们。

他教课的时候，通常只教5分钟，剩下40分钟交给学生自己去设计、讨论和执行，甚至决定自己想学什么，然后自己教自己，并互相帮助。迈克是天生的好老师，懂得如何赢得孩子们的信任。他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吃饭，通过食物联结情感，像朋友一样对待学生，学生也愿意与他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梦想。他说，只有糟糕的老师才会把课本奉为经典。

芭蕾舞让孩子们走出基贝拉，走出非洲，走向世界。迈克会带学生到意大利、英国表演，去向世人展示舞蹈的力量。但他也遇到过挫折，遇到那些所谓专业人士，只会用所谓舞蹈技术来裁决孩子们的表现，却根本不在乎他们在表达什么。那些人甚至认为，非洲人不应该跳西方人发明的芭蕾舞。可迈克坚信，艺术没有国界，每个人都有权运用任何艺术形式，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二

我还纳闷为什么迈克带我们去教堂，原来他在这里办了

一个舞蹈冬令营。孩子们特别有教养，争先恐后过来郑重地跟我握手。大家在老师击掌的节拍下款款舞动，我的心瞬间被他们优雅的动作和天真的神情融化了。没想到男孩们也跳得那么投入，牵着女孩的手单膝下跪时，俨然是一个个流落民间的王子。

参观完冬令营，在开车去贫民窟的路上，司机突然急刹车，两位当地陪同人员跳了下去，转眼就跑没影了，我第一次意识到一溜烟这个词是多么形象。同车的人都静静地等待，我则用眼神向迈克表达了我的惊讶。

原来有一个男子在路边昏倒了，跳下去的两个人，一个送去矿泉水，一个飞奔去药店买药。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他们的行动不约而同且毫不犹豫。迈克的解释简单明了：“一个人的生命比我们要赶的路重要得多。”在一个人口众多且如此贫穷的国家，路边陌生人的生命会被如此重视，让人动容。

基贝拉是非洲第二大贫民窟。绵延几公里密密麻麻的铝皮屋，百万赤贫人口蜗居于此。整片街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到处都是塑料袋，脏兮兮的野狗蹲坐路边；浸泡着垃圾的污水，油油的，泛着绿光，弥漫着酸臭呛鼻的气味。有篇报道用“会飞的厕所”来描述基贝拉，因为没有厕所，大家都在塑料袋里方便，然后从窗口扔出去。

在一家弥漫着饲料味道的社区艺术中心，我看到了真正

的非洲舞，听到了真正的非洲鼓。没有服装道具，鼓都是用废旧塑料桶扎的，没有刻意表演给谁看，大家只是很纯粹地用身体表达内心的喜悦，仿佛他们不是在马厩，而是在富丽堂皇的大剧院表演。原来幸福真的和经济条件没太大关系，我第一次看舞蹈看得泪流满面。

太阳下山之前，孩子们从铝皮屋的学校雀跃着回到他们铝皮屋的家，破旧宽松的皮鞋在他们身后掀起漫天尘土。家庭主妇们在幽暗的街边地摊中，翻拣着值得买回去的吃食和二手衣物，成群的打工者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家里。昏暗的灯光开始从家家户户中陆续点亮，不知道从哪间屋子传出欢快的乐声鼓点，振作着每一个贫穷却并未枯萎的灵魂。

课后，我们去了迈克家。他的两个孩子踩着三轮小车互相追逐，笑容如落日般耀眼。我们采访了迈克和他的妻子，荷兰人卡罗琳。两个人一黑一白并坐在一起，共同欢笑，像一杯没有炫技拉花的卡布奇诺一样和谐圆满。

作为黑人，迈克也遭受过不公平的对待。他在乌克兰坐公交时，别人一看到他就赶紧把手提包从座位上拿起来放在胸前，生怕被他抢走。当他掏出苹果手机时，人家已经认定这手机是偷来的。

可迈克说，他不想埋怨别人，因为他不希望变成同样的人。他会介绍自己，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于是下公交车的时候大家就成了朋友。



他也教会学生如何用爱去回应偏见和仇恨，教他们与陌生人打招呼，学会关心他人。

迈克坦言自己也会情绪崩溃，也会对自己失望。但每次看到学生有所成就或生活发生改变，就能马上“满血复活”。迈克说他自己很消极，但妻子卡罗琳大声表示不同意。恰恰相反，她眼中的迈克总是激情满满，他会跟每个人握手。而正是因为迈克的勇气和对他人的照顾，让他不停地评估自己的决定，不断地反思，并做出改变。他过去是从不在乎生日的，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可现在他会给妻子准备礼物，他的学生们也会自发组织起来为他唱生日歌。

三

第三天，我们去了另一个贫民窟，采访了迈克的学生弗拉维安·安。弗拉维安从7岁

时开始上迈克的芭蕾舞课，如今已经上高二了。她的梦想是成为肯尼亚第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女医生。她对迈克充满感激，因为他不仅教她跳舞，总是激励她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找人资助她上学。

迈克经常问学生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当孩子们说出芭蕾舞演员、航天员、科学家这些答案时，迈克就会追问，你准备怎样去实现？如果孩子说出了计划，他就会帮他们一起想办法。他教过的学生辍学率和早孕率显著下降，不少人进入了肯尼亚国家芭蕾舞团，或是拿到美国、英国大学的奖学金。

2017年，迈克创立了一家名为Project Elimu的机构。Elimu在斯瓦希里语中是“教育”的意思，但他想做的远不止于此。除了芭蕾舞课

堂，他每年还培训50名老师。他还做很多诸如建公厕、提供性教育和数字化技能培训等公益项目。

Project Elimu旗下的“微笑银行”，专注于为11~22岁的青少年提供性教育，包括终止性别暴力、青少年怀孕，以及培养年轻女性的创新创业能力。有趣的是，他们要求加入者先参与公益项目，每次参与可获得积分，每个月积够60分就可以兑换卫生用品。从“微笑银行”这个名字就能预见，它给女孩们带来的，除了卫生知识和性别意识，更多的是自信和微笑。

在Project Elimu网站上，一个女孩眼里闪着泪光，对着镜头说，自己曾经根本不敢跟别人说话，如果没有遇到迈克，她可能也会和基贝拉无数女孩一样，荒废自己的一生。可现在，她有自己的理想，在导师和捐助人的支持下，开办了自己的肥皂生产企业，既是谋生方式，也改善了社区卫生条件。

我在肯尼亚这一周，很强烈的感受是，虽然非洲现在还没能摆脱穷困，但潜力无穷。贫民窟的孩子虽然一无所有，但女孩的发型千变万化，能把二手的衣服搭配出T台风格；还有许多像迈克一样有爱有担当的老师。最让我惊讶且感动的是，孩子们的眼神里没有贫穷带来的卑微和怯懦，他们相信自己有足以改变命运的力量。

（肯山兰摘自《财新周刊》2023年第19期）

知道还是被启发

●〔美〕苏珊·怀斯·鲍尔 ◎孙大强 关颖译

当你从网站或书籍中收集数据时，你使用的机械技能与你进行认真阅读时相同：目光掠过那一个个字，文字则向你传情达意。但你的心智本身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工作。当你搜集信息时，你“知道”了。而当你阅读时，你在开启智慧，用莫提默·J.艾德勒的话说就是“被启发了”。艾德勒在他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中写道：“知情，就是简单地知道某件事发生

了。而被启发，就是除了知情之外，还要去理解，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与其他的事实有什么关联，有什么类似的情况，同类的差异在哪里，等等。”知情是收集事实，而被启发则是领会一种观念（正义、慈善、人类自由），并用它来理解你所收集的事实。

（李金锋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如何阅读西方经典》一书）



翅膀，把鸟运送到天空，把种子运送到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翅膀，把鸣叫声搬运到高枝，把生命视作高远的飞翔。整个大地都在翅膀之下，没有比翅膀更高的峰峦。天空的道路，是翅膀的道路。

每年4月，蓑羽鹤在新疆北部、东北等地的草地、沼泽地，开始繁殖后代，孵化期一个月。10月，地表水干枯，水草枯黄，它们要飞越珠穆朗玛峰到印度越冬。

蓑羽鹤是现存的鹤类中体型最小的，通体蓝灰色，前颈黑色羽延长，悬垂于胸部，脚黑色。5万只蓑羽鹤中，有半数是第一次飞越珠穆朗玛峰，有四分之一是最后一次飞越。它们依凭圆柱形上



升的暖气流，缓缓飞升、飞升，它们号角一样的叫声响彻寰宇。它们呈U字形散开，迎击风暴，躲避金雕，飞越地球最高峰。

这是唯一能飞越珠穆朗玛峰的鸟。它们的每一次迁徙，都是在与死亡做勇猛抗争。即使濒临死亡，鸟依然有飞翔的愿望。

北极燕鸥是一生飞行距离最长的鸟。夏季来临，北极燕鸥在北极圈繁衍后代；冬季来临，沿岸的海水、沼泽结冰，北极燕鸥向南迁徙，飞越高山、飞越海洋、飞越丛林，来到南极洲，度过南半球的夏季。南半球夏季结束，它又向北飞，回到北极。北极燕鸥每年往返南

北两极一次，行程约4万千米，是迁徙路线最长的动物。北极燕鸥是唯一喜爱生活在极昼世界的动物，一生飞行的距离可达150万千米。

翅膀所达之处，也是生命所达之处。150万千米，不知道翅膀要扇动多少次，每扇动一次，就是生命的一次狂欢。

翅膀最长的鸟是信天翁和康多兀鹫。海鸟中，信天翁翅膀最长，翅展超过3米，以海上漂浮的动物尸体为食。在18世纪前，迷信的水手以为信天翁是葬身大海的水手的亡魂，杀之必引来杀身之祸。



陆地上翅膀最大的鸟是康多兀鹫，生活在偏僻的安第斯山脉高峰，翅展3米左右。康多兀鹫是能飞行很高的鸟，最高达

8500米，当地人称之为神鸟、百鸟之王，智利尊之为国鸟。翅膀最短小的鸟是蜂鸟，最小的蜂鸟体长只有几厘米，是唯一可以向后飞行的鸟。它还可以向左或向右飞行，甚至可以以每秒15~80次的频率拍打翅膀，停在空中，创造了鸟类翅膀扇动频率最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假如没有翅膀，不知道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没有翅膀，天空是死亡的，海洋是死亡的（鳍是鱼的翅膀），人是死亡的（梦想是人的翅膀）。没有草木苍莽，没有四季溢彩，有的只是死灰一样的寂灭，空茫的世界，阴冷的时间。鸟是天空的音符。

（小 小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鸟的盟约》一书）

翅膀所达之处

● 傅 菲

过眼云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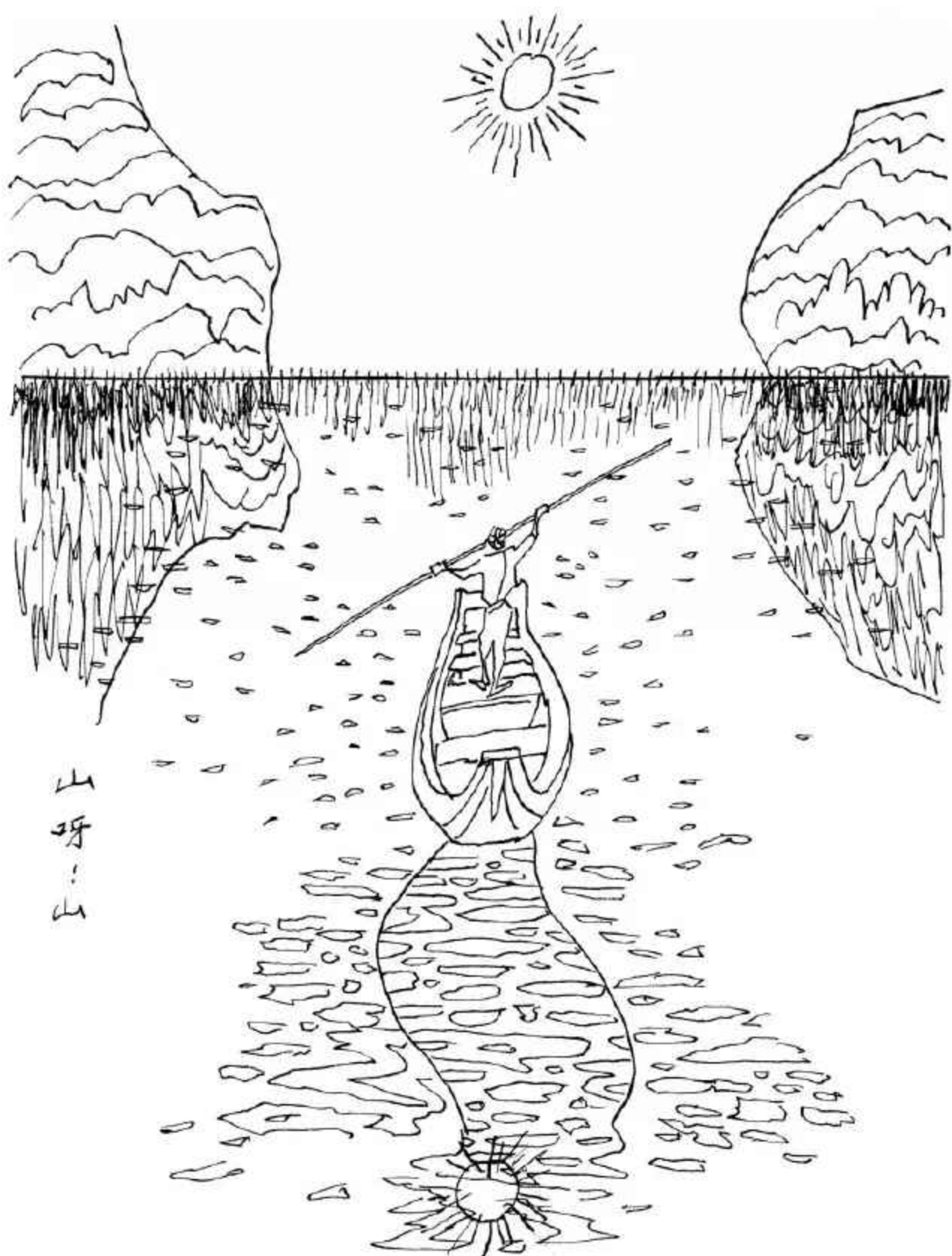
●[西班牙]哈维尔·马里亚斯 ◎周 钦 缪澄君 译

有时我感觉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似乎都未曾发生，因为一切都是昙花一现，无法永久持续，无法长留记忆。即便最单调的常规之事也在慢慢走向消亡，在重复的表象中逐渐否定自身，直至时过境迁，面目全非。

世界那孱弱的车轮便是被健忘者推着往前走，他们倾听、目睹和知晓那些未经讲述、没有发生、不可理解、无法证实之事。发生与未发生无甚差别，无论放手还是紧抓都一样，经历过与未曾尝试如出一辙。

所以我们经常懊悔，总是丢掉机会，我们反反复复地确认、断定和把握时机，真相却是一切均无定势，万物皆在消亡。也许一切本是虚无。

（晓晓竹摘自南海出版公司《如此苍白的心》一书）



見笑集

● 黄永玉



假如我活到一百岁

长寿、长寿，
同辈的人全都死了，
倒像是一个新来的
外乡人，
我孤零零茫然四顾。
……

长寿、长寿，
厮杀了整整一个世纪，

同志们撤下我走向天堂，
战场是那么寂静，战壕里，
剩下一个活着的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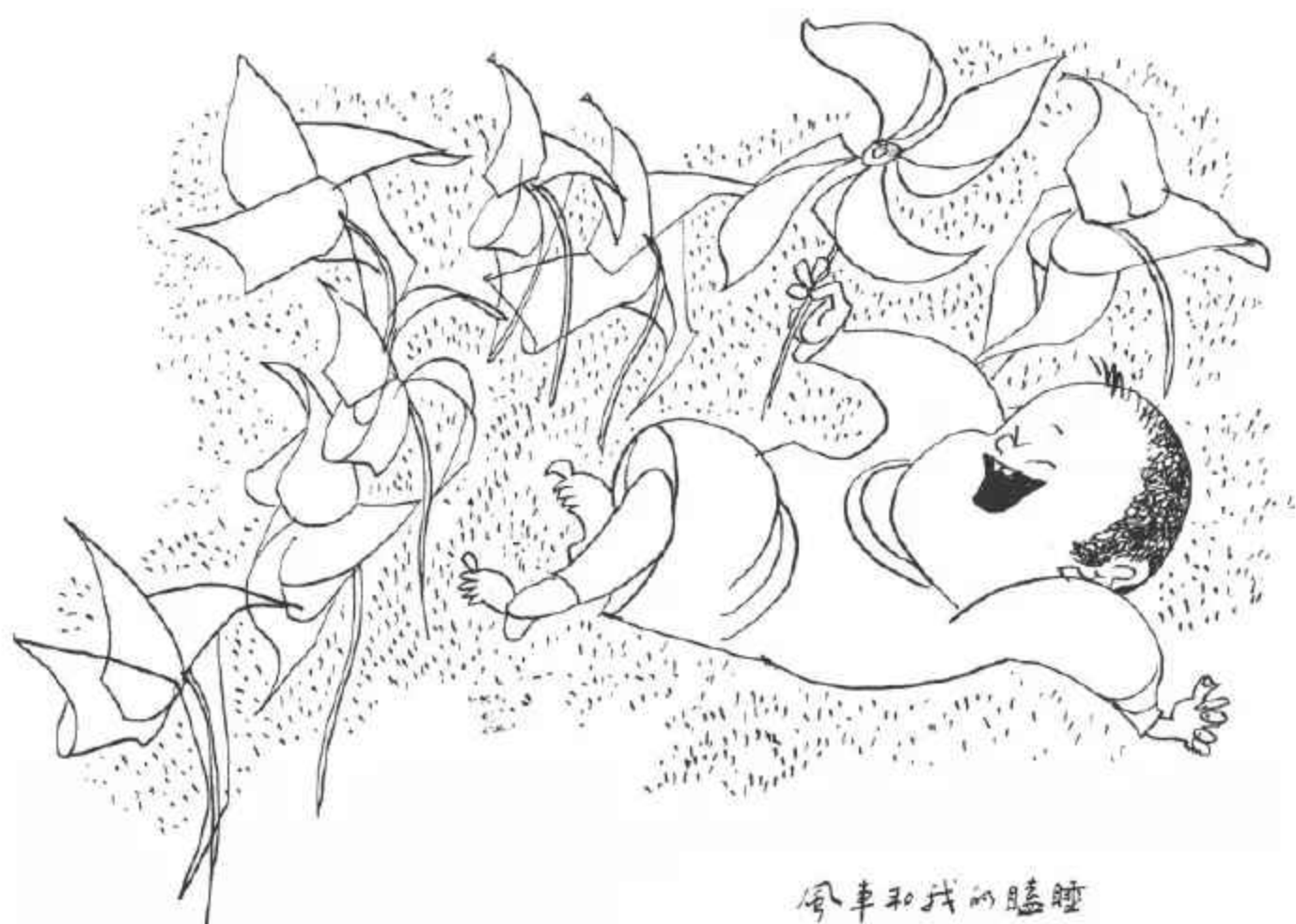
我是干瘪的橘子，
我是熬过了冬天的苦瓜。
……

人们用好奇的眼光，

盯我身上的每一部分，
发皱的双手
和颤抖的步伐。
吃饭时老打翻饭碗，
满身衣服是板烟烧的洞眼。
低头看一行书，
抬头就忘得干干净净。
爱情和我这么遥远，

花衣吹笛人





风车和我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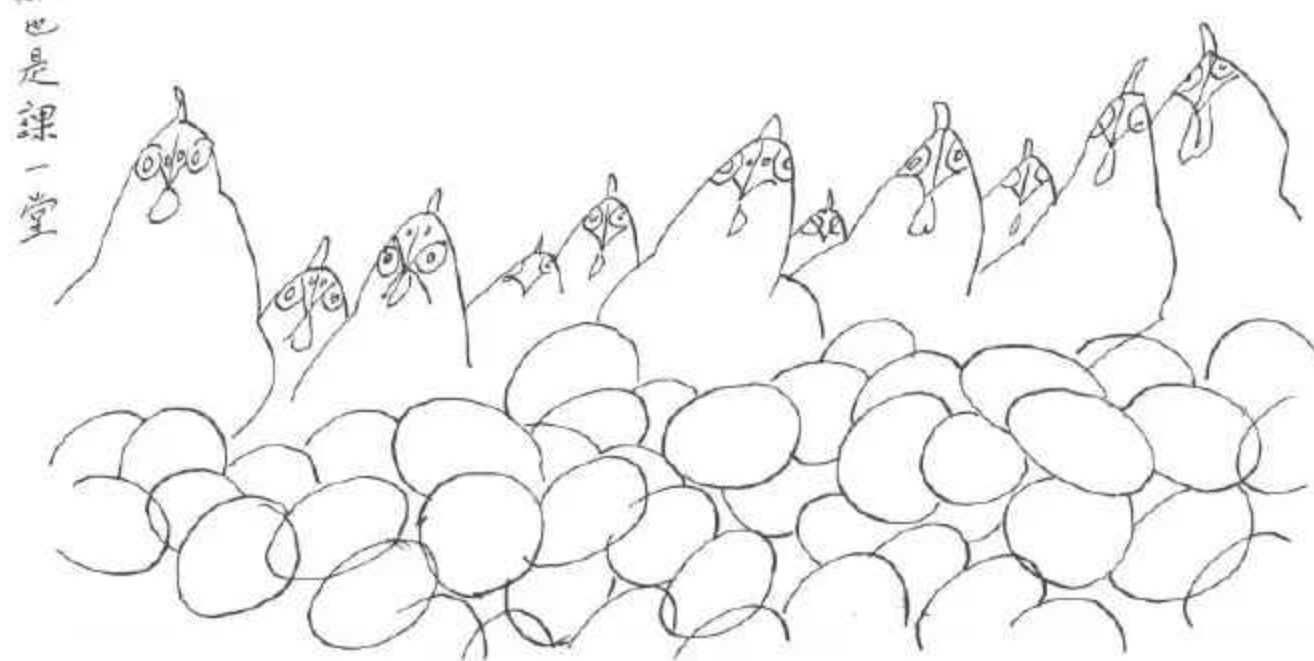


一个人在家



猫走了，笑声还留在墙头

阿婆的婆家



养猫也是课一堂

仇恨像一缕轻烟。

我知道，

存在对于我，

早已和别人无关。

嘿！

有一天将会到来，

像一次旅行一样，

我将提着小小的行囊，

在前胸口袋插一枝

未开的玫瑰，

有如远航的老手，

不惊动别人，

反手轻轻带上住久了的

家门。

……

我尝够了长寿的妙处，

我是一个不惹是非的老头，

我曾经经历过最大的震动，

和呼唤，

我一生最大的满足是

不被人唾骂，不被人诅咒，

我与我自己混得太久，

我觉得还是做我自己好。

……

（黄永玉先生于2023年6月13日逝世，享年99岁）



献给黄土地和那帮小子



非

（摘自作家出版社《见笑集·插图版》一书）



大宋河山可骑驴

●王这么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驴跟诗人，好像一对完美的拍档。诗人的气质，跟高头大马的确不搭调；驴体格小巧，和诗人缓步而行的翩翩风度相得益彰。唐代郑綮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边走边比画，“推”好呢还是“敲”好，也只能骑驴。

驴背平坦舒适，弱不禁风的小媳妇都可以安然坐着回娘家。马骑乘起来，就正式且粗犷得多，要配鞍，得经过训练；还要身姿挺拔，被坚硬的马鞍束缚着，在马上，人只能保持一种紧绷而待发的状态。连赏花那么优雅的事，骑马去就会变成一场盛会、一次游行：“一日看尽长安花”“踏花归去马蹄香”。

驴性愚执，形容冥顽不灵者，会说“春风不入驴耳”。有些诗人也有这种毛病，主观想法太多，不听劝谏。和马相处久了，便是战友，风里雨里共进退，一个眼神，莫逆于心。驴则更像游伴，相处再融洽，私底下都有些小别扭，你想往东，它偏往西，这时候你们俩得好好就地商量一下了。

驴跟马的区别，陆游是

很明白的。“此身合是诗人未？”剑门关下，陆游很不高兴地嘀咕着，这一生，才不乐意骑驴，才不爱当诗人！他想骑的是战马的卢，想做的是如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将军。陆游不是将军，连战士都算不上。八十五年的人生里，他真正的军旅生涯只有一年多，而且是文职，年纪也不小了。这一年多的事情，他用足后半生来回忆和书写。



陆游的家在汴梁，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风云突变。三岁时，金军攻陷汴梁，他被母亲抱在怀里，随着乱军和呼号的流民逃到江南。即使年纪尚小，他也是南渡之民，血液里有流亡的耻辱记忆，有故国三千里的不堪与思念，像火一样炽烈，像刀锋一样尖锐。

早慧孩子的志向，被长辈的哭泣与追忆敲打，他长成了热血沸腾的青年。习文，学剑，钻研兵法……像将要脱弦的箭，直指前程。因为家世，他早早荫补为“登仕郎”，一个名义上的正九品，站上通往仕途最起始的阶梯。不过，必须参加一次吏部的考核，才能被正式授予官职。进临安城应试这年，陆游十六岁，首尝败绩。后来，他参加省试，入闱，在礼部又被刷了下来……

这一次，简直是场闹剧。他参加的是专门给现任官员和恩荫子弟准备的考试，文章深受主考官陈子茂的赏识，录为第一。可是同场有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递话要让孙子当头名。陈子茂为难了半天，最后把陆游放在了第一，秦埙第二。秦桧大怒，再看陆游的卷子，满纸洋洋洒洒、力透纸背，写的都是光复国土、征税要从富人征起等主战派与改革派的那一套，使他越发恼火。

陈子茂被革职，陆游以反对和议之罪，被取消殿试资格，好好的一个进士出身，又“去乎若云浮”了。



终于等到宋孝宗继位，秦桧也死了，新朝锐意图强求贤若渴，把在野名声已经很响亮的陆游召来，一番应对后，龙颜大悦，赐进士出身，后外放镇江府通判。镇江府，南宋对金军东部防线的重镇，向来被视作东线司令部。若干年后，宋宁宗时代，被委以北伐重任的辛弃疾，亦镇守此地，写下这样的句子：“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然而，北伐事败无力再战，南宋不得不再次向金国求和。以太上皇宋高宗为首的主和派占据上风，陆游被短暂免职后，调到夔州。官职未有差别，却身在后方，离开了南宋军事力量的中心。直到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游又被起用，知严州军州事，再次上京面圣。这一年，宋孝宗五十九岁，陆游六十一岁。离第一次君臣相对已经二十四年了。当年都意气风发，现在呢，一对发须斑白的老人家。皇帝对陆游仍然满怀激情地纵论国是不置可否，只对他多年来的诗文成就大加赞赏，并谈起严陵山水甚好，谆谆道：“先生可多写诗。”

陆游很失望。他在退隐的日子里，无一刻忘记报国的雄心。而报效的对象——皇帝本人，却已经这样心灰意懒。这样的面圣又有什么意义？对于宋孝宗，这一次召见，或许只是他对年轻时代理想的一次怀旧，对中兴大业的一次追念。朝野上下，举目不见可用之材，将军多老死，当年曾热烈拥护自己的主战派臣子们，在

朝堂上沉默地腆着圆润的肚子，面目模糊，已经分不清谁是谁。陆游是正常人，而且是诗人，所以他可以至死都保持着一颗乐观的心，锲而不舍，信念不颓。

陆游骑驴进入剑门关，后面跟着载有全家老小的车队，逶迤行来，雨雪交加。剑门天下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当年经过，惊呼：“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陆游可没感叹的兴致，他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回头望去，关山重重，不见一个故人。

一直到了成都，他的心情才稍有好转。陆游在掌管边防军务的四川制置使范成大门下，做了一个参议官的闲职。成都很好，百姓淳朴，生活安逸，吃吃喝喝，赏花讲古，五十岁的人，足可以养老。但陆游浑身不得劲、着急，心里无着无落的，只好继续多写诗词。作诗最勤的时候，总是他最不乐意当诗人的时候。

陆游的悲痛，是整个南宋有志之士的悲痛。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时候，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走走私，经经商，合资开个茶楼酒店，小日子快活得很，却苦了国家。实在让执政者叫苦连天又无可奈何。

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最缺马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瘾吗？他始终骑在驴背上颠来倒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很

不容易。

为什么没有马？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政权占领了。中原地带以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买马。这种情况下，一打仗就立刻会被封锁进口战马的渠道。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一战都会损失大批战马。每次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议和以求休养生息。主和派对主战派恨得要命——老实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滇、川、藏三角地带丛林中的那条茶马古道，就是自唐宋以来，用中原茶叶与边疆各国进行马匹交易的通道。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闻名，却不适合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平时民间只得骑驴子，这是驴子普及的朝代，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高于马。《清明上河图》反映汴京繁华实景，里面的马也寥寥。陆游关于驴和马的怨念，就说得通了。但是，用曹操的诗来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骑不成马，在后人看来，也没什么关系，他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变成了一匹悲壮的老马。

（钗头凤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大宋河山可骑驴》一书，本刊节选，肖文津图）



牡蛎里的虚荣心

● 张佳玮

我知道牡蛎这种玩意，是因为中学课文，莫泊桑的名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情节我们都知道：唯利是图的父母，在游船上看见有人吃牡蛎，也想吃；发现剖牡蛎的老头，就是他们日思夜想、指望其衣锦还乡的于勒，于是不肯相认；主人公去付牡蛎钱，多给了点小费，还要被吝啬的母亲絮叨。

小说里吃牡蛎，2 法郎半，主人公给了 3 法郎。莫泊桑 1883 年 8 月 7 日写完这篇小说。故事讲述人说的是自己年少时的往事。那么这 3 法郎还比 1883 年时要值钱一些。3 法郎是什么概念呢？1860 年，法国平均工资，男性每天 2.76 法郎，女性每天 1.3 法郎。1891 年，男性每天 4 法郎，女性每天 2.2 法郎。3 法郎，差不多是那时一个法国男人一天的收入，一个法国女人两天的收入。所以小说里，主人公的爸爸提议吃牡蛎，妈妈却不舍得，也是有道理的：他们俩的收入差距在那儿摆着。

然而贵不贵，其实还不是关键。莫泊桑在这里，写得很细致。主人公一家是勒阿弗尔小市民，先前一直在盼望于勒衣锦还乡。主人公的大姐 28 岁，二姐 26 岁，家里为了二人的婚

事头疼。终于有人来求婚了：一个公务员，没啥钱，但可靠。主人公也说，他认为这个人肯决心求婚，是因为有天晚上，家里人给他看了于勒写来的信——大概，也是个向慕富贵的普通人吧？

家里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求婚，然后决定，婚礼后全家去泽西岛玩：那是穷人们去的地方——大概，也有钓住这个女婿，稳固感情的因素在。全家平时都不太旅行，于是兴高采烈地去了。全家难得出门，不无硬撑面子的姿态，也好巩固新女婿对家里的信心。

于是来到了吃牡蛎的桥段。忽然主人公的老爹注意到两位优雅的女士。一个老水手用刀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他们再递给女士。两位女士优雅地用手帕接着牡蛎，很快地吸了汁，壳扔进海里。主人

公的老爹被这种行为吸引了。“毫无疑问地，我爸被航程之中吃牡蛎这种高雅的行为勾到了。”重点不是牡蛎，是行为，老爹被这种摆阔行为吸引了。

法国人一直会用乱七八糟的方式吃牡蛎，煎烤炸的都有。生鲜吃法最贵，因为当时还没有现代冷藏技术。开过牡蛎的诸位也知道，开牡蛎是要有点刀工的。在岸上吃海鲜，和在游船上吃新鲜的海鲜，价格差异很大，出门旅游过的诸位，一定都懂。如果在岸上吃牡蛎，对一个海边居民而言，大概贵还是贵的，但不一定吃不起。但在游船上，吃新鲜的牡蛎，而且风度潇洒，对一般小市民而言，就很气派了。妙在这趟旅行，本来就有炫富的意思。现在吃个牡蛎，享受一下上流社会的虚荣感，还能乘机跟刚结婚的女婿炫富，进一步巩固感情，一举多得啊！

主人公的母亲出于现实考量，是反对的；主人公的姐姐们却赞成。毕竟对其中那位结婚的姐姐而言，这算蜜月旅行了，不得抓紧机会奢侈一把？至于主人公的爸爸，3 法郎当然不便宜，但这趟炫富之旅，花 3 法郎就能充当人上人，还能顺便拉拢女婿，是很合算的——大概这才是他的



漏斗人

● 古典

我们的生命如何才能有意义？

生命是一个甜筒，而你就是那个筒底，圆筒的半径就是你生命的半径。如果你能先让自己过得不错，那么慢慢地你可以扩展到你的家人，然后是你的团队，甚至更大的生命半径——你可以为国家、为世界做些什么。如果你慢慢地开始这么做，你会觉得内心踏实、甜甜蜜蜜。

但是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外壁很大，底部却是空的！他们不像甜筒，却像一个漏斗。随着能力的增强，他们的外壁越来越高，他们需要承担的东西越来越多，却没有收获内心的快乐。

这是因为底部的那个洞。他们没有照顾



好自己，所以不管倒入多少幸福、成功，这些东西都会从那个洞漏走。这种人就是“漏斗人”。

一个人如果成了“漏斗人”，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责任、压力，却很少收获内心的喜悦。他们一边给予，一边又对对方的回报耿耿于怀，因为他们自己也需要爱啊！

但是，爱不是给出去的，而是溢出来的。只有先使自己的心灵充盈，然后还能溢出来的，才是爱。

如果你是“漏斗人”，让身边的人快乐的同时，快让自己快乐起来吧！

（万年青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拆掉思维里的墙》一书）

真实想法吧。所以他这么问女眷们：“你们想要我请你们吃些牡蛎吗？”

老爹之前之后，说话都挺口语化的；就这句话说得有点拿腔拿调，不是“你们要不要吃牡蛎”，而是“你们想要我请你们吃些牡蛎吗”。大概说这句话时，老爹自我感觉相当良好。莫泊桑写得真是精确。

大概这就是当时的情景了。一家向慕富贵的小市民，在招来（看了于勒的信才决定求婚的）女婿后，一起出游；看见有钱人摆阔吃海鲜，也想跟着摆阔。牡蛎在这里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其实并不富裕，但也想乘机跟风摆阔的虚荣心。

所以结合之后的情节：认出了于勒、知道（盼望中于勒衣锦还乡）富贵无望，同时还对着女婿呢，不能把家里的情况摊牌，于是执意不肯相认。母亲之后还吩咐了重点：绝对不能让我们的女婿起疑心。是的，女婿才是这趟旅程的隐藏重点。

这个女婿是靠于勒的一封信才勾来的，这趟航程（起码有一半）是为他安排的。千万不

能出问题。所以，无论是买牡蛎，还是认于勒，小说的关键词，都是与富贵相关的虚荣心。牡蛎是剧情的起点，又是剧情的终点。

就像莫泊桑另一篇著名的小说《项链》的女主人公，她向慕的似乎是华服美食珍宝首饰，核心事物似乎是项链，但我们都明白，真正的关键词，是那空幻的虚荣心。

（麦琪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本书好吃吗》一书，本刊节选，张伯陶图）

滂沱大雨渐渐过去了；后来只不过剩下烟雾中飘着的极细的雨丝。天空的乌云拨开了，天色晴朗起来；而突然，一抹斜阳仿佛从看不见的洞口照射到牧野上。

先是云散开了，从隙缝中露出蓝色的天幕；然后云层的裂口，像被撕碎了的面纱，越来越大；明净碧蓝的天空终于整个展开在大地上了。

吹过一阵凉爽的和风，仿佛大地满意地透一口气来；而当马车驰过田园和树林时，人们偶尔可以听到一只晾着羽毛的鸟儿的欢快歌唱。

——莫泊桑《一生》

在古代中国，人们就开始对星空进行探索，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然而，近代中国一开始并没能在航天领域大展拳脚。目前，月球上有 35 个含有中国元素的地名。

但是，在这 35 个地名中，有 15 个并非由中国自主命名。2007 年以前，中国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国际天文学界的月球地理实体命名之中。而是 IAU（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本着月球地名应有文化多样性、国际化和公平的原则，选择了一些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和与月球相关的文化人物来命名，如张衡、祖冲之、郭守敬、万户、高平子等。由于不是由中国自主命名，有些名字不一定很贴切，例如一个叫景德的环形坑，IAU 的介绍里说景德是中国男性的名字。

2007 年，“嫦娥一号”发射成功后，中国开始自主申请命名月球上的地理实体。2010 年，IAU 批准了由我国科学家利用绕月探测工程全月面影像数据首次申报的月球地理实体命名，将月面 3 个撞击坑分别命名为蔡伦、毕昇和张钰哲，实现了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科学应用成果在月球地理实体命名上零的突破。

2015 年 10 月 5 日，中国“嫦娥三号”着陆区 4 项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被正式批准。“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勘探过的周边方圆 77 米的区域被命名为广寒宫。附近 3 个环形坑分别被命名为

批准命名的紫微、天市、太微源于中国古代天文星图中的“三垣四象二十八宿”。另外，着陆点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峰被命名为泰山。

2021 年 5 月，“嫦娥五号”着陆点附近的 8 个地理实体命名获批。着陆点被命名为天船基地；着陆点附近 5 个环形坑分别被命名为裴秀、沈括、刘徽、宋应星和徐光启；着陆点附近两座山脉分别被命名为华山和衡山。

火星上的中国地名也不是首次出现。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火星上就有了中国的地名和人名，如荧惑峡谷、李梵、临浦、苏州等。这些名称也是 IAU 依据国际化和多样化原则进行命名的。

除了火星和月球这两个人类了解比较多的星球，太阳系其他行星上也有中国元素的名称。比如水星，根据相关规则，水星上的中国人名清一色是文学艺术家，包括伯牙、蔡文姬、白居易、董源、李清照、梁楷、马致远、曹雪芹、鲁迅等。另外，在爱神星（一颗近地小行星）地形命名中，多采用历史上和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些人物，其中就有取自《红楼梦》的贾宝玉坑和林黛玉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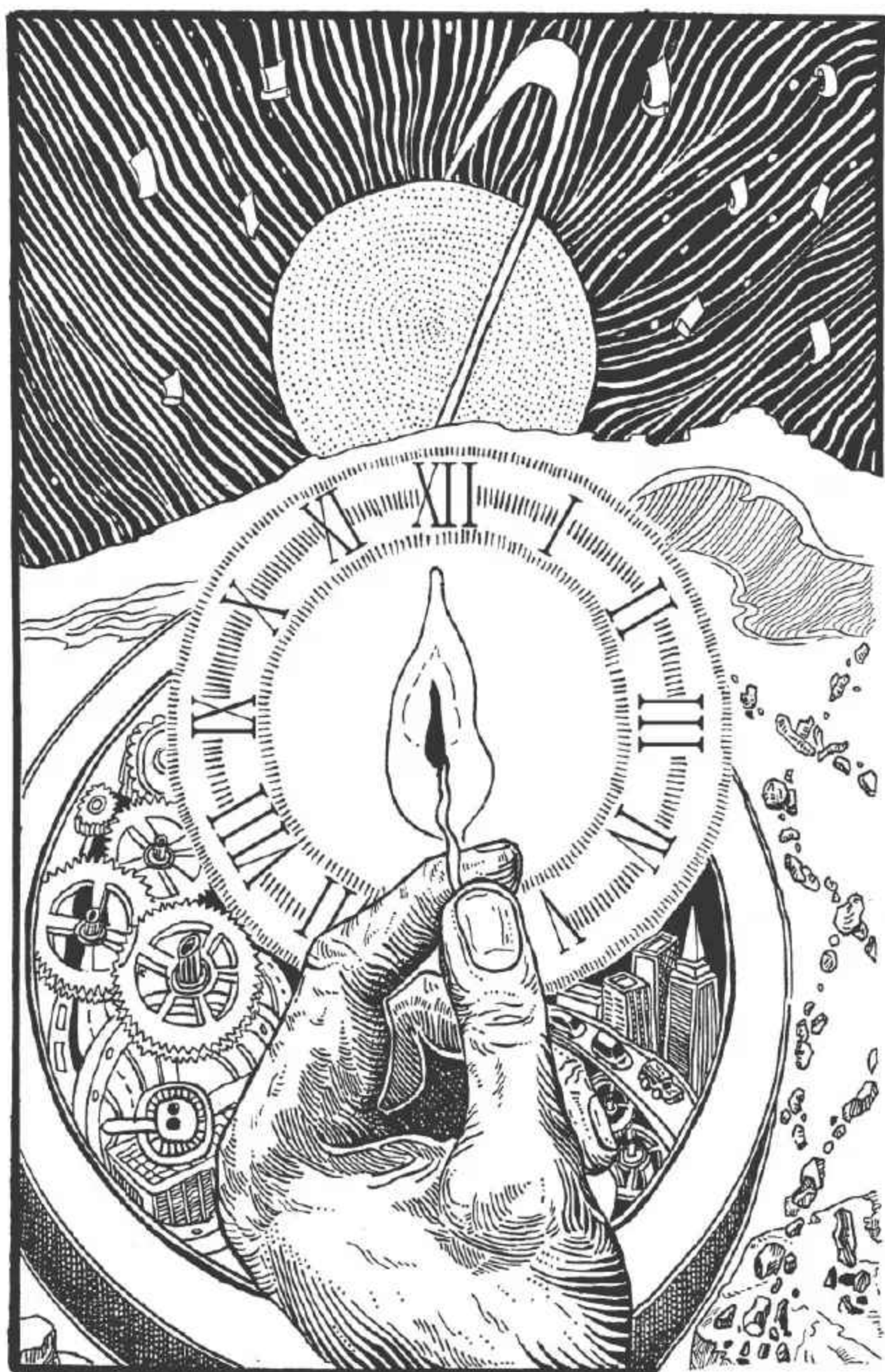
（梁衍军摘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星球地名里的中国元素

●西 洲

紫微、天市和太微。2019 年，“嫦娥四号”着陆点及其附近 5 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获批。“嫦娥四号”着陆点被命名为天河基地，着陆点周围的环形坑分别被命名为织女、河鼓和天津。这 3 个名称和 2015 年





一部电影有这样的情节：男主角在一辆旧式汽车的驾驶位上打开一张字条，迅速地扫了一眼，然后移开视线。

不必担心，作为观众的经验会告诉我们，字条上的内容，他一定在那个瞬间烙印般刻在脑海里，敌人的严刑拷打，不会使他吐出半个字，但对于自己人，他能一个标点符号都不错地复述出来。在这之后，字条里的内容会陪伴他至死，直到带进坟墓。

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毁掉那张字条，那不仅仅是毫不起眼的一张纸，它关系着一场胜利或失败，并与众多人的生死相关。他不能让那张字条“活着”，字条多存在一秒钟，就意味着风险会增加。因此，他看都没看带来字条的同伴，几乎以本能的反应，从兜里掏出一个打火机，点燃了字条。看着字条烧起来，能明显发现他绷紧的身体松弛了下来。

男主角当然要有男主角的样子与力

瞬间的意义

●韩浩月

度，在字条燃烧至末端，将要炙烤到指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揉搓的动作，把尚有余火的灰烬，卷进自己的手掌心，紧紧地攥了一下，用汗水吸收灰烬最后的热量。

他使用的办法是“阅后即焚”，《鬼谷子·摩篇》中说过，“微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所应也，必有所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窞、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简而言之，说是要善于揣摩别人，要擅长保密、掩盖、藏匿、逃避，如此才能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做成大事且不留隐患。

后来，饰演男主角的演员说，那场戏，他拍了三次，用了三种不同的处理办法，最后觉得，“阅后即焚”的最好处理方式，是不让任何灰落在地上，这样才更符合人物性格。

这个角色的一生或长或短，都不影响“阅后即焚”成为他一辈子的高光时刻——那个瞬间的使命感，足以让任何一个普通人拥有神性。

另一部电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从劳改农

场逃出来的犯人，紧紧追随着一个电影放映员，因为在电影正片开始前的新闻简报里，他的女儿作为先进典型出现了一秒钟。

被劳改犯“软绑架”于放映室的放映员，找到了那一秒钟的画面。放映员半是讨好半是使坏地用放映技巧，使得那段胶片可以重复放映。当劳改犯入神地观看女儿的画面时，放映员溜了出去，报了案。

一秒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值一提，但有时候一秒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时刻。劳改犯的那一秒钟就是他向去世的女儿告别的最后机会。

心怀愧疚的放映员，在劳改犯被抓走之前，偷偷往他手里塞了用旧报纸包着的一格胶片——女儿永远停留在那格胶片中。可惜，一阵风吹来，胶片被深埋于沙漠之下，世界收回了那一秒钟。那一秒钟，从此不复存在。

点燃一张字条需要一秒钟，永生铭记或刹那间遗忘也只需要一秒钟。时间越短，越尖锐，幸福感或者伤害性就越强。如果不能理解瞬间的意义，也就无法体会永恒的滋味。

（芊芊摘自《今晚报》2023年5月3日，陈玉斐图）



药物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到头疼发热，大到做手术，药物随处可见。可以说，人类寿命的延长与人类医学的进步息息相关。一种新型药物被研发出来参与临床试验前，往往要经历漫长的临床前研究，包括多项动物实验。这些实验通常需要小鼠、大鼠，以及一些更大型的实验动物，如兔子、猪、犬等。

在实验结束后，这些动物的命运如何？你愿意领养一只实验犬吗？事实上，如何快速建立实验犬对领养人的信任是众多领养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正确看待动物实验与人类医学之间的关系，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



七禾与比格犬“幸运”

领养一只实验犬

◎邢亚琪

1

2022年10月，医学博士七禾所在的课题组进行了一项名为药物代谢动力学的实验。该项实验旨在探究新研发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情况，前期已在小白鼠和大白鼠身上实验，且获得了转化前景。因小白鼠和大白鼠与人类体格相差较大，课题组又通过学校购买了6公6母共12只比格犬用于实验。

参与实验的师弟师妹告诉七禾，这项实验需要将新研制的抗病毒药物灌进比格犬的胃部，然后将比格犬关养起来，每隔一段时间对参与实验的比格犬采血。通过分析比格犬血液内药物含量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实验人员就可以研判药

物在临床上的使用剂量以及服药间隔时间。

没有直接参与实验的七禾是犬类爱好者，她会时不时前往实验室探望那些被关养在笼子内的比格犬。它们血统纯正，约10个月大，器官等发育良好。

与家养犬不同的是，这些笼养的实验犬显得过于沉默和温顺，即使实验人员将笼子打开，它们仍习惯性地蜷缩在角落里。当实验人员将手伸到实验犬的口边，它们不会做出危险动作，有些比格犬在抽血阶段，还会主动把爪子伸出来。

在宠物医疗领域从业6年的宫羽嘉曾接触过实验犬。她为它们开调理的药方，回顾治疗过程，宫羽嘉至今能想起这

些实验犬对外部环境的漠不关心，当她用双氧水冲洗它们身上溃烂的皮肤时，它们毫无反应地趴在原地，似乎伤口与自己无关。

后来，宫羽嘉收养了一只流浪的实验犬，这只流浪犬的下巴被人打断了，耳朵上刺有青色的编号“12”。用抗生素小半年后，这只流浪犬的伤口并未好转。宫羽嘉为其做了测试，结果发现编号“12”的流浪犬竟对12种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因为皮肤一直未能修复，且临近冬天，宫羽嘉只得将这只流浪犬带回家中照料。结果进入家门不久，这只原本只对食物感兴趣的流浪犬突然转变态度，开始疯狂对宫羽嘉撒娇。

2

七禾所在的学校设有专门的动物学部，该学部负责为医学研究提供实验动物。实验犬、实验兔和实验猪等体格较大的动物通常被关养在一楼，实验鼠则被关养在其他楼层。七禾曾留意过实验犬的生存环境，它们每12只为一组，被分组关在多个房间内。

七禾主修的专业主要集中在研究药物的疗效或者代谢情况，药物代谢动力学实验结束后，七禾领养了其中一只比格犬，为它起了个新名字“幸运”。在刚被领养回家时，幸运不懂如何融入社会环境，它胆小怯懦，几乎丧失了全部的社会生存能力。在家，它不会玩玩具，甚至碰都不敢碰；七



禾抚摸它时，它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毛绒玩具。此外，它的睡眠也很浅，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从睡梦中惊醒。不仅如此，幸运还对笼子表现出了极大的依赖性。

慢慢地，七禾发现了幸运的转变。它不再是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对七禾的抚摸也变得充满期待，甚至开始愿意当着她的面将肚皮露出来。七禾无法言明是哪件事成了她和幸运关系变好的转折点，这一切似乎是陪伴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

七禾与幸运的相处历程并非个案，退役实验犬救助组织比格公社社长斯潘塞介绍，当实验犬被领养后回归家庭，多数领养者都会经历相似的一段时光：领养到家的比格犬没有攻击性，但也不具备服从性，还十分漠视周围的人和物。因为长期处于封闭环境，所以它们具有明显的“集中营后遗症”，社会属性基本为零。在斯潘塞看来，

掌握有效的相处方式，可以快速培养比格犬对领养人的信任：“先不要过度干预它，因为实验犬到家后会出现被动的自我保护行为，这是正常的。”

宫羽嘉则认为，正确的养宠理念、完备的养宠知识是科学养宠不可或缺的。从业6年中，她见过数起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偏听偏信网友片面之词而造成宠物意外去世的案例。

—— 3 ——

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人

就动物实验是否应该存在展开了漫长的辩论，有人认为动物实验在人类医学进步中无法回避，有人质疑为什么人类医学的进步要以动物的牺牲为前提，还有人将质疑之声扩大：如果为实验犬抱不平，为什么不参与实验的小鼠、大鼠、兔子、猪等落泪？

纪录片《宠物一千零一夜》提到，全球每年有10万只犬类参与医学实验，其中比格犬的占比达到98%。宫羽嘉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涉及流浪动物的救助与送养，她表示，犬类、猫类通常在一年内会被领养，有些猫、犬甚至在几天内就会遇到合适的领养人，而兔



英国爱狗人士举办的比格犬散步活动

子、鸭子、猪等因为是市面上常见的食用动物，领养周期经常会超过一年的时间。

七禾介绍，动物实验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具象的，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洗发水、沐浴露等日化用品在进入市场流通前，也要经过一系列动物实验。此类实验通常是温和的，只需将研发的产品以洗浴的方式作用在动物毛发上，再观察产品对动物毛发以及表皮的影响即可。在她看来，如果没有经过动物实验，谁也无法预料

这些产品首次作用在人类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而在她所在的学校，师生也在尽量维持实验犬的生活品质，学校的动物学部会在夏天打开空调，帮助实验动物消除暑热，她的学弟学妹会在实验前给予参与实验的比格犬爱的抚摸，当这些犬意外受伤时，他们也会做好救治工作。

宫羽嘉的同事卢志辉认为，动物实验虽然无法避免，但在某些方面，人们仍有方法保障实验动物的生活质量。比如，投喂有营养的食物，保障实验动物的身体健康；实验前使用足量的麻药，降低动物的痛感；实验结束后根据动物的身体状况及时进行救助或者实施安乐死等。

斯潘塞则将实验犬数量的减少寄希望于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市场的变革以及技术的发展。他希望人们能更多关注纯天然的商品，“就像洗发水、护肤品等，当我们更推崇

纯天然、绿色、环保无污染的产品时，动物实验的必要性就会大大减弱，人们也许就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去检测化学成分对人体的影响”。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回报的过程，不仅可以减少实验动物的出现，也更有利于人的健康，还可间接推动农业的发展。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本刊节选）





◎刘小川

天真烂漫是吾师

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鲁迅十二岁，离开朝夕玩耍的百草园，进了绍兴颇具名望的三味书屋。先说书屋的布局。书屋有一副对联：“至乐无声惟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南墙的圆洞后有一间屋，悬小匾“谈余小憩”；北面两间屋，有“仿佛陶庐”。后园一个亭子挂着匾额“自怡”，亭前花木颇壮观，有两棵百年桂花树。蜡梅北向，大天竹果实累累。

寿镜吾先生是绍兴城的名师，总是穿一件破旧的大衫，“家人给他做了一件皮袍子，他一直舍不得穿……他不抽烟，只喜欢到谢德兴酒店吃点儿酒，算是人生的一大陶醉。吃酒时，总得走进店里，不让学生看见”。

三味书屋的环境十分讲究，而寿镜吾先生吃穿朴素，教孩子身教是第一位的。师道尊严，质朴为先，惜物为先，知耻为先。他吃酒要避开学

生。他从不滥收学生，不问学生的家庭背景，践行有教无类。

小鲁迅是捣蛋鬼，老师罚他喝凉水，还要打他嘴。“他太调皮了，居然跑到庙会里去扮小鬼，油彩没抹干净，就跑回书房里来。”他在课堂上举手提问：“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博学的寿镜吾先生一时蒙了，学生们大乐。

老师出对课题：“独角兽。”小鲁迅怂恿同学答：“四眼狗。”老师猝不及防，一连串的对子顿时冒出来：二头蛇、三脚蟾、八脚虫……

桂花树是可以爬的，蜡梅花是可以摘的，墙洞是可以来回钻的，秋千是天天荡的。十二岁的小鲁迅制作了一款书签，写了一行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他调皮捣蛋的一个原因，是他成绩好，有调皮的本钱。

老先生又出对课题了：“月中桂。”学生对“风前柳”，对“雪里梅”。小鲁迅脱口而出：“星里麻。”老师听不明白，慢慢摘下了大眼镜。小鲁迅解释：“星里有牛郎织女，织女星不正是织麻的吗？”

少年，正是奇思妙想喷涌之时。寿镜吾先生不打压，除非学生恶搞、装怪。孩子们自由的思绪就像原野上不羁的风，创造性的才华在孕育。如果小鲁迅不能天真烂漫，不会调皮捣蛋，那么，他后来的运思、运笔，不可能那么凝练而灵动。

苏东坡尝言：“天真烂漫是吾师。”当下的一大难题是：如



我从小喜欢旅行，在七八岁时就成为一名“驴友”。我一个人或者带上弟弟，十岁之前就去了很多地方，大概是三两个湖、四五片林子。我发现了不迷路的方法——只需与一条河做伴，沿着河走下去，再沿着河走回来。河是路标，把旅行者的脚步与目的地连在一起，也把沿岸的林子、村落、湖泊连在一起。后来，我得到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如获至宝。我发现了另一个秘密——把世界连在一起的，除了河流，还有一片又一片小树林、大森林。

即便世界被河流和森林连在一起，还是不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敌意，以及解决人自身的一堆问题。

东北乡下的房屋大多是尖顶。我家的屋顶是平的，像一个天文台。我在这里发现了星空。我还发现了星星们的疏远和拥挤。直到一天，有颗星星划出长长的亮痕掉了下来。我惊呆了，赶紧爬下屋顶向奶奶



童年的发现

● 薛 涛

报告。奶奶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星星玩闹的地方是一条河，叫银河，银河是它们洗澡的地方。

后来的日子，我已经不厚道了——天天盼着天上再掉下一颗星星。

终于，又有一颗星星掉下来，朝西边幽暗的一块地方坠落下去。我牢牢盯住那个方位，第二天我朝那个方位出发了。这是一次最重要的旅行，我要找到掉下来的星星。

最终我被一个水库拦住去路，恰好我也走不动了。一个老人坐在水边发呆，我坐在旁边跟他一起发呆。出于礼貌，我跟他寒暄了几句，我的心思不在他身上。老人突然很主动地告诉我，这个水库叫银河水库。他的说法让我打了个激灵。我赶紧向他求证：“星星掉进这里面去了？”老人迟疑了一下，说：“你好像说对了。”我猛地站起来，盯着幽深的湖水。

原来，星星厌烦了天上的银河，故意掉进地上的“银河”。是啊，谁愿意永远在一个澡堂里洗澡呢？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心急火燎地返程了，要把这个发现转告所有的人。我得到的回应不算热烈，甚至非常寡淡。不过他们都认识了我——这个小孩不一般，找到了流星洗澡的地方。

森林、河流连接世界，星空启迪世界，让不同陆地上的人们先后发出相同的追问。

（王世全摘自《儿童文学》2023年第5期）

何保护小孩子的天真烂漫？

从五六岁到十三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绍兴古城到外婆的安桥头，小鲁迅的生活惬意而又活泼，灵动而又安静。他的脾气也不小，比如一脚踩烂了弟弟的风筝。同学叫他的外号“雨伞”，他要捏拳头，怒目而视，扔了书包打架。邻居小子八斤欺负他，他奋起反抗，包括用画笔来反抗。这些都构成了未来那一位“横眉冷对”的反抗者的雏形。

百草园并不大，三味书屋

的园子也不大，但是，“大”是什么意思呢？多大是大？

古人云：“一微尘内斗英雄。”古人发现了无限小。小孩子的眼中，大抵只有心理半径。物理半径只是心理半径的伴生现象。福克纳在一块“邮票般大”的地方写出了《喧哗与骚动》；卡夫卡去过的城市甚少；鲁迅先生只在日本待了几十年；曹雪芹只拥有双城记忆：金陵、北京；苏轼一生，“半中国”而已。

巴掌大的春水池塘，他钓

过鱼，捉过鳖，玩过黑泥，追过翠鸟，扎过水葫芦船，摘过鸡头米，看过初荷、圆荷、残荷，听过蝉声如雨，见过白雨跳珠，闻过袅袅炊烟，惊叹过燃烧的晚霞、浩瀚的星空，吃过莲子，当过调皮鬼，砸过核桃皮，撬过地拱子……

玩过无数次的池塘，有了永久性的情感记忆。而且，这些记忆会发散开去。

（长庚摘自上海文化出版社《鲁迅传：于无声处听惊雷》一书，李晨图）



店铺橱窗斜前方有个公交车站，平时每逢阵雨，等车的乘客必会在橱窗上方支出的檐下避雨，有些带伞的人连伞也不撑了。前年年底，因为手上的钱不够把店铺全面翻修，于是他想到权且先顾个门面，便花了近百万日元做了个橱窗。对于这样的小店来说，拿出百万日元已是一种富有勇气的决断。自从道口对面开了一家百货店后，这里的生意确实少了。

“正因如此，就得考虑让门面招眼一点了。”妻子秀子的这句话逼他下了决心，不过现在看来门面也确实光鲜了一些。大概是去年夏天吧，这好不容易做成的橱窗被躲阵雨的乘客挤得满满当当，让他忍无可忍，差一点想挂出一块“请勿妨碍营业”的告示牌。妻子秀子制止了他：“躲雨时看看橱窗，也会有人给孩子买点东西。”这话正如秀子的性格。与做事小心多虑的康雄相比，秀子性格沉着而乐观。

她特别善于把握孩子的心理，又并非靠着工于心计的花言巧语，而像是因为生来喜欢孩子，便将这种感情自然地传达给孩子了。也许正因如此，来年春天将上初中的儿子毅虽非己出，却与她情同亲生母子，而有血缘关系的康雄和毅之间，或许

是由于男人的腼腆，抑或两个人怯懦木讷的性格过于相似，随着毅的成长，父子的关系反倒变得不自然了。

秀子做买卖的感觉也不错，躲雨的乘客被橱窗的装饰引进店里，下雨天顾客的数量确实多于平时。康雄进的货物中有玩具，秀子认为不行的果然就卖得不好。秀子还能在客人踏进店门的瞬间就知道谁会买点东西，谁是只问不买的。

几年过去，康雄在这方面仍是缺乏感觉和诀窍。因此，在圣诞节将近的这个傍晚，一阵骤雨降临不久，一个像是躲雨的女人在橱窗前站了一会儿

后进店的那一瞬间，康雄并不知道这位客人的心思。

女人背对坐在收银台前的康雄，进来后立刻望向货架的角落处，那里堆着的盒子积满灰尘，装的都是大甩卖中剩下的玩具。她年近四十，身穿一件廉价的胭脂色大衣，明显看得出肩部到腰部已毫无线条可言。她的背部一直一动不动。雨水冲击道路的声音几乎要突破玻璃门，逼仄的店堂里堆满的玩具盒甚至看起来像是遭了地震似的在晃动，但在这种喧扰中，女人的后背却如木柱般纹丝不动。康雄有点发怵，便从展开的晚报边角处偷觑她。

待到一辆巴士开过，女人才有所动作，将手伸向一盒玩具，不过这个动作是康雄挪开报纸后大幅度斜眼才看到的。女人像要掩盖自己手上的动作，僵硬地耸着肩，显得有点怪。康雄担心她是小偷，站

货架角落

●〔日〕连城三纪彦

◎竺祖慈 译





起身正欲发话，内间传出一声：“他爸，晚饭做好了，现在吃吗？”康雄回头隔着珠子门帘答道：“怎么这么早呀？”

“毅说肚子饿了，就一起吃了吧。”秀子的声音伴着咖喱饭那种褐色的香味传来。

“那小子睡前还要吃一顿的吧，我可不会，这个时候还不至于饿吧。”康雄回话的语气开始有点暴躁，到了末尾却骤然变弱，他此时突然发现了什么，与其说是发现，莫若说是感觉。

秀子又从里间答话，声音比雨声还大，康雄却顾不上听，转身去看门口。女人的背影仍一动不动，直至此时康雄还没看到她的脸。女人像要回头，康雄慌忙把视线落向报纸。一阵凉鞋的脚步声舐着雨声朝近前来，然后停下，一个盒子朝收银台伸了过来。康雄并不抬眼，用抹布去拭盒上的灰尘，然后看了盒子反面的定价标签，上面1600日元的字样几乎已被磨尽。

他把这个价格嘟嘟囔囔地告诉了女人。“能不能便宜一点？手上的钱不太够。”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声音也像，不会错。这样想着，康雄终于鼓起勇气抬起了头。

那是一张中年妇女憔悴的脸，脸上带着赘肉。虽已变得判若两人，但仍可以确定，她就是10年前分手的妻子拥子。说“分手”并不确切，拥子是在10年前离家出走的。一天晚上，康雄与一位睽违多年的高中同学见面，很晚才醉醺醺地回家，当时还在世的母亲与毅在一个被子里睡了，拥子却不见踪影。他以为妻子只是去附近买东西了，结果再没等到人回来，家里只少了一身替换的洋服和一个小箱子。

两周后他才知道拥子失踪的缘由。有个姓赤泽的年轻店员一个月前以回老家为由辞了店里的的工作，康雄偶然得知这个赤泽并未回到老家宫崎，不，好像回去过一次，从他父亲那里借了50万日元后立刻又回了东京。拥子出走后一个月，来信明确了二人的关系。信上并未详述事情的经过，只说想跟赤泽结婚，希望康雄在随信所附的离婚申请书上签名盖章后寄出。那是盛夏一个热得人浑身发软的日子，毅在康雄脚边玩玩具火车，火车的润滑油快干了，难听的声音刺激着康雄的鼓膜。他紧捏着那张薄

薄的离婚申请书呆呆地站着，额头滴下的汗珠微微润湿了拥子署名的一个字。

就这样过了10年，如今自己也建立了新家庭，康雄开始反思使拥子逃离这个家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虽说是重返，可是这天拥子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跟普通顾客一样还了价，接过康雄默默包装好的盒子后，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了声“不好意思”之类的话，出门走向雨势丝毫未减的街上。

凭着门声知道她已走至店外，康雄却仍眼帘低垂，看着拥子留在地上的湿脚印。或许是过于惊异，他半天回不过神来。最先恢复意识的是鼻子，一阵咖喱的气味刺激了鼻腔。康雄飞也似的进了里间，只说了声“我也吃”，夺过秀子正准备递给毅的盘子，几乎是把脸埋进了盘子里，接连不断地朝嘴里塞着饭块。“干吗为这点小事就发脾气？”秀子目瞪口呆，好像是误解为自己刚才催他吃饭惹恼了他。

这天夜里康雄做了个梦。他在某处仓库货架的角落找到了一个旧玩具火车，上面的涂料已经斑驳，发条被红锈锈住，花多大气力也拧不动。他火冒三丈，狠狠地把它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待他刚转过身去，没想到立刻又听到火车开动的声音，回头一看，蓝色的垃圾箱底确实发出一阵火车奔驰的声响。想窥视垃圾箱的好奇心与害怕看见怪物的不安交杂在一起，令血液集中在心脏，火车的声音直接变成了心脏的搏动。几番犹疑后，他的双腿不受控制地移近垃圾箱，战战兢兢地偷眼去看，节骨眼上又失去勇气，闭上了双眼……

与梦境相反，康雄这时睁开了眼，汗湿透了衣服，心跳仍纠缠着梦中的火车声。应该已近5点了，身旁合奏着秀子与毅的鼾声。他打开了枕边的台灯，一边抽烟一边回忆着先前的梦境。弄不清梦的意义，只觉得那坏了的火车或许象征着他与拥子10年前的生活，而自己与拥子之间的发条已完全生锈，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也不可能起死回生了。

跨过年，元月也过了一周，孩子们的压岁钱大概也都花光了，每年这个时候店里就突然变得冷清，拥子再次来店里正是在这样的一天。虽是第二次来，拥子仍是从货架角落选了一件



新年里卖剩的玩具，盒子上布满灰尘。上次买的是飞机，这次则是赛车，2000 日元的商品。

看过定价标签后，她拿出两张千元纸币，这次没有还价，只是微笑着默默地看着康雄。康雄推回了一张纸币，辩解似的说了声“东西旧了”，嘟嘟囔囔的，连自己都听不清。可是拥子似乎听见了，和上次一样嘀咕了一声“不好意思”，夹着盒子出了店门。

她在店里待了不超过 5 分钟，进门就像上次那样径直朝同一个货架的角落走去，稍作迟疑后便从一堆盒子里选出一件，那个盒子堆比她上次买时矮了一截。拥子在店里待得最久的一次是在 2 月末，那是她第四次来。当时康雄从外面回来便看到拥子好像已买好了东西，抱着包裹在店头与秀子站着说话。

他心头不免一惊，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没跟秀子提及前妻来过店里，另一方面看秀子那样子，好像只把眼前这个和善微笑的中年妇女当作普通顾客。离婚的同时，康雄把照片全撕坏扔了，秀子和毅都不知道拥子长什么样。康雄佯作整理里面的货架，背对着她们俩，耳朵里听着秀子一如既往刨根问底地打听客人的身世。拥子简单地介绍说丈夫身体不好，一直住在医院，所以她在做人寿保险的业务，自己住在足立区的公寓，但这附近有她的大客户，所以就常跑这里。她的语调明快轻松，与话中的内容并不相称。

正好这时毅放学回来，只说了一声“我回来了”，便立刻冲向里屋。康雄背对着拥子，所以不知她在毅面前有怎样的反应。不过随后便听到了拥子的问话：“是您儿子吗？多大了？”听说在上小学六年级时，她又表现出夸张的惊奇：“哎呀，长得真高！”“也就是傻大个……不过也有机灵之处，一个人守店时抓过一个小偷惯犯呢……”秀子得意地讲起毅两年前受到警察局表彰的事情，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秀子随即又很自然地问：“您家孩子多大？”拥子以沉默作答。秀子又问：“这是买给您儿子的吧？”拥子好像摇了摇头，说道：“我没有孩子。想要却没生。大概是因为丈夫住院吧，晚上独自住在公寓里挺无聊、挺寂寞的，就玩这个，因为喜欢玩具。虽是女人，却从小就尽玩这种

玩具。”

只有在这个时候拥子才稍稍触及了自己现今的生活，也不知说的是不是真话，从她寒酸的衣着看来是真的，但又觉得所谓附近有客户是她来店里的口实。所说住院的丈夫是赤泽吗，抑或是与赤泽分手又搭上了别的男人？她是什么时候回东京的？所有这些都不知道。在无从得知的情况下，康雄不再去想象拥子这 10 年是怎么过来的，现在又是怎样生活的。

拥子第五次来店里是在 3 月初，东京下大雪的翌日，前一天的夜晚还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第二天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晴空万里，柔和的阳光笼罩着残雪，午后的街上处处闪烁着美丽的光芒。拥子一进门就毫不犹豫地原先的那个货架取下最后卖剩的玩具盒，随即拿到康雄处，递过 1200 日元。康雄把其中的两枚硬币推还给她，说：“东西旧了。”这话说得跟以前一样，拥子却带着往常的微笑又推过来说：“今天算了。旧东西也得依定价买，否则就有点可怜兮兮的了。”这话像是喃喃自语，却还是笑着说的，然后立即出了店门。

货架角落空了一段时间。独自守店无所事事的时候，康雄的目光常常停留在那里，看到唯有此处像是开了一个大缺口，随即便意识到拥子可能不会再来了。他试着猜度拥子为何以顾客身份来这店里，是想让他看到自己过得很幸福？或是相反，想来看看康雄和毅过得是否幸福？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每次踏进店里，都在真实地享受那短短的两三分钟。

“哎呀，这儿的剩货啥时卖掉了？”

秀子疏于关注边边角角的事情，3 月末终于发现了，便咋咋呼呼地叫了起来。康雄没有答话，却找了个适当的理由制止秀子把旁边的盒子挪过来。4 月将要过去一周的一天早晨，那天是初中的入学式，秀子和毅分别穿着和服外褂与崭新的黑色学生服，并排出门时圆乎乎的背影恰似一对亲子镜饼。他们俩走后，康雄便亲手搬来其他盒子填上了货架角落的空缺处。



（赫 连摘自《译林》2023 年第 3 期，本刊节选，李小光图）



这是一个发生在无数对父子之间的故事。

儿子坐在汽车副驾驶位上摆弄他的手机。我和太太坐在车里，窗外是春意萌动的世界，但对他来说，所有这些都不存在。手机上一个个可以随时打开的窗口构成了他的世界，他沉浸在他的世界。我突然感到了某种绝望——我无法进入他的世界，自从我把这部功能强大的手机送给他，我就把自己放逐在他的世界之外。

时间在我暗中思忖和感慨中过了好久，儿子终于从他的虚拟世界中抽出身来。窗外的风景吸引了他，他拿起手机拍摄。就在这一刻，我看到儿子手机屏幕上的壁纸，竟然是我本人的一张照片。前后只有几秒钟，当儿子打开手机拍摄功能的时候，这张照片再也看不到了。这“惊鸿一瞥”看到的一幕让我的心情大大改变。中年是只有感慨而极少有感动的年龄，但在这一刻，我知道我真的感动了，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作家董桥讲过自己类似的经历。某个父亲节，董桥发现自己的书桌上有一张儿子悄悄放在那里的贺卡。贺卡上写着：“虽然很少说出也很少表露，但现在我要让你知道我温暖的问候——老爸，你很棒！父亲节快乐！”这话并非他儿子所写，而是贺卡商印在贺卡上的。“可是，这个十六岁的

少年还有心情，在千万种‘印刷的柔情’贺卡中挑选一张温馨的画片，用柯式印刷机滚出来的画面和字句打动唐诗宋词那样古老的中年父亲的心。”

经历被儿子难得一见的柔情击倒的瞬间，既是父亲的幸运，也是父亲的悲哀——种种努力和艰辛换来那么一点点回报就欣喜若狂，父亲的期望值是何等之低。

底牌

◎吴伯凡



弗洛姆认为，父爱与母爱的根本区别表现在有条件之爱与无条件之爱。据他观察，所有孩子中，母亲最爱的是那个最没有出息的孩子，理由是“他需要爱”，而父亲最爱的是那个最有出息的孩子，理由是“他值得爱”。他进而认为，母爱是爱的原型，父爱只是一种契约式、合同式的爱，算不得真正的爱。事实上，父爱是有条件与无条件之爱的混合，父亲对孩子的态度，取决于父亲与孩子的“权力关系”。荣格

对此说得最明白：爱与权力处于天平的两端，对一个人的爱欲越多，就意味着对他的权力欲越少，反之亦然。

同样是对孩子，父亲对儿子与对女儿的态度就大为不同。主要原因是，父亲对女儿常常不遵循以命令和控制为目的的权力法则，对儿子则正好相反。母亲对儿子常常表现出无条件之爱，但对女儿常常表现出有条件之爱。

父亲对女儿、母亲对儿子的无条件之爱，有一个关键但常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对柔弱的感知。父亲对女儿的爱一生不变，因为在他眼里，柔弱性与女儿具有天然的、挥之不去的关联。相反，父亲眼里，儿子成长的过程，就是去柔弱化的过程。同时，父子间共同形成了一种习惯——表现自己的强大，忽略、否认对方的重要性。虽然双方都知道自己并非那么强大，都暗中承认对方的重要性，都意识到彼此间难以割舍。

爱的底色就是对他人柔弱与悲苦的认知，以及对他人重要性发自内心的承认。在僵硬的对峙和有意为之的冷漠中的两个人，如果一方或双方偶然看到这种底色，就好比两个对赌的人看到了对方的底牌，竞争和权力会骤然瓦解，战争结束，和平与安宁不期而至。

（张秋伟摘自《青年博览》，连培伟图）



诗笺

成全

●夏沫

青草、羊群和雨水
才是南山真正的主人
它们沉默、警惕
又能各自成全、相互关照

任季节流转
牧羊人手里的皮鞭
把时间抽打成无数的碎片

风来了又走
云聚了还散
青草绿了黄，黄了再绿
在单调而循环往复的世界里
它们从不抱怨，也不厌倦

我们各怀心思
从南山的雨中走过
有人只是被淋湿
有人已经被唤醒



（一江风摘自《飞天》2023年第4期）

